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范銘如教授



論謝冰瑩的性別主體與文學創作

研究生：林孟君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七月

摘要

本篇論文以五四女作家謝冰瑩性別主體的成長歷程為研究核心，分期分析謝冰瑩的性別成長與文學創作軌跡。謝冰瑩終身無畏各種性別挑戰，她所面臨的最大敵人是來自要求女性全能的鞭策。

謝冰瑩在二〇年代末北伐的革命化婦女解放浪潮中，自傳統女性轉型為革命新女性。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正式開戰，謝冰瑩立即發揮善於動員的左翼運動才能，自行籌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到東戰場從事戰地工作。戰地工作淬鍊謝冰瑩成熟，戰爭時期是她的女性主體最為成熟飽滿的階段。謝冰瑩一九四八年抵達台灣後所傳遞的五四女性成熟性別解放觀點是，淡定自由戀愛，強調女子教育與女子職業的重要，成熟女性應能獨立自理婚姻。職業婦女能在婚姻裡獨立，同時兼顧家務料理與小孩養育。為了兼顧一切，反而讓女性窒息且扁平。這種喪失女性個人特色的性別觀點，在謝冰瑩晚年越趨明顯。

在革命態度上，謝冰瑩雖是勇於掙脫傳統社會桎梏的逆女，卻始終對傳統社會有著不捨之情，保持與傳統社會的連結。這種頻頻回首傳統，最終從傳統提取力量面對歷史毀滅風暴的革命特質，可以從謝冰瑩對傳統婦女的定位來了解。北伐時期的謝冰瑩反抗原生家庭的傳統母親，中日戰爭時期她同情處於戰爭社會底層的傳統婦女，五〇戰後台灣的謝冰瑩進一步肯定傳統婦女，從傳統婦女身上提取傳統經典價值來面對當代社會的生活挑戰。謝冰瑩自五〇年代中期開始接觸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文藝工作，這更影響她的革命態度從無懼革命轉為保守妥協。一九六三年謝冰瑩論戰心鎖的立場，更是明確讓自己從反動的改革派，成為配合政府反共文藝政策的妥協主義者。晚年的謝冰瑩認同傳統，以傳統母親的處世智慧教誨讀者。

謝冰瑩的革命態度也與寫實主義文學精神密切相關。北伐時期的謝冰瑩看待文學創作和革命行動是一體兩面，紀實出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寫實主義作品。參與中日戰爭的震驚與創傷，讓謝冰瑩改變寫實主義創作筆法。她開始著重寫實主義文學的政治實用性，並將對婦女婚戀議題的堅持，注入女性婚戀的寫實主義小說中。謝冰瑩在戰後台灣所堅持的完美女性性別標準，迫使自己的寫實主義小說與現實社會脫軌。

關鍵字：性別、寫實主義文學、北伐、中日戰爭、戰後台灣

目次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生平簡介	5
第三節、文獻探討	13
一、研究篇章彙整	13
二、研究議題分類	15
第四節、研究範疇與方法	18
第二章、北伐經歷與性別書寫	25
第一節、崛起自革命化婦女解放運動的性別主體	26
一、在北伐中省思傳統婦女解放議題	29
二、以積極革命為方向的左翼社會主義者	31
革命重於戀愛	33
艱苦的革命生活	34
第二節、謝冰瑩《從軍日記》與五四革命文學	36
一、謝冰瑩從軍與五四革命文學	36
二、革命者沒有戀愛的革命戀愛小說	40
第三節、主張女性經濟及情慾自主的寫實主義婚戀小說	46
一、經濟自主婚姻自主	46
二、僭越婚姻的自由情慾	48
三、無法捨棄與傳統家庭的連結	50
小結	53
第三章、中日戰爭時期的婦運經歷與文學書寫	55
第一節、在軍中淬煉女性主體	57
一、參與日本左翼活動留下的性別經驗	57

二、接受軍中女性的性別弱勢.....	63
三、挖掘軍中女性的性別優勢.....	68
第二節、以婦女運動成果改善傳統婦女困境的性別主張.....	71
一、關懷傳統婦女的戰時困境.....	71
二、將知識女性的性別解放成果與中下階層婦女分享.....	73
三、重視職業女性的經濟議題.....	76
第三節、以寫實主義文學處理戰爭與婦女婚姻議題.....	79
一、戰爭震驚：原始自然中國與工業文明日本二元對立的衝擊.....	79
戰地日記流瀉間接性創傷.....	81
二、用日記講戰地故事.....	84
三、意念先行的寫實主義小說.....	88
用婚戀小說處理婦女婚姻議題.....	90
小結.....	92
第四章、戰後婦女解放觀點與作品.....	94
第一節、在報紙副刊傳播理智全能的性別觀點.....	99
一、透過《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傳遞婦女解放經驗.....	100
二、鼓勵新女性理智經營婚姻.....	102
三、從家事技能角度肯定傳統婦女.....	105
第二節、刪除《女兵自傳》的左翼解放色彩.....	111
一、《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的左翼革命書寫.....	112
一九三六年《一個女兵的自傳》：實踐婚戀自主的轉型新女性.....	113
一九四六年《女兵十年》：積極革命的左翼婦女解放運動者.....	114
二、《女兵自傳》變更左翼革命立場.....	119
一九四八年上海晨光版《女兵自傳》：修正激進社會主義為溫和社會主義.....	119
一九五六年台北力行版《女兵自傳》：刪除自由戀愛和社會革命書寫.....	119
第三節、文學困境：和社會脫軌的寫實主義小說.....	123
一、以性別觀點作為文學批評標準.....	123

二、小說創作困境：以完美小說女主角解決社會婦女問題	126
三、從文藝體制立場論戰心鎖	130
小結	134
◎附錄：《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上海晨光版《女兵自傳》、台北力行版《女兵自傳》的內文改寫對照表	136
第五章、結論	147
第一節、謝冰瑩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回憶類型作品	147
一、推崇母性犧牲特質的性別觀點	148
二、自傳統取經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改革態度	150
在回憶五四知識份子散文保留革命本質	151
三、白話文與文言文並重的文學觀	153
小結	155
第二節、依性別、革命、文學等面向綜觀謝冰瑩	157
一、從傳統女性淬鍊為完美女超人的女性主體	157
二、「無畏前進，肯定傳統」的革命特質	161
三、從「文學與社會是一體兩面，到文學與社會脫軌」的寫實主義文學	164
總結	165
參考書目	167

第一章、緒論

謝冰瑩的性別意識鮮明，不論歷史浪潮如何起浮，她始終以堅強不屈的風骨淬鍊自己的女性主體。從一九二二年在長沙《大公報》副刊發表第一篇探討童養媳的短篇小說〈剎那的印象〉開始，到二〇〇〇年在舊金山因病去世為止，七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她從未停止實現性別解放理想。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篇論文以五四女作家謝冰瑩性別主體的成長歷程為研究核心，各章依謝冰瑩的重大生命史轉折，以北伐革命、中日戰爭、戰後初期台灣等歷史斷代為分章依據，順序探討她的性別成長轉折。綜觀謝冰瑩的生命歷程，我對於歷來研究謝冰瑩所採用的五四女作家研究視角，延伸出幾個好奇點。

第一個疑問是戰爭對五四女性的影響。我認為，中日戰爭鮮血淋淋改變三〇、四〇年代中國人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對於謝冰瑩這樣一位自告奮勇，穿梭於戰場前線的女性來說，她所面臨的性別困境，應不僅止於「女性與國族論述角力」這類性別與國族二元對立的議題。

就因為五四新青年們把救國愛國當作第一要務，開口革命，閉口解放，因此，國族議題是研究五四女作家不可迴避也無法迴避的議題。更因為謝冰瑩曾經參與過北伐軍隊及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她的性別成長與國族革命運動深切相關，本篇論文需要先為女性與國族的互動尋找定位。參考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研究，

我的研究立場是，歷史大時代激變，國家民族公領域牽動個人私領域是時代走向。在近代中國處於現代化轉型的陣痛期，歷史進程風暴牽動著每一個人，無論這人是男是女。時代變動，國族公領域涉入個人私領域是時代特色，公私領域緊密糾結。¹基於這樣的考量，我認為國族對女性發展來說，未必是減分議題。正因為國族處於激烈轉型期，社會位階鬆動，女性有更多機會與空間跳出既定窠臼，尋求多樣發展的可能。我相信女性意識是敏感波動的。受到以國族為名義的男性強權性別歧視後，女性並未總是被動接受既定命運，她們也同時激化女性的性別警覺性，重新定位女性的性別特色，進而發展出女性的性別優勢。

就謝冰瑩獨特的戰地軍事經驗來看，除了她是一九二六年黃埔軍校第一支北伐女子大隊的一員外，還有她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一爆發，便自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到戰地前線服務的戰地經驗。日本以現代化機械武器強勢入侵中國，為當代中國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地貌毀滅經驗。個人的生命不僅可能瞬間終結，也開始以各種前所未見的離奇傷殘面貌存活或死亡。謝冰瑩在前線提供婦女戰地服務工作，她不僅面臨槍炮所帶來的生命威脅，更是直接衝擊他者大量傷亡的間接創傷。經歷天摧地塌的戰爭毀滅，謝冰瑩如何改變她個人的價值觀和性別觀？

第二個好奇點是謝冰瑩在戰後台灣延續的五四女性性別精神。謝冰瑩是少數戰後來台的資深五四女作家。戰後台灣為國民黨政府掌控，言論自由和文藝體制等各方面皆屬國家戒嚴管控範圍。面對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監視，謝冰瑩在戰後台灣所持的性別觀點依然和五四時期一樣嗎？她所推動並強調的性別觀點為何？走過五四、走過戰爭，她的性別觀點有何成長或轉變？另一方面，因著與國族交手的豐富經驗，謝冰瑩的政治敏感度高，當能知悉官方文藝體制的界線。為了不觸犯國家文藝政策的左翼禁忌，她是否在表達自己的性別改革願景上產生某

1 呂芳上，〈「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1期（2006年10月），頁183-208。

部分的質變？

不同於五四幾近於無政府狀態的革命時期，國民黨政府於五〇年代台灣展開一黨獨大的政黨政治統治，社會戒嚴，力行反共文藝政策，言論和文學皆被納入國家管控範圍。因此，研究戰後台灣女作家必須考量強勢文藝政策對女作家的影響性。以往的研究角度約分為二，一是台灣女作家們不被反共文藝政策束縛，依然展現前衛性別意識，²二是當代主導文化的軟性調性正符合女作家的性別氣質，使女作家們得以在主導文化占有一席之地。³而對於謝冰瑩這樣一位資深五四女作家來說，她於一九四八年抵達台灣後，立即為台灣婦女界歡迎，得以有多次大量分享婦女解放經驗的機會。例如，五〇年代初期重要的婦女園地《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便向謝冰瑩邀稿，經營《綠窗寄語》專欄。而懷有改革情懷的謝冰瑩，總是熱切分享自己走過封建社會、走過戰地的成熟婦女解放觀點。她在五〇年代初期所傳達的成熟性別觀點為何？

另外，謝冰瑩於五〇年代中期開始在政府領導的文藝團隊裡擔任女作家文藝代表的工作，在主導文化裡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文藝協會集合陳紀滢、王平陵等人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謝冰瑩即是小組成員之一。而參與政府公部門的文藝工作，又涉及了文藝立場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反共文藝、戰鬥文藝等文化運動的推行，都是蔣中正為了樹立官方文化的威權性，藉由政治力量扭轉五四以降的左翼文藝潮流。而謝冰瑩到台灣以前，一直是個活躍積極的左翼社會主義者，謝冰瑩是否妥協於政府公部門的文藝政策？她怎麼在性別觀點和文學書寫上，調整以往鮮明的左翼改革立場？

而文藝立場的變更，並不是改呼文學口號而已，牽涉更深的是寫實主義文學

²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頁 13-47。

³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中外文學》第 28 卷第 4 期（1999 年 9 月），頁 6-20。

精神。謝冰瑩受到林語堂、孫伏園等人的提攜，加入五四革命文學圈，謝冰瑩一直採寫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模式。謝冰瑩重視寫實主義文學改革社會的左翼動能，肩負社會改革責任，也確實過著「文學和生活是一體兩面」的革命創作生活。在革命風潮風起雲湧的二〇年代末，謝冰瑩身穿軍裝，足著草鞋，抱著一手改造宇宙決心，鋒發韻流寫敘北伐革命感觸，以一位蓬頭垢面的女子軍形象寫下《從軍日記》，在五四文學界樹立起獨特的革命女作家風格。謝冰瑩確確實實經由真實的革命行動，將性別和文學結合起來，成為五四革命文學具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

謝冰瑩直到一九九一年的晚年仍自白，自己一輩子的文學創作總遵循五四新文學的文學創作理念。她這麼告訴我們：「『文如其人』這句話，我想大概是對的。我為人處世只有三個字：『直』、『真』、『誠』，寫文章也是如此。小說、散文裏面的材料，大多數是在許多典型人物身上找到的真實故事。」⁴。作為一位貼近戰後台灣官方文藝體系的資深五四女作家，謝冰瑩的寫實文學強調的社會關懷是什麼？批判焦點為何？在配合政府文藝政策的同時，謝冰瑩的寫實主義小說面臨什麼樣創作困境？

最後，謝冰瑩於六〇年代末開始陸續寫出回憶自身成長歷程的散文，特別常回憶傳統原生家庭和北伐女兵軍隊生活。這些回顧自身革命起源的文章，對謝冰瑩的性別觀和文學觀而言，有什麼特殊的解釋與意義？透過縱觀五四女作家謝冰瑩精彩的一生，體察她的女性主體成長與寫實主義文學創作走向，拉出一條走過近代中國戰後台灣的成熟女性性別觀點脈絡，是本篇論文的研究動力所在。

⁴ 謝冰瑩，〈平凡的半生〉，《冰瑩憶往》（台北：三民，1991），頁 86。

第二節、身平簡介

研究範疇以一九二七年謝冰瑩發表北伐隨軍作品《從軍日記》為研究起點，隨著她的生命史延伸，結束於九〇年代在美發表的回憶類型散文。為了替接下來的性別研究鋪陳性別成長脈絡，這一節將先簡介謝冰瑩的生命史與重要文本的關聯。

二〇年代末北伐時期

謝冰瑩原名謝鳴岡，一九〇六年出生於湖南新化縣大同鎮。父親是前清舉人，母親守舊又嚴厲。謝冰瑩自幼個性倔強，富理想與反叛精神。二〇年代革命氣氛濃厚，「反帝」、「打倒軍閥」等革命浪潮迭起。為了逃避包辦婚姻，尋求自己的出路，一九二六年謝冰瑩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從鳴岡改名為冰瑩，以第一名的成績錄取中國第一支接受正統軍事教育的女兵大隊。換上灰色戎裝的謝冰瑩開始四個多月的女兵生活。謝冰瑩「身穿軍裝，足踏草鞋，在晨光微曦的沙場上，拿一支自來水筆，靠在膝上振筆直書，不暇改竄」⁵，寫實刻劃新時代女兵所思所想的隨軍文章，同步發表於孫伏園主編的武漢《中央日報》副刊。這些樸實的寫實作品，於一九二八年秋天集結成《從軍日記》出版，展現中國女性的革命新形象。

謝冰瑩及其《從軍日記》真實表現時代革命者的熱情。從婦女發展史來看，五四到北伐時期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高潮。革命女兵的出現，對中國社會的婦女運動大有推動。五四時期包含婦女在內的群眾運動，喚起了知識女性對國事問題的關懷，成群結隊的團隊意識，女性開始脫離家庭走入社會。新女性在婚姻問題上

⁵ 林語堂，〈冰瑩從軍日記序〉，《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2。

主張戀愛、結婚、離婚皆自由，她們不但口頭理論還付諸實行，這些都可在北伐時期的謝冰瑩身上發現。⁶讀者讀到謝冰瑩企圖描述的偉大悲壯的革命故事，軍閥的暴行、戰爭的殘酷、民眾的信心，以及不流淚不怕苦、以膝為桌的女子的熱情。⁷《從軍日記》對讀者產生巨大影響，不僅扭轉謝冰瑩的生命史，而且也留下歷史風暴的一個側影。

北伐軍伍解散後，謝冰瑩開始實踐婚戀自由、經濟獨立等婦女解放議題。雖然施計三次逃婚，謝冰瑩仍被母親壓著與從小訂下婚約的蕭明成親。謝冰瑩在成親之後，利用離家應聘教職的機會，掙脫傳統封建家庭桎梏，奔向長沙，登報解除婚約。隻身來到上海的謝冰瑩，才正要開始面臨個人解放所伴隨而來的種種考驗。為了完成接受高等教育的夢想，謝冰瑩於一九二八年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中國文學系。上海藝大因革命風潮解散之後，謝冰瑩接著於一九三〇年考入北平女師大。在北平的謝冰瑩與軍校同學符業奇同居，生下女兒符冰。她必須一邊讀書，一邊寫作，一邊教學，好維持家裡的開銷。雖然忙碌，謝冰瑩仍積極參與左翼文藝運動，與孫席珍、楊剛、李霽野等人籌立北方左聯。而她的女兵聲名與從軍經歷，確實對北方左聯起積極影響。因為活躍的左翼文藝活動，謝冰瑩被國民黨列入逮捕的黑名單。加上符業奇已經被逮捕入獄，謝冰瑩只好南下轉赴武漢，將孩子交給符業奇的母親扶養。⁸

三〇、四〇年代中日戰爭時期

三〇年代的謝冰瑩熱烈投入婦女解放及民族解放的革命潮流中。一九三二年五月，謝冰瑩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前路》出版。小說內容多描述受社會壓迫的

⁶ 呂芳上，〈「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中華軍史學會會刊》（2006年10月11期），頁193。

⁷ 孟悅、戴錦華，〈走向戰場與底層〉，《浮出歷史地表》（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206。

⁸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1995年），頁228-229。

青年男女生活，其中〈拋棄〉和〈給 S 妹的信〉的革命情節最為突出。〈拋棄〉描寫一對革命夫妻在實踐社會革命理想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貧苦生活挑戰。〈給 S 妹的信〉以第一人稱的書信方式，剖析情慾解放、戀愛與革命等時代革命女性議題。同年十月，散文集《麓山集》出版。其中收錄的〈愛晚亭〉和〈望斷天涯兒不歸〉皆以抒情方式鮮明表現反封建的革命奮鬥情緒。

三〇年代初期和中期，謝冰瑩曾兩次赴日本留學，兩次留學皆因活躍於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左翼文藝活動而草率結束。一九三一年春天五月前後，謝冰瑩及其他不到十人的中國留學生，以葉以華、任鈞為主，在上海左聯支持下，成立左聯東京支盟。這個支盟成立幾個月後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停頓，是為前期左聯東京支盟。⁹一九三一年秋九一八事變，日本正式侵略中國。日本國內主戰的軍部地位上升，主導關東軍不停入侵中國東北三省，中國留學生的民族情感也開始激昂起來。中國留學生舉辦一場千餘人的「追悼東北死難同胞大會」集體集會，而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參加集會的留學生一律被驅逐出境。於是，謝冰瑩結束了短暫的第一次日本留學，回到上海。

在無法按捺濃烈的民族革命情感下，謝冰瑩歸國後旋即參加淞滬抗戰。除了參加作家抗日活動的著作者抗敵協會，謝冰瑩還利用白天參加醫院的救護隊工作，晚上寫稿編輯週刊《婦女之光》，並動員三百多個婦女參加抗戰工作。一九三四年底，謝冰瑩第二次前往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研究西洋文學，跟隨本間久雄教授學習。¹⁰當時日本軍閥為加緊推行侵略中國的策略，對內加強法西斯統治，殘酷鎮壓日共和左翼文化界。謝冰瑩因為密集參與日本左翼文人活動，特別是與武田泰淳、竹內好剛成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密切往來，¹¹武田泰淳協助

⁹ 資料來源：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頁226。

¹⁰ 謝冰瑩，〈公開的祕密〉，《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79-181。

¹¹ 謝冰瑩，〈懷念幾位日本朋友〉，《我在日本》（台北：東大，1984），頁38。

謝冰瑩搬到目黑區的大鳥公寓後，謝冰瑩便很快地在大鳥公寓內被日本警察逮捕。¹²日本警察指控謝冰瑩從事左翼文化運動，同時將謝冰瑩與武田泰淳逮捕，關進目黑區警察署。¹³最後是在朝日新聞記者竹中繁子和柳亞子等人的努力下，謝冰瑩才得以出獄歸國。謝冰瑩在《在日本獄中》對當時坐牢慘遭的酷刑有詳盡描述。

熱血投入抗日活動之際，謝冰瑩也在文學創作上交出個人代表作。良友圖書公司主編趙家璧很欣賞謝冰瑩，他主動擬好《一個女兵的自傳》的書名，與謝冰瑩簽約出版。謝冰瑩從日本回來後交了上卷，由良友圖書公司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一個女兵的自傳》大受歡迎，被譯為英、日、德、法等多國文字，先後發行二十餘版。其後，謝冰瑩到桂林教語文，編輯《廣西婦女》週刊。一九三七年，謝冰瑩整理第二部散文集《湖南的風》出版，多篇作品反應下層社會勞苦大眾的生活。謝冰瑩將文學創作和革命運動緊密聯繫，她身體力行她所信仰的革命運動，關注並積極投入婦女與民族解放運動。

參與抗日的過程雖然辛苦，卻是謝冰瑩自認最快樂最有價值的人生經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對日抗戰爆發。謝冰瑩懷著滿腔愛國熱忱來到長沙，四天內自行籌備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立即發動婦女到前線為傷兵服務。抗日戰爭這段期間，謝冰瑩跑遍了黃河流域長江南北，多次親上前線，寫了許多文章，出了本《五戰區巡禮》。她描繪前線戰鬥情景，或軍民一心的堅定抗戰信念，或揭露日本軍閥的殘酷罪刑，「激情澎湃，書寫自如，富於新聞性的內容與形象化的表現手法集合在一起，為那個時代留下一幅幅真切的素描。」¹⁴。一九三九年初，謝冰瑩不顧當時先生黃震的反對，不當後方的太太，不在家養病，堅決到前線去。她到重慶，組織婦女上戰場服務。她也到宜昌為九十四軍作講演，呼籲救

¹² 謝冰瑩，〈懷念幾位日本友人〉，《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67），頁122-130。

¹³ 謝冰瑩，《在日本獄中》（台北：遠東，1953），頁26-34。

¹⁴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1995年），頁235。

亡圖存是每個中國人的職責，在那邊，她認識了後來的丈夫賈伊箴。直到一九四〇年，謝冰瑩才脫離戰地生活，與賈伊箴共組新家庭。一九四〇至四三年，謝冰瑩在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黃河》是西北國統區僅有的大型純文藝刊物，對當時小說創作頗多貢獻。她一邊看稿寫文章，一邊帶小孩。這段時間，謝冰瑩出版了《新從軍日記》、《在火線上》、《戰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寫給青年作家的信》、《抗戰文選集》及《在日本獄中》，這些作品「民族救亡圖存的呼聲淹沒社會抗議的色彩，質樸明快，故事性明顯增強，帶有某種程度的通俗文學的意味」。¹⁵其中，短篇小說《梅子姑娘》以日本反戰女性為小說主角，除了揭示戰爭為人民帶來的災難，也表達出反戰是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心願。謝冰瑩不只尋求個人的勝利與幸福，被侵略的國家和多數仍被壓迫被歧視的中國婦女，也都讓謝冰瑩自覺不能放下自己的責任。¹⁶

抗戰勝利後，謝冰瑩赴漢口任《和平日報》及《華中日報》副刊主編，創辦幼幼托兒所。一九四六年，她自己借款出版《一個女兵的自傳》中卷《女兵十年》。年初，謝冰瑩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授「新文藝習作」，同時擔任於北京復刊的《黃河》月刊主編。抗戰結束後這段時間，謝冰瑩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離婚》和散文集《生日》。謝冰瑩用小說宣揚婦女解放，她會化身為小說人物，給予女主角面對感情抉擇時的安慰與鼓勵，幫助女主角從挫敗的戀愛與婚姻中站起來。¹⁷一九四八年十月，謝冰瑩離開北京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注重敘述個人經歷，善於打開自我形象的心靈之窗，真誠坦露主體感情」，¹⁸是謝冰瑩這時期創作藝術的鮮明特徵。她的散文「真實地反映時代的某些側面，體現出鮮明的個性色彩，具有醇真自然的藝術風格」。¹⁹ 閻純德認為謝冰瑩的文學成就主要在報

¹⁵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v.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412。

¹⁶ 閻純德，〈謝冰瑩：永遠的「女兵」〉，《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市：北京語言文化大學，2000年），頁186。

¹⁷ 陳碧月，〈從謝冰瑩〈離婚〉看婦女解放〉，《小說選讀》（台北：五南，1999），頁107-108。

¹⁸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1995年），頁235。

¹⁹ 李夫澤，〈論謝冰瑩前期散文的特色〉，《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02期），頁123-127。

告文學和紀實方面，「她的作品鼓蕩著時代的風雨和歷史的脈搏，女性反叛，愛國愛家，不屈的民族氣節，是她作品的核心；不事雕琢，樸素無華，自然流暢，是她創作中的藝術表達。」²⁰。謝冰瑩積極投入抗戰活動，是在個人小我與國家大我間頻繁進出的愛國女性。

五〇、六〇年代戰後台灣時期

謝冰瑩於一九四八年十月抵台，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授國文、文學批評、新文藝習作等國語文課程。²¹她豐富的婦運經驗深為台灣文學界和婦女界所重視。除了教學之外，謝冰瑩也忙於寫作、照顧家庭，並分享她的婦女改革經驗。謝冰瑩抵台後，立即將《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重新改訂為《女兵自傳》出版。蘇雪林介紹《女兵自傳》「並不是一個人的傳記，而是中國近半世紀以來奮鬥史的寫真。這本書的一呼一吸，一滴血液的流注，一個脈搏的跳動，無不與時代相接合，相呼應。」²²蘇雪林推崇謝冰瑩，自從北伐以來，每遇國難，總是盡其所能貢獻自己的心力，無役不從，投身軍伍。謝冰瑩的整個人似乎與近代中國歷史進程融成一片，是時代新女性的代表。

謝冰瑩五〇年代的文學創作以婦女議題為創作核心，著名的有散文集《愛晚亭》和《綠窗寄語》、短篇小說集《聖潔的靈魂》、長篇小說《紅豆》。她的作品甚受讀者歡迎，《愛晚亭》有六篇散文被收入中學國文教材，²³《綠窗寄語》集結

²⁰ 閻純德，〈謝冰瑩：永遠的「女兵」〉，《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市：北京語言文化大學，2000年），頁192。

²¹ 謝冰瑩，〈追念高鴻縉先生〉，《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67），頁83-96。

²² 蘇雪林，〈謝冰瑩與她的「女兵自傳」〉，《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評論卷3》（台北：聯合報社，1981年），頁581。

²³ 謝冰瑩在〈九版序〉裡表示，〈兩塊不平凡的刺繡〉、〈愛晚亭〉、〈蘆溝橋的獅子〉、〈臺灣素描〉、〈兩港基隆〉、〈故鄉的烤紅薯〉等六篇，曾被選為中學國文教材。參考資料來源：謝冰瑩，〈九版序〉，《愛晚亭》（台北：三民，1977），頁1。

刊登於《婦週》和《今日婦女》的專欄文章。²⁴謝冰瑩透過專欄分享她的五四女性解放經驗、白話文寫作的寫實主義技巧。謝冰瑩在台灣的小說創作仍維持一貫的寫實主義風格，然而，她強烈的個人主觀意識明顯介入小說情節的營造，造成小說藝術美學上的困境，小說肩負的政治性社會責任明顯重於藝術創作的美學層面。她在五〇年代中期發表的《聖潔的靈魂》和《紅豆》便有這樣的特色與困境。司徒衛評《聖潔的靈魂》「作者強烈地褒善貶惡，她流露了真實的愛憎之情，出之以平實流利的文筆。」²⁵司徒衛指出謝冰瑩小說的共通點：謝冰瑩豐富的情感，無論是愛或是憎，都形成支配謝冰瑩作品的力量。因之，她往往具有寫實主義的精神，而無意中卻遠離了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她所注重的「真實」，卻不免限制創作本身的發展和成就。²⁶

謝冰瑩活躍於戰後台灣文藝界。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文藝協會集合陳紀滢、王平陵等人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以具體響應《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的號召，謝冰瑩是研究小組成員之一。²⁷一九五五年，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立，謝冰瑩擔任監事。同時，她又是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成員。另外，《軍中文藝》改名為《革命文藝》，謝冰瑩任編輯委員。謝冰瑩先後到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講學三年，出版了一九五四年《冰瑩遊記》、一九五七年《菲島遊記》、一九六一年《馬來亞遊記》，以及以菲律賓為背景的一九五六年長篇小說《碧瑤之戀》。一九六三年，謝冰瑩推出短篇小說集《空谷幽蘭》後，便改以散文創作和兒童文學為主。著名兒童文學作品有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小冬流浪記》。謝冰瑩時常在報刊專欄教導讀者寫作技巧，正式在一九六一年出了本《我怎樣寫作》。一九六七年《夢裡的微笑》除了抒情的生活雜感和旅行記錄外，多篇文章指導青年閱讀與寫作的技巧。同年，謝冰瑩出版

²⁴ 參考資料來源：謝冰瑩，〈序一〉，《綠窗寄語》（台北：三民，1971），頁 1-2。

²⁵ 司徒衛，〈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五十年代文學論評》（台北：成文，1979 年），頁 105。

²⁶ 同上註，頁 103-110。

²⁷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 30。

兩本回憶類型散文作品《我的回憶》和《作家印象記》。《我的回憶》回憶的是謝冰瑩的傳統家庭成長經歷、北伐女兵生活、軍隊抗戰生涯等成長時期。

七〇、八〇、九〇年代美國時期

一九七一年，謝冰瑩在赴美探望女兒的船行途中摔斷右大腿。因為嚴重腿傷，謝冰瑩於一九七四年從師大退休，同丈夫賈伊箴移居美國舊金山。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謝冰瑩深受學生肯定，她所開課的「新文藝習作」由選修改為必修。退休後的謝冰瑩仍不願閒靜，一九七九年底在《世界日報》「兒童世界」版開「賈奶奶信箱」專欄，持續為小讀者寫作。謝冰瑩推出回憶三〇四〇年代的文學和生活，並持續為當代婚戀問題建言的一九七一年《生命的光輝》、一九七四年記錄移居美國生活的散文集《舊金山的霧》、一九七五年分享讀書與寫作技巧的《冰瑩書柬》。在一九七八年《作家印象記》裡，謝冰瑩寫下一篇篇散文紀念熟悉的五四知識份子友人。一九八一年，謝冰瑩整理以往專欄作品出版《給青年朋友的信》。一九八四年，謝冰瑩獲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²⁸一九九一年，謝冰瑩由三民出版多本作品，《冰瑩遊記》美國旅遊書寫、《冰瑩書信》收集「賈奶奶信箱」等專欄文章、《作家與作品》回憶五四友人並教導讀寫技巧、《冰瑩懷舊》悼念至親友人和《冰瑩憶往》回憶年少至壯年的成長記憶等散文集。

謝冰瑩一生著作甚多，待人接物熱情。林海音稱讚她喜愛朋友，交遊廣闊，永遠先主動關心別人。²⁹二〇〇〇年一月五日，謝冰瑩於美國舊金山因病辭世，享年九十四歲。

²⁸ 應鳳凰、鄭秀婷，〈馳騁沙場與文學創作的不老女兵——謝冰瑩〉，《明道文藝》（2005年5月），頁60。

²⁹ 林海音，〈女兵在舊金山〉，《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1984），頁13。

第三節、文獻探討

謝冰瑩及其作品的研究已開發出許多研究角度，有生平事蹟的釐清、文學風格的整理、性別意識的分析等，其中以性別意識作為研究議題的篇章最多。這一節將先整理學者專論及碩博士論文，呈現前輩研究者的學術貢獻，再依研究議題分類。

一、研究篇章彙整

謝冰瑩的創作年代有七十九個年頭之久，且生命歷程豐富多采，透過目前研究論文的累積，我們已經可以約略看出謝冰瑩一生文學歷程的藍圖。研究者中較有系統地發表單篇論文的，以大陸學者閻純德和李夫澤為代表，其中以閻純德的謝冰瑩研究成果最為斐然。³⁰他親到美國訪問謝冰瑩的〈謝冰瑩：永遠的「女兵」〉是研究謝冰瑩的重要參考論文。閻純德採正面客觀的研究角度肯定謝冰瑩的文學成就。李夫澤一系列研究謝冰瑩的單篇論文，則是詳細蒐集並查證謝冰瑩早期創作生涯的史料。³¹他用心於謝冰瑩早期的背景史料考證，如謝冰瑩與北方左聯的

³⁰ 大陸學者閻純德除了發表謝冰瑩的單篇論文外，並整理詳細的生平創作年表。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篇章〈謝冰瑩：永遠的「女兵」〉，收於：閻純德，《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單篇論文有：閻純德，〈「女兵」謝冰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03期（1981年）。閻純德，〈謝冰瑩及其創作〉，《新文學史料》01期（1982年），同時收於：閻純德，《作家的足跡》（北京：知識，1983）。另有詳細的年表和書籤：〈謝冰瑩年表〉、〈謝冰瑩書籤〉皆收於，《作家的足跡續編》（北京：知識，1988）。閻純德還與李瑞騰共同編選《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2002），收錄友人回憶謝冰瑩的文章和訪問，屬生平事蹟史料性書籍。

³¹ 大陸學者李夫澤著有《從「女兵」到教授－謝冰瑩傳》，其書內容多曾發表在學術期刊。計有：李夫澤，〈謝冰瑩與「左聯」〉，《婁底師專學報》03期（1999年）。〈崇高美的藝術追求－論謝冰瑩的散文創作〉，《求索》06期（1999年）。〈歷經坎坷路、奮鬥永不息－謝冰瑩生平及創作經歷〉，《婁底師專學報》01期（1999年）。〈魂歸故里－紀念謝冰瑩逝世一週年〉，《婁底師專學報》01期（2001年）。〈論謝冰瑩的《從軍日記》〉，《理論與創作》02期（2001年）。〈論謝冰瑩前期散文的特色〉，《中國文化研究》02期（2001年）。〈月有陰晴圓缺－謝冰瑩的坎坷愛情〉，《船山學刊》03期（2002年）。〈從「女人」到「人」的覺醒－論謝冰瑩的女性意識〉，《山東社會科學》05期

關係、婚戀史、女權思想等，多篇論文討論謝冰瑩的婚姻史。

隨著謝冰瑩研究的深化與史料的出土，以謝冰瑩為作家專論的碩士論文近幾年有漸增的趨勢。台灣目前針對謝冰瑩的碩士論文作家專論集中在二〇〇九年前後發表，目前已有四本，³²大陸研究謝冰瑩的作家專論碩士論文有二。³³除了專論之外，將謝冰瑩與其他五四女作家共同討論的碩博士論文也有。台灣的博士論文有一，³⁴大陸學術界的碩博士論文有五。³⁵透過目前碩博士論文地毯式的文本與史料蒐集，我們可以看出謝冰瑩文思歷程的概貌。作為台灣第一本謝冰瑩作家專論的碩士論文，崔家瑜整理出謝冰瑩的生平，製作〈謝冰瑩年表〉。周玉連除了詳細收集台灣及大陸有關謝冰瑩研究的期刊與碩博士論文篇章，也繪製詳細的〈謝冰瑩作品目錄〉。蔣永國以謝冰瑩前期的重要作品《從軍日記》與《一個女兵的自傳》分析謝冰瑩受西方浪漫主義的影響，指出謝冰瑩對書信體及自序傳的偏愛所呈現出的浪漫主義傾向。謝冰瑩受到浪漫主義精神的薰陶，反抗傳統，為女子獨立的理想奮鬥不已。朱序晨則從謝冰瑩的《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著手，

(2002年)。
〈一個「女兵」的消沈：謝冰瑩前後期思想變化及其成因〉，《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2期（2003年）。
〈論謝冰瑩的《女兵自傳》〉，《湖南社會科學》01期（2003年）。
〈謝冰瑩創作啟示錄〉，《臨沂師範學院學報》02期（2003年）。
〈一條扁擔撐一片天—論謝冰瑩的女權思想〉，《湖南社會科學》04期（2004年）。
〈男權意識下的女性追求—謝冰瑩愛情悲劇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0期（2004年）。
〈紅花還須綠葉扶—孫伏園、林語堂、柳亞子對謝冰瑩的關愛〉，《新文學史料》04期（2005年）。
〈謝冰瑩研究綜述〉，《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05期（2007年）。

32 目前台灣針對謝冰瑩所作的碩士論文專論有四，分別是：崔家瑜，《謝冰瑩及其作品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5）、白書瑛，《謝冰瑩散文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陳芷菱，《謝冰瑩在臺時期散文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9）、周玉連，《謝冰瑩作品主題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10）。

33 大陸研究謝冰瑩的碩士論文專論有：丁金花，《戰爭體驗與謝冰瑩的戰地小說》（湖南：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蔣永國，《論謝冰瑩前期創作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湘潭大學碩士論文，2008）。

34 朱嘉雯在其博士論文第三章「沙場女兵—謝冰瑩論」，專章討論謝冰瑩。朱嘉雯，《亂離中的追求—五四自由傳統與臺灣女性渡海書寫》（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35 大陸的五四女作家合集研究中論及謝冰瑩的碩博士論文有：劉明麗，《湖湘文化視閥中的女性意識—論丁玲、白薇、謝冰瑩等湖南現代女作家的創作》（廣西：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鄧政，《湖湘文化精神孕育的左翼文學話語—湖南左翼作家群論》（浙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朱旭晨，《秋水斜陽芳菲度—中國現代女作家傳記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徐瓊，《自傳研究：新文學第二個十年》（寧波大學碩士論文，2007）、張建秒，《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的母愛話語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輔以李夫澤所作的他傳《從「女兵」到教授－謝冰瑩傳》，嘗試拼湊並解讀謝冰瑩真實的一生。

以上的研究論文都肯定了謝冰瑩的女性主體、對婦女解放的投入及對國家民族的熱愛。但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些論文的研究文本大都以《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為重心，討論時間斷代主要集中在北伐時期和對日抗戰時期，謝冰瑩來台之後的文思活動琢磨有限。不是認為謝冰瑩來台之後創作品質劇降，就是仍以謝冰瑩在五四時期的女兵形象為主軸，研究謝冰瑩的角度仍停留於「反封建先鋒女兵謝冰瑩多面向的呈現愛國心與對女性命運的關切」的表層。在女性主體部份的討論，也都認定謝冰瑩在強烈愛國心的驅使下，女性熱愛國家民族，貢獻自身，女性主體與國家民族沒有任何衝突、矛盾或妥協。

二、研究議題分類

因為謝冰瑩加入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正規軍事教育的女子軍隊，並以白話文書寫北伐經歷的《從軍日記》發跡文壇，研究者切入謝冰瑩的研究視角約可分成兩種，一是寫實文學的時代革命意義，一是女性與革命的性別論述。

研究者皆肯定謝冰瑩早期作品寫實記錄革命過程的時代價值。閻純德認為謝冰瑩紀實性的文學成就特別表現在北伐和抗日戰爭中的偉大民族氣節。他最推崇謝冰瑩作品裡的時代性和紀實性，認為謝冰瑩小說感人的力量來自於「高度的真實，強烈的感情色彩，細膩的刻畫」。³⁶謝冰瑩的作品迴盪著時代風雨和歷史脈搏，女性抗爭，愛國愛家，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是她作品的核心。不雕琢、樸素、流暢，是她的創作藝術表達。閻純德認為謝冰瑩的文學成就表現在報告文學的紀

³⁶ 閻純德，〈謝冰瑩及其創作〉，《新文學史料》01期（1982年），頁125。

實性面向，肯定《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滿載北伐和抗日戰爭中所表現出的偉大精神和民族氣節。「緊密呼應歷史的脈搏，具有鮮明的時代感，是謝冰瑩這些紀實性篇章的突出特點。」³⁷閻純德論「《從軍日記》在讀者中確實產生了巨大影響，它不僅在作者的生命史上留下了痕跡，而且撮下了歷史風暴的一個側影，作者那顆對民眾的愛心和對土豪劣紳、地主、軍閥的仇恨，還是表現得明明白白的。」³⁸閻純德稱謝冰瑩為「永遠的『女兵』」，並總評謝冰瑩如下：

謝冰瑩，一代文豪，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女兵」文學的「祖母」，是第一個在現代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領域建樹卓著的女作家。從《從軍日記》，到《一個女兵的自傳》，以及其他紀實性的散文和小說，她為二十世紀中國女性在社會和文學上建立性別話語做出了貢獻。³⁹

李夫澤和《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也從歷史時代的紀實面向肯定謝冰瑩。李夫澤肯定謝冰瑩早期散文創作「真實地反映時代的某個側面，體現出鮮明的個性色彩，具有醇真自然的藝術風格」。⁴⁰《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評謝冰瑩「其成名作《從軍日記》所帶給讀者的，首先便是強烈的時代氣息，作品字裡行間激盪著北伐歲月的歷史濤聲。」⁴¹這樣的革命女子，在謝冰瑩之前的五四女作家從未有過，謝冰瑩是第一個在革命文學萌芽期創作實踐的女作家。在許多有志於革命文學創作的人還囿於「革命加戀愛」的小圈圈時，謝冰瑩的「從軍」具有特殊意義，加以她所表現的覺悟女性激昂精神與仍在封建勢力重壓下的婦女形成強烈對比，薄薄的《從軍日記》理所當然的具有特殊價值。⁴²我解讀學者們所

³⁷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1995年），頁232。

³⁸ 閻純德，〈謝冰瑩：永遠的「女兵」〉，《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6。

³⁹ 同上註，頁166。

⁴⁰ 李夫澤，〈論謝冰瑩前期散文的特色〉，《中國文化研究》02期（2001年），頁123。

⁴¹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32。

⁴² 同上註，頁234。

說的「歷史時代的紀實性」的觀點是，學者們一方面是肯定謝冰瑩在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留下的成績與貢獻，特別是她打破中國女子不得成為軍人的規範，創下女子當兵的先例。一方面是謝冰瑩生動的白話文字所俱有的寫實文學特性，她所記錄下的北伐革命戰役，使文學作品俱有史料記載的功能。謝冰瑩的革命文學作品確實將寫實主義文學與革命行動做了完美結合。

另一方面，學者們也喜歡從女性與革命的研究角度，來分析謝冰瑩的北伐革命表現，並以此定位謝冰瑩的女性主體。孟悅和戴錦華質疑《從軍日記》成為暢銷作品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女性藉由投入革命，宣傳女性尋找最大限度背叛傳統性別角色的可能。謝冰瑩的北伐從軍行動展現性別革命的熱情。但是，孟悅和戴錦華認為謝冰瑩的性別革命是破滅的。因為，女性走上戰場不得不抹煞性別，不得以男性作為衡量自己能力的標準。軍裝與戰場像是一副男性的面具，女性抹煞性別走上戰場，走向革命後不復成為自我。成為女兵也並未讓謝冰瑩逃出封建勢力對女性的桎梏，政治尚未為女性的政治權利提供充分條件，女子大隊解散後，謝冰瑩仍被傳統封建家庭網羅。當《從軍日記》集結出版，謝冰瑩在北伐軍伍解散後續寫的〈寫在後面〉和〈給 K.L 的信〉透露出革命本身是破滅的，成為女兵並沒有讓女性逃出封建勢力的迫害，革命並未能解決女性問題。⁴³楊聯芬也認為謝冰瑩忠誠於革命，完全接受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所教授的「革命與戀愛」官方教育，認定女性的愛情、慾望，是對革命事業有所妨害的事物。在北伐大革命時期，謝冰瑩獲得的是相對單純的「無性別」體驗。⁴⁴

綜合以上的文獻研究成果，我們了解到目前關於謝冰瑩及其作品的研究時間斷代以五四革命文學時期為主。學者們皆肯定謝冰瑩在五四革命文學時期有其指標性與重要性，謝冰瑩確實寫實記錄二〇年代末的革命浪潮。學者們也主要以《從

⁴³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 203-206。

⁴⁴ 楊聯芬，〈女性與革命—以 1927 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政大中文學報》（2007 年 12 月 8 期），頁 123-131。

軍日記》作為分析謝冰瑩女性意識的主要依據，認為謝冰瑩因為醉心於國族革命，而有喪失女性性別主體的危機。

本篇論文將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往以下幾個研究角度延伸：其一，拉開謝冰瑩人文活動的研究時間分期。從二〇年代末北伐革命運動發論，加強中日戰爭、戰後五〇六〇年代台灣、七〇八〇年代美國等時間歷程，全面而有系統的闡述謝冰瑩一生的生命歷程和作品內涵，立體呈現謝冰瑩的性別觀點及作品風格。其二，謝冰瑩醉心革命，是一位熱情的婦女解放運動者。自傳統封建社會掙脫的解放經驗，讓她對婦女解放有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將她的婦女解放行動與文學作品表現分開論述，應該能更清楚呈現謝冰瑩的性別成長歷程。其三，分析謝冰瑩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的關注焦點。謝冰瑩終身以寫實主義文學作為寫作手法，在五四革命文學時期，寫實主義文學帶有改革社會的使命與魔力，而在戰後五〇年代台灣，國民黨政府將文學創作納入國家管控範圍，厲行反共文學，左翼社會革命思想成為禁忌。釐清謝冰瑩操作寫實主義文學的走向，應可以見出她對時代變遷的應對之道，以及了解她堅持寫實主義文學書寫所留下的文學成果特色。

第四節、研究範疇與方法

研究內文依謝冰瑩的生命史進程分為三章，以二〇年代末報考黃埔軍校北伐女子大隊、三〇年代末籌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上中日抗戰前線、五〇年代在台傳達婦女解放經驗等歷史進程，分期分析謝冰瑩的性別成長與文學創作軌跡。各章先釐清謝冰瑩所實踐的性別解放動能，呈現她推動的婦女解放運動焦點。接著討論謝冰瑩與當代文學圈的關係與互動，了解謝冰瑩在性別革命外，如何運用文學參與社會改革。也因為謝冰瑩習慣使用寫實主義文學表達社會改革理念，了解

她在不同時期如何運用寫實主義小說探討婦女婚戀議題，相信更可具體看出謝冰瑩性別觀點的轉變軌跡。

第二章以謝冰瑩參與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為研究焦點。採近代中國婦女運動趨勢作為切入角度，史前未見的北伐女兵，有女性突破軍隊政治工作限制的開創性意義。細讀謝冰瑩隨軍寫下的《從軍日記》篇章，循著謝冰瑩的女性主體思辨，我們可以了解，謝冰瑩如何在強調男性英雄主義中心的軍隊文化中，反思男性設限女性，深切體悟女性在男性主流社會的困境所在。成功的北伐革命經驗也使得謝冰瑩成為左傾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而謝冰瑩的北伐隨軍日記得以出版成冊，與林語堂、孫伏園等人的策劃與提攜有關。整理出謝冰瑩與林語堂等人的互動脈絡，可以了解謝冰瑩如何與五四革命文學產生關係，進而成為五四革命文學具指標性的女作家。相對的，謝冰瑩也受五四革命風潮影響，文學的藝術表現開始和革命的政治行動難分難解，過著革命與文學一體兩面的生活。因此，我們也可以從謝冰瑩以第一人稱書信創作的寫實主義小說中，見到她轟轟烈烈以所作所為向世人示範性別改革的一切，進一步了解她直率袒露的婦女解放婚戀觀。

我想另外指出的是，雖然謝冰瑩採女子從軍、逃家解除婚約等激烈的性別解放行動，使自己自傳統封建社會掙脫而出，轉型為革命新女性。然而，謝冰瑩並未完全切斷與傳統的連結。謝冰瑩清楚意識到性別解放是一條不歸路，但她仍對傳統家庭與社會保有不捨之情，頻頻回首與傳統的連結。

站在傳統與現代交叉十字路口的謝冰瑩，面對現代化革命進程的歷史風暴，雖然無懼且堅持踩在時代改革浪潮上，卻也忍不住頻頻回首出身的傳統起源。使用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的歷史觀，可以幫助我們更細緻了解謝冰瑩在性別和文學方面的改革態度。班雅明論述保羅克利新天使面對歷史風暴的姿態是，歷史新天使在貫穿歷史風暴的同時，也轉頭回望過往起源。歷史新天使由當下躍入歷史時

空中，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以尋找歷史救贖的意義。⁴⁵謝冰瑩悍然作出逃家解除婚約的逆女行徑之後，仍忍不住返回傳統原生家庭，顯示這個階段的她仍與傳統處於愛恨交織的情結中。而如何自傳統提取意義以面對當代社會所遭遇的未來挑戰，則要等謝冰瑩確實走過戰爭毀滅歷史的風暴後，在戰後台灣的她才開始有清楚正視傳統價值的表態。

第三章以謝冰瑩自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及戰爭書寫為研究中心。在研究謝冰瑩參與中日抗戰軍隊活動的性別主體成長轉折之前，先整理分析謝冰瑩在日本從事的左翼文藝活動，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謝冰瑩獨特的性別敏感度以及積極活躍的革命態度。謝冰瑩分別於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前往日本留學。謝冰瑩兩次留日皆因為參與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左翼文藝活動，而被日警驅逐或逮捕，導致留日計劃中斷。其中，一九三五年在日本監獄慘遭日警酷刑逼供，更是讓謝冰瑩難忘且忿恨不已，她曾寫下《在日本獄中》記錄日本警察在監獄中對她施行的種種暴行。我想，先釐清謝冰瑩參與日本左翼文藝活動的介入程度，可以呈現謝冰瑩左翼社會革命態度的左傾程度。然後，分析謝冰瑩的性別意識如何敏感地隨民族革命情緒波動起伏，好保護自己的女性主體。我認為接觸過日本警察男性沙文主義刑求逼供的慘痛經驗，讓謝冰瑩日後回國從事抗日活動時，更懂得體貼與保護女性，女性的警戒心更為提高。

中日戰爭明顯是一場雙方勢力不對等的戰爭，訓練落後的中國軍隊與現代化軍事訓練的日本軍隊作戰明顯吃力，因此，中國軍隊需要全民源源不絕的戰地支援。以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作為研究切入角度，我們可以清楚看出，謝冰瑩了解女性要從事戰地工作，並非僅憑愛國的民族心就得以勝任。為了融入軍隊，證明女子能力，女性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在謝冰瑩帶領下，湖南婦女戰團推動婦女工作著力甚多，也獲得軍方肯定。釐清謝冰瑩實踐婦戰團實務工作的內容與心

⁴⁵ 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 249-260。

得，可以了解女性如何在戰場上化性別危機為轉機，更確立自己的性別價值與特質，進而淬鍊性別主體更為成熟。

我認為，戰爭不僅淬鍊謝冰瑩的女性主體成熟，也改變她的文學觀和婚戀觀。謝冰瑩開始以現實主義的觀點，注重兩者在現實界的實用性。在積舊衰敗中國與現代先進日本的二元對立戰爭震驚中，謝冰瑩開始注重文學與性別的實用面向。謝冰瑩的性別解放行動與文學作品皆顯現出一種不安於現狀的積極，戰爭讓她更有重建生存現狀的企圖。

謝冰瑩重視生存現實面的改變，影響她的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開始有不同於以往的寫作模式。分析謝冰瑩的戰地日記，我們可以發現，她在原屬個人生活紀實性質的戰地日記裡，置入大量戰區人們口耳相傳的真實故事。分析整理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發現，謝冰瑩以說故事人的角色口傳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戰地日記裡鋪陳出無懼迎向歷史毀滅風暴的明亮特質，為戰時讀者帶來烏托邦未來的希望。相對的，這種為說服讀者而置入神話性質故事的企圖，使得謝冰瑩的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開始產生質變，文學作品的政治性意圖明顯勝於藝術表現。

謝冰瑩也將理想婚戀觀的堅持注入寫實主義婚戀小說中。戰爭造成婚姻制度崩解，原有的婚姻因戰事離散，離散之後各自婚娶，離婚、同居時有所聞。⁴⁶謝冰瑩如何將女性獨立自主奉為一種價值觀，並投注到寫實主義婚戀小說中，是我們探討她如何開始以性別主張主宰寫實主義小說發展，並與寫實主義小說所營造的典型社會脫軌的一個起始觀察。

最後，在性別改革觀點上，釐清謝冰瑩所持的傳統婦女與現代婦女改革觀點

⁴⁶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8月），頁97-121。

的變遷，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她開始從極左傾社會主義往溫和社會主義路線靠近，更務實地講求確實改善婦女生活的方法。作為戰爭社會當代婦運先鋒的謝冰瑩，開始體察傳統婦女困境。釐清謝冰瑩如何運用婦運先鋒所能動用的能量與資源，了解她所主張改善傳統婦女處於戰爭社會底層困境的觀點內涵，可以看到謝冰瑩開始帶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的解放色彩。

在職業婦女的新女性議題方面，謝冰瑩更在乎女性如何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戰時物價通膨嚴重，職業與婚姻處境激烈變動，新女性職業婦女所面臨的考驗較以往更為嚴峻。職業婦女不僅經濟壓力大，還需面臨惡劣的職業環境。謝冰瑩在自身婚姻家庭生活經營上，開始著眼於新女性如何同時務實兼顧工作與家庭，也顯示她開始調整性別態度，重視女性物質生活的經濟條件，有著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

適時採用女性主義理論流派的發展進程，可以幫助我們點明謝冰瑩性別意識的成長轉折。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所有女性主義流派的起點，強調人不分性別，男女不平等是社會造成的，女性亦有理性思辨的能力。⁴⁷謝冰瑩自傳統封建社會掙脫，爭取性別平等，證明女性和男性一樣，有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性別解放原始色彩。而有左傾社會主義思想的謝冰瑩，會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也是我們可以理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深受社會主義影響，反資本主義，主張提供女性平等的經濟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也認為中產階級婦女與勞工階層婦女命運與共，主張改善社會公共組織，以解決婦女的經濟困境。⁴⁸謝冰瑩在幾近於無政府狀態的中日戰爭時期，從帶有鮮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特質的原始解放色彩，開始有著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性別觀點。

⁴⁷ 林芳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1996），頁 3-25。

⁴⁸ 黃淑玲，〈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2000），頁 28-80。

第四章以謝冰瑩於一九四八年後在台傳達的成熟性別解放觀點，及五〇年代中期開始接觸官方文藝工作後的文思轉變為研究重點。戰後初期台灣婦女界蓬勃發展，謝冰瑩豐富的婦運經驗深受重視，婦女團體的機關刊物與報紙副刊的婦女專欄均向謝冰瑩大量邀稿。閱讀謝冰瑩在五〇年代中期以前發表的專欄文章，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她走過戰爭所淬鍊出的成熟婦女解放觀點。謝冰瑩不只是傳達對戰後台灣新女性理性務實的性別期許，也多關注與讚美傳統婦女的家事技能。謝冰瑩誠心表示，傳統婦女與新女性不再是性別解放路途上的陌路人。整合謝冰瑩對傳統婦女與新女性的性別觀點，我們應能見出謝冰瑩期許女性全能的性別標準。

要研究戰後五〇台灣女作家的文藝表現，我們必須正視國民黨政府反共文藝政策的影響與制約。一九五〇年，主持國防部總政治部的蔣經國號召「文藝到軍中去」，同年，張道藩策劃中國文藝協會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形成政治掌控文藝的畸勢。謝冰瑩也逐漸參與政府官方文藝工作，例如，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文藝協會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謝冰瑩是小組成員之一。進一步比較分析謝冰瑩於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上海晨光版《女兵自傳》和一九五六年重新由台北力行出版的《女兵自傳》，我們可以探究，謝冰瑩面對戰後台灣左翼禁忌的文藝體制，如何開始世故隱晦以往帶有左翼色彩的性別解放作風，調整自身的文藝立場。

我也必須質疑作為一位貼近官方文藝體系的資深五四女作家，謝冰瑩的寫實主義文學開始產生質變，失去社會批判的著力點。分析謝冰瑩教導讀者白話文寫作技巧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謝冰瑩對於寫實文學仍有真誠性，近乎偏執地堅持寫實文學改革社會的使命感。這種重視文學作品社會價值的觀點，主導了謝冰瑩的文學品味。分析謝冰瑩這時期的寫實主義女性婚戀小說，我們應可以看出謝冰瑩對於女性全能性別觀點的堅持扼殺了自己的寫實主義小說。

最後，我要從文藝體制的角度，來分析謝冰瑩於一九六三年掀起心鎖論戰的立場，並為謝冰瑩的文學路線做定位。還原謝冰瑩在心鎖論戰相關文章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不僅可以見到謝冰瑩在意的文藝問題是文藝團體運作的潛規則，並可見到她被文藝體制制約，迫使自己更與保守軟性的官方文藝貼近。

第五章結論分為兩部分，先續論謝冰瑩晚年旅美的性別與文學觀，再依性別觀點、改革態度、文學風格等綜述謝冰瑩一生的成長與變化。謝冰瑩於六〇年代中期開始寫下回憶類型散文，回憶自己的父母、兒時成長經歷、五四知識份子友人等，回溯時光圍繞著五四及戰爭時期打轉。謝冰瑩公然回首過往歷史，一如班雅明所論述保羅克利新天使面對歷史的態度，貫穿歷史風暴的同時，也回望過往出身起源。歷史新天使為了尋找歷史救贖的契機，由當下躍入過往時空，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歷史新天使由當下在回憶中經驗過去，尋求啓蒙，指導未來。⁴⁹在性別觀點態度上，謝冰瑩進一步推崇婦女的犧牲與慈愛精神，重視母性特質。另外，謝冰瑩是否完全抹滅五四革命文學的左翼社會改革理想，也是我們的觀察重點。分析謝冰瑩談論三〇年代文學和回憶五四知識份子友人的文章，可以見到她以右翼立場否定三〇年代文學，並將無法忘懷的左翼革命理想隱微投射在五四知識份子友人身上。最後論述謝冰瑩的文學觀。謝冰瑩既為白話文辯護，又提倡文言文，由這個角度分析她的文學觀，應可以客觀地為她的寫實主義文學定位。局限於不違背國民黨政府當局的文藝政策下，謝冰瑩的寫實文學僅能停留於「我手寫我口」的表面摹寫層次。晚年的謝冰瑩清楚呈現的文學觀點是，以當代口語白話文作為書寫語言，再以傳統古典文言文作為文學的精神內涵。

⁴⁹ 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 249-260。

第二章、北伐經歷與性別書寫

一九二〇年代是社會政治激烈變動的年代，是激進革命的年代。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政治變化劇烈。國共兩黨為了動員婦女投入國民革命運動，在婦女解放運動的理論上，設定國民革命是婦女解放的前提。以反帝國主義、軍閥政治，激發婦女民族情緒，動員婦女力量進入救國行列，是這一時期婦女運動的特色。⁵⁰女性投入社會大我，是大時代的走向。閱讀謝冰瑩北伐隨軍日記，我認為，謝冰瑩在分享男性社會主流意識的同時，依然時時保有女性的性別警覺。北伐途中，謝冰瑩便時常以革命新女性的立場，省思傳統婦女處境。在被動的婦女工作和主動的性別覺醒交錯間，謝冰瑩逐步建立起中性爽朗風格的女性主體，以極左傾革命者的姿態參與社會革命。

謝冰瑩北伐途中寫下的隨軍日記，原本同步刊登於《中央日報》副刊，因讀者熱烈迴響，林語堂和孫伏園趁勢將這些日記集結為《從軍日記》出版，以革命女兵謝冰瑩及其《從軍日記》為五四文學轉型為革命文學作出鮮活示範。同樣的，這股革命行動與文學創作結合的革命文學趨勢也影響著謝冰瑩。她將性別革命與文學創作交織在一起，放膽實踐性別革命，激情演繹性別解放理想的一切。謝冰瑩用寫實白話文記錄自我表白與辯護，企圖以自己的所思所為，向世界宣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登報解除媒妁婚約、實踐自由婚戀、主張女性經濟自主、女性婚戀情慾自由等主張，皆表現出謝冰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性別解放之初的大女人形象。謝冰瑩意識到自己踏上性別解放不歸路，雖有這樣的自覺，她也並未完全切除與傳統封建家庭的連結。這股不捨之情也預告她最終回歸傳統，自傳統提取面對未來挑戰

⁵⁰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2001），頁 232-239。

的養分。

第一節、崛起自革命化婦女解放運動的性別主體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武漢地區現代軍人地位提升，整體社會氣氛和婦女解放運動走向有助於戎裝女兵順勢浮出歷史地表。一九二六年，南方國民革命軍以兩廣為基地，往北進軍，討伐北洋軍閥。國民革命軍北伐行動的順利，不只象徵南方的黃埔軍人優於北方的北洋軍閥，而且提升「現代軍人」的地位和角色。⁵¹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南昌、武漢流傳崇拜軍人的新風氣。只要男性有皮帶、皮靴、皮包、皮裹腿、皮鞭子、牛皮等「六皮」，時髦漂亮的男性衣著便叫許多女性著迷。⁵²甚至，許多女學生流行嫁給軍人，這種流行症候被稱為「皮帶與戀愛」。⁵³積極的革命婦女並不滿足於以嫁給軍人的方式來間接參與革命，她們要挺身作革命的戰士，走入社會，成為戰鬥的一員。⁵⁴濃厚的革命風潮籠罩下，男性流行「六皮」，女性則流行「五皮」。女性如有「五皮」：掛斜皮帶、拿皮公文包、皮馬鞭、穿皮靴、打皮裹腿，也往往成為男性追逐的對象。⁵⁵

一九二六年秋天，報紙上忽然出現中央軍校招考女生的廣告，這則廣告不但驚人，還吸引許多年輕女性的關注。對女學生謝冰瑩來說，女人竟然可以當兵，這是封建社會開始瓦解的象徵。謝冰瑩回憶道：

51 呂芳上，〈「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1期（2006年10月），頁204。

52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台北：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4），頁274。

53 天喬、劍波，〈《新婦女的解放》〉（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2月），頁123。

54 同上註，頁118-124。

55 胡蘭畦，〈一段難忘的曲折的女兵生活〉，《武漢文史資料》（武漢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頁138-139。

民國初年，社會上流行一句口頭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也許這是受了軍閥的影響，老百姓一看見穿軍裝的，比見了老虎還要害怕。在他們的腦海裡，以為兵是無情的、殘忍的，可以任意欺壓老百姓、剝削老百姓的；因此他們恨軍人，害怕軍人，絕不許他們的兒子去從軍，更不要說女兒了！

謝冰瑩在長沙稻田師範寢室間和幾位同學的辯論，顯示社會觀念的轉變。她們嚷著：「如今是真的公開招收女兵，到底時代不同了！」，「封建思想的鐵鏈可以扭斷了！」⁵⁶。這群女學生對於女子當兵興奮樂觀看待的原因在於：「中央軍校就是黃埔軍校，是偉大的孫總理創辦的，校長是蔣中正先生，這是最有革命性的學校，為什麼我們不能去投考？」（頁 33-34）。為了反噲不認同女子當兵的女同學，謝冰瑩和幾位要當兵的女同學聯合高喊：「好鐵要打釘，好女要當兵」。（頁 33-34）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能贏得知識女青年的好感與認同是因為，這是一所不同於傳統軍閥勢力，實行現代軍事政治教育的新式學校。中央軍校以知識女青年為招生對象，設下報考資格和考試科目，篩選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女性進入軍隊。⁵⁷女子就讀軍校的待遇不差，除服裝飲食由公費支出外，月薪十二元也比一般士兵豐厚。⁵⁸這些都凸顯了新興政黨所領導的革命活動需要女性加入，知識女性的素質與能力已獲得肯定，她們是推動社會邁向現代革命過程不可或缺的人力支援。

56 謝冰瑩，〈北伐時期的女兵生活〉，《冰瑩憶往》（台北：三民，1991），頁 33-34。

57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科招收女生，報考資格是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招生本旨在養成宣傳人才，擴充各軍政治工作幹部及社工人員。各黨部負責初試，科目包含三民主義、國文、算學、中外史地及博物理化，初試過後到武漢複試，複試科目包含國文、政治常識和體檢。見〈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科上海招生廣告〉，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11月23日。

58 就有限的史料可以得知，民初江西陸軍上等兵月餉 4.5 元、一等兵 4 元、二等兵 3.5 元；湖南陸軍一等兵月餉 6 元，還可以寄一半的月餉回家家用。參考自：王宜榮編，《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北洋軍閥史料—黎元洪卷》，冊 9（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頁 22-46。

二〇年代末革命女兵的出現，不單是革命風潮狂飆席捲知識男女青年的普遍影響，女性選擇接受正規軍事政治教育並加入戰地工作，顯示出女性將現代軍人視為女子工作選項。〈當兵去〉一文，可以得知謝冰瑩直到報名投考軍校前一晚，仍和兩位哥哥認真嚴肅討論女性當兵的可行性。因為這年冬天，謝冰瑩的母親就要強迫她出嫁，為了逃避婚約，為了尋找另一個安頓之處，謝冰瑩想要從軍。但是三哥認為謝冰瑩受不了軍隊的枯燥生活，身體也承受不了磨練，反對她當兵。二哥則認為軍隊不平凡的生活可以豐富謝冰瑩的文思，也可以鍛鍊體格。況且，二哥自身也受到包辦婚姻的苦，更是極力慫恿謝冰瑩去當兵。他說：「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參加革命，婚姻問題和你未來的出路問題，才有辦法。」⁵⁹。一如謝冰瑩觀察軍中女同袍的從軍動機：「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為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尋找自己出路的」。⁶⁰女性開始有權參與政治軍事活動，女兵的出現有突破軍隊女性工作限制的開創性意義。謝冰瑩藉由報考中央軍校，成為北伐女兵，乘上革命化婦女運動的解放浪潮，成為革命新女性。

謝冰瑩毅然以長沙師範女學生的身分投考中央軍校女子大隊，在強調男性英雄主義的軍隊文化裡，她敏銳保持女性主體的性別警覺，透過觀察女性在男性標準下的局限，反思女性在男性主流社會的困境。進入中央軍校受訓三個星期後，謝冰瑩寫下〈給女同學〉一文。文中指出，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承擔軍事訓練的沉重壓力。

我們現在入校將有三個星期了，在這短短的期間裏我看出了我們百八十餘人的精神，我們的精神怎樣？固然有很多是勇敢的，謹守紀律的，耐勞忍苦的，然而精神渙散，越紀律，怕痛苦的也就不少。這種現象此刻我們不

⁵⁹ 謝冰瑩，〈當兵去〉，《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1936），選錄於《謝冰瑩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1992），頁29。

⁶⁰ 謝冰瑩，《女兵自傳》（台北：東大，1985年再版），頁57。

能加以苛責，因為我們從前在中學，師範，或大學讀書的時候，當然沒有經過這樣嚴格的紀律與訓練，我們的起早與每天的操練當然是我們生平初次的功課。我們破天荒來嘗軍隊生活之滋味，難免沒有少數人感覺痛苦，但我始終佩服我們的姊妹不因受苦而逃走。⁶¹

謝冰瑩勉勵女兵同學們：「我們要拿出百折不撓的精神來，我們要接受學校一切嚴格的訓練，我們要作和男生一樣多的工作，我們要忍苦耐勞，要去除男女界限」（頁 118）。她自許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支女子軍隊，「將來終是為全國甚至於為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求解放謀自由的先鋒」（頁 113）。謝冰瑩鼓勵女兵同學們，在個人裝扮上要戒除「打粉敷胭脂」（頁 116）的女性化外貌，摒除「時髦的女軍人、婦女革命的領袖」（頁 117）的虛榮心。新女性參加革命，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中國從前婦女運動之失敗」（頁 120），把革命的空氣傳到「無產階級及被壓迫階級中的婦女」（頁 121）。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謝冰瑩認為革命新女性能夠和男性共同承擔社會革命事業，並且，婦女解放是社會改造大業的一項重要標誌，婦女解放運動和社會革命運動是要同時進行的。

一、在北伐中省思傳統婦女解放議題

細讀謝冰瑩的北伐隨軍日記，我們可以感受到，謝冰瑩當初會主動提筆記錄行軍途中所思所想，一部分是想寫下剷除軍閥的社會革命熱情現況，更多部分是省思改革傳統婦女地位的婦女解放方向。在北伐行旅途中，謝冰瑩體悟到，對女兵最感驚奇的不是軍中同袍，而是傳統婦女。透過與傳統婦女互動，轉型為革命新女性的謝冰瑩對於自己才正起步的性別解放路徑，有更清晰的認識。

⁶¹ 謝冰瑩，〈給女同學〉，《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111-112。

謝冰瑩自白對婦運的關心是自發的：「我很抱歉，本來宣傳工作，調查工作，不是我負責的，但是為了要和民眾談話，要想知道工會農會商會尤其是婦協的情形所以兩隻腳總是不住地在外跑，有時因駐防時間短，連婦協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這一點是使我有遺憾的。」⁶²。完成既定救護工作後，謝冰瑩便主動田調各地婦女運動推行概況。譬如，到偏僻的咸寧縣，她寫了一篇敬告咸寧婦女的宣言，還做了一個調查婦協的報告。⁶³

謝冰瑩發覺，女兵所到之處，皆引起當地傳統婦女騷動。當軍隊開進咸寧縣，原本躲得蹤影全無的「女家」們通通大膽跑出來，擠在門口看女兵。⁶⁴另一次是，謝冰瑩一馬當先抵達嘉魚，便聽到街上一片喊聲：「啊呀！女兵來了！女兵來了！這個騎馬的女兵恐怕是什麼官長吧？」⁶⁵滿街的人包圍謝冰瑩，連關在樓上的閨女也通通跑出來看。二三百人圍著謝冰瑩看，讓謝冰瑩難為情得臉上熱烘烘的。一位著拐杖的老婆婆開口便說：「我長到八十多歲了，從沒有見過這樣大腳，沒頭髮，穿兵衣的女人。」（頁 29）。他們從謝冰瑩的頭頂望到腳跟，使謝冰瑩自覺是「新時代的怪人物」（頁 29）。

謝冰瑩深為傳統婦女的小腳叫苦。有次，謝冰瑩坐在草地上寫信，許多「女家們」跑來圍著謝冰瑩看，謝便停筆，對她們宣傳放腳。有位三寸金蓮的老婆婆卻反應道：「你的腳這麼大，豈不要和你的『老板』穿錯鞋子嗎？」（頁 31）。語閉，眾人笑成一團。從峰口到新堤的船上，謝冰瑩見到沿路的车水姑娘和婆婆用小腳不住地踏著車輪飛快旋轉，有感而發表示：「『裹腳』確是女子之最大不幸，

⁶² 謝冰瑩，〈說不盡的話留待下次再寫〉，《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37。

⁶³ 謝冰瑩，〈從軍日記三節〉，《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20。

⁶⁴ 謝冰瑩，〈從軍日記三節〉，《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16。

⁶⁵ 謝冰瑩，〈寄自嘉魚〉，《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28。

同時在這個自求解放的時代，她們尚且甘願做十八世紀時的奴隸，這是女界莫大的恥辱，數千年來洗不清的恥辱。」⁶⁶。長久以來的傳統婦女裹腳陋習，讓謝冰瑩感歎封建社會風俗制約女性的不公義。

傳統婦女的婚姻觀也侷限了自己的行動自由。謝冰瑩發現，無論到哪裡，老婆婆見到女兵，問了年齡之後，接著就問：「你們的老板在哪裡(或先生在哪裡)?你們嫁了的嗎?」。(頁 44)。宣傳隊四男四女同桌吃飯，有位老婆婆劈頭問道：「誰是你的丈夫?」(頁 45)。老婆婆率直的反應，害得同桌的宣傳隊員把飯都笑出來了。謝冰瑩可憐傳統女性在七八歲就出嫁，作了丈夫的奴隸。她更堅信只有革命才能解決傳統婦女的婚姻問題。她曾激動地對圍觀的傳統婦女們宣告：「有時我們被她們問『出嫁』問『老板』問得不耐煩了，很不客氣地回答她們說：『我們現在只知道革命，不要什麼『老板』。』」(頁 44)。

謝冰瑩在隨軍日記中所描寫的女性盡是中下階層傳統婦女，透過傳統婦女遇見解放女兵的直覺反應，碰撞出習俗、婚姻等與女性切身相關的婦女議題。每一個婦女議題代表一段段的社會縮影，女性是封建父權社會制度下的犧牲者。這些見聞促使謝冰瑩進一步思考婦女解放工作的未來方向。

二、以積極革命為方向的左翼社會主義者

短短四個月的軍隊生涯讓謝冰瑩更加深對革命的熱情，成功的北伐經歷使謝冰瑩成為一位積極熱情的左翼社會主義者。

⁶⁶ 謝冰瑩，〈從峰口至新堤〉，《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42。

北伐途中，謝冰瑩近距參與湖南長沙農民革命運動。她發現革命可以破壞不合理的封建統治力量，她也認同革命過程「為破壞而破壞」的暴力行為。在群眾運動興起浪潮下，湖南農民革命運動激烈展開。在長沙湖南一個村莊裡，農民協會主席提了一個土豪來。主席宣布土豪的罪狀後，問大眾贊不贊成槍決，贊成的請舉手。男女老幼都一齊舉手了。隨後一聲槍聲炸開，大眾卻慌張問道，槍聲從何而來。主席回答：「就是槍決剛才宣佈罪狀的土豪呀！」。大眾接著問：「為什麼要槍決呢？」。主席問：「宣佈他的罪狀時，你們沒有聽到嗎？你們知道為什麼舉手嗎？」。大眾回：「不知道為什麼舉手。」⁶⁷。謝冰瑩批評，因為農民的知識缺乏，「他們對於甚麼事都沒有深刻的認識與判斷，所以指揮他們的人，領導他們的人一定要訓練他們，組織他們，尤其在臨時發生的問題當中，領導者更要特別注意指揮與宣傳。」（頁9）。主席應該負完全的責任，應該使農民都知道今天開會的目的，再進行槍決的舉手表決。雖然是如此，謝冰瑩因肯定農民的革命力量崛起，也接受革命解放的暴力手段：

農民太野蠻，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現在是他們出頭的時候了，對於壓迫他們的敵人正如我們對付軍閥和帝國主義一樣只管拼命地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假使他們不暴動，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地主等怎樣能打倒呢？土豪等怪物不打倒，他們永遠得不到解放，得不到自由。（頁9）

接受人民在剛開始學習革命解放時採用暴力手段，謝冰瑩有著極左傾社會主義革命者的積極革命心態。

⁶⁷ 謝冰瑩，〈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8。

革命重於戀愛

在革命激情下，謝冰瑩將個人私領域與國族公領域緊密聯繫在一起。在時興的熱門議題「革命與戀愛」兩性關係變革的態度上，謝冰瑩表明了「只要革命，不要戀愛」。革命氣氛籠罩下的二〇年代，公領域的「革命」和私領域的「戀愛」是相互融合或是衝突，是社會上校園裡的熱門議題。謝冰瑩寫下〈革命化的戀愛〉一文，表達自己對「革命與戀愛」的看法：

諸位同志：我想我們如果是個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為痛苦民眾奮鬥犧牲的革命者，一定不會去談戀愛，因為他的腦海中時時刻刻印著痛苦民眾的印象，他的耳朵中時時聽到痛苦民眾的呼救聲，眼簾中時時刻刻射出殺敵人的火光。因為他祇知有民眾和敵人，而忘了自己的快樂和幸福。⁶⁸

謝冰瑩也以這種公領域重於私領域的極左傾革命態度，來處理個人的婚戀生活。一九二九年，謝冰瑩就讀的上海藝術大學因越演越烈的社會革命風潮被迫解散，她只好接受三哥的建議到北平就讀女師大。她在北平和北伐同學符業奇自由戀愛同居，並生下一個女兒符冰。她必須一邊讀書、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好養活女兒。謝冰瑩有養家的經濟壓力，但仍持續活躍於左翼文藝運動，是北方左聯發起人之一。她積極運作北方左聯成立，邀請參加過上海左聯成立大會的楊絳如分享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的情形。⁶⁹北方左聯能夠成立，謝冰瑩是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符業奇被捕入獄後，她有段時間把女兒符冰寄養在孫席珍家裡，有機會就往孫席珍家裡走動，和孫席珍、楊剛共同熱烈討論北方左聯的工作。⁷⁰謝冰瑩

68 謝冰瑩，〈革命化的戀愛〉，《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128-129。

69 楊絳如、孫席珍，〈謝冰瑩與北方左聯〉，閻純德、李瑞騰編，《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2002），頁 74-75。

70 同上註，頁 82。

除了投入北方左聯的工作，還參加過幾次進步戲劇的公演，主編過一個婦女月刊，後來被國民黨當局視為罪犯，上逮捕的黑名單。謝冰瑩只好離開北平轉赴武漢，把符冰交付給符業奇的母親撫養。⁷¹很明顯的，謝冰瑩重視社會革命運動，勝於個人的婚姻家庭生活。

艱苦的革命生活

謝冰瑩熱烈投入革命，她也直率坦承革命過程的艱辛與困苦。當〈從軍日記〉等北伐書信文章要集結出書時，謝冰瑩應編者要求寫了封信〈給 KL〉附於文章之後。謝冰瑩在〈給 KL〉裡呈現的是革命者的孤單貧窮生活。謝冰瑩哀嘆為了革命，自己過著有家歸未得的漂泊生活。離家逃至上海，別人是熱鬧過年，自己是孤零零地在亭子間裡餓肚子。對比家鄉忙碌準備過年的情景，謝冰瑩表達出革命者的孤寂與窮苦。學費、生活費都讓謝冰瑩對日常生活時起恐慌，她只好去做點事維持生活，卻發現自己沒有學識與能力去找工作。⁷²〈飢餓〉一文，謝冰瑩更是細膩描寫自己常因貧窮而處於飢餓狀態的窘境。因為學校出了問題，廚房不開伙，謝冰瑩已經四天沒吃飯，口渴時就喝自來水，喝得肚子脹得飽飽的，又冷又痛。趁著《從軍日記》出版，謝冰瑩到春潮書店領版稅。因為還未到結算版稅的時候，管帳的不願意預支版稅。謝冰瑩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便厚著臉皮，在書店充當臨時店員，等讀者買了《從軍日記》後，再從書款中預支版稅。有了錢，她會把錢分些給窮朋友，或跑到館子大吃大喝一頓，或者買許多愛吃的零食。她不屈服於貧窮，自述「飢餓只有加深我對現社會的認識，只有加強我生的勇氣，從此我更要奮鬥，為了自己，也為了萬萬千千和我同樣在飢餓線上掙扎著的青年

71 閻純德，〈謝冰瑩：永遠的女兵〉，《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2002），頁 136-138。

72 謝冰瑩，〈給 KL〉，《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77-102。

男女。」⁷³。謝冰瑩從不隱晦實踐革命理想過程的磨難，似乎對於這時期的她來說，藉由透過書寫「貧窮與飢餓」這類革命者的日常生活議題，能使自己更堅定革命理想的初衷。



⁷³ 謝冰瑩，〈飢餓〉，選自《謝冰瑩作品選》（湖南：人民），1985年。收於《謝冰瑩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2009），頁93。

第二節、謝冰瑩《從軍日記》與五四革命文學

謝冰瑩能以記錄北伐經歷的隨筆日記崛起於二〇年代末的五四文學界，除了作品本身流暢俏皮的藝術性獲得肯定外，更大部份的因緣是來自當時文學界的需求。謝冰瑩所實踐改革舊社會的革命行動，正好契合二〇年代末五四知識份子日趨白熱化的感時憂國意識。謝冰瑩的革命行動，具體引爆五四知識份子渴求社會改革勝於文學革命的心情。在林語堂和孫伏園等五四知識份子策劃下，謝冰瑩的革命事蹟轉為文學界的革命動能，為五四文學從文學革命轉型為革命文學注入一劑強心針。五四革命文學的文學品味與趨勢也影響著謝冰瑩，她的革命戀愛小說主張革命者沒有戀愛，革命志業比個人的戀愛重要。

一、謝冰瑩從軍與五四革命文學

一九二七年謝冰瑩在北伐途中寫下書信式日記，陸續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五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二日副刊上。在林語堂和孫伏園積極策劃下，這些革命色彩濃厚的生動文章，集結成《從軍日記》一書出版。五四知識分子們的熱烈反應所顯示出的革命需求，也影響著謝冰瑩。

一九二七年，謝冰瑩還在黃埔軍校女生隊受訓時，便認識了孫伏園和林語堂。在兩人提攜下，謝冰瑩展開文學創作生涯。謝冰瑩曾這麼表示「讓我向孫伏園、林語堂兩位先生，致最誠懇的謝忱和敬意，要是當初沒有他們兩位的愛護和栽培，我想也許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艱辛的道路」⁷⁴，道出她與五四文學界的淵源。

⁷⁴ 謝冰瑩，〈《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謝冰瑩作品選》（長沙：湖南人民，1985），頁 718。

孫伏園在武漢主編《中央日報》副刊。在兩位愛好文藝的同學介紹下，初出社會的鄉下姑娘謝冰瑩見了孫伏園。初次見面，孫伏園忙著招待其他客人，兩人沒有太多互動。謝冰瑩回家後，寫信向孫伏園發牢騷，孫伏園立即回了封逗趣的信給謝冰瑩，此後，兩人開始有書信往來。謝冰瑩被國民革命軍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的救護隊。軍隊出發後，謝冰瑩每天寫日記，把當天所見、所聞、所想，通通寫下來。謝冰瑩自敘，因為有遺失包袱的經驗，害怕日記再度遺失，所以陸續寄給孫伏園，請他代為保存。她表示「在這裡，我要特別聲明，當時我寫《從軍日記》，腦子裡根本沒有任何希望，並不想拿來發表，只覺得眼前所看見的這些可歌可泣的現實題材，假如不寫出來，未免太可惜了；寫出來，只有寄給孫伏園先生才能保存」（頁 720）。另一方面，謝冰瑩也想讓孫伏園知道前方戰況。她自認，「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把我所見所聞的事實，忠實地寫出來，寄給伏園先生，讓他知道，前方的士氣，和民眾的革命熱情，是怎樣地如火如荼。」（頁 720）。孫伏園將每一封書信刊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同時，林語堂將其中幾篇譯成英文刊登在英文版副刊。

這些日記引起讀者熱烈討論，林語堂發現《中央日報》副刊的讀者們讀完謝冰瑩的日記後，開始討論起「冰瑩是誰」的問題。連當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闓，也向孫伏園詢問謝冰瑩的真實性別。甚至，美國某報主筆讀了林語堂英譯日記後，函請英文日報多刊登這樣的文字。⁷⁵林語堂觀察，謝冰瑩這幾篇文章產生廣泛影響，陳腐的時局讓大眾樂於見到變革與破壞，對革命有所期待。於是，林語堂企圖將這股大眾藉由謝冰瑩投射出的革命動能，引導進五四文學界。

在林語堂和孫伏園的鼓勵與督促下，謝冰瑩將這些書信集成專冊，一九二八

⁷⁵ 林語堂，〈冰瑩從軍日記序〉，《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1-4。

年秋天出版為《從軍日記》。《從軍日記》的出版，更完整呈現革命者謝冰瑩的真情實感。林語堂為《從軍日記》寫了篇〈冰瑩從軍日記序〉，他生動點出謝冰瑩所懷抱的革命熱情：

我們讀這些文章時，只看見一位年輕女子，身穿軍裝，足著草鞋，在晨光微稀的沙場上，拿一根自來水筆靠著膝上振筆直書，不暇改竄，戎馬倥傯，束裝待發的情景。或是聽見在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在遠地軍歌及近旁鼾睡的聲中，一位蓬頭垢面的女子軍，手不停筆，鋒發韻流的寫敘她的感觸。這種少不更事，氣概軒昂，抱著一手改造宇宙決心的女子所寫的，自然也值得一讀。（頁2）

林語堂明言，謝冰瑩的北伐革命行動和其隨軍創作是革命文學：

我想革命文學只有兩種意義。一是不要頭顱與一切在朝在野的黑暗，頑固，腐敗，無恥，虛偽，卑鄙反抗的文學，一是實地穿丘八之服，著丘八之鞋，食丘八之糧，手掌炸彈，向反革命殘壘拋擲，夜間於豬尿牛糞的空氣中，睡不成寐，爬起來寫述征途的感想。（頁3-4）

《從軍日記》的編者也表示，革命文學的理論常常聽到，卻始終讓人感到隔著一層障翳，不能體會得分明。編者明確地肯定謝冰瑩的《從軍日記》是革命文學的具體表現，「文學如果是以情感為神髓的，而革命文學又是革命者情感的宣露，那這一部從軍日記的內涵庶幾當的住革命文學的稱號。」⁷⁶。在林語堂和編者推薦下，北伐女兵謝冰瑩開始與革命文學產生緊密連結。

⁷⁶ 〈編印者的話〉，《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2。

《從軍日記》出版後，果不其然引起五四知識分子的迴響與關注。一九三三年《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便將謝冰瑩選為當時具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論者皆肯定謝冰瑩《從軍日記》的革命價值。⁷⁷收錄的四篇評論文章觀點一致，皆大力肯定謝冰瑩以真實的革命行動促使時代改革。

荔荔讚美謝冰瑩的革命行動使她的文字充滿真實，表現出時代的革命性。荔荔稱許謝冰瑩本人的真實性，「她是個實地上過戰場，經過炮火過來的女丘八。」⁷⁸，並將謝冰瑩的文字與本人連結。荔荔讚美謝冰瑩的文字充滿真實，充滿活力，提供一個「活」的女性形象，表現出充足的革命性，這樣的特徵讓謝冰瑩成為「時代文學」的驕子，「時代」也需要這股革命力。⁷⁹第二位評論者衣萍推崇謝冰瑩的革命行為遠勝於任何當前文學創作上的革命形象。衣萍認為論謝冰瑩不能只論她的文章，謝冰瑩活潑勇敢的人格特質也表現在她的作品上。謝冰瑩不同於茅盾、汪靜之等筆下的革命女子，在任何一位小說家的筆下從未出現過，但是，「未來的革命的基礎，是建築在這樣女孩的身上的。」⁸⁰。第三位評論者李白英期許謝冰瑩成為革命文學的代表作家。李白英認為革命文學的作家和作品如睡在搖籃中的新生兒值得期待，新時代典型的女性文學作品還未有過，謝冰瑩和《從軍日記》是不曾出現過的典型的新時代女性作品，「能整個地代表一時代及一個新的典型女性的創作」，「實是作者與時代與生活相應在一條水準的成功的作品」⁸¹。第四位評論者見深則從婦女運動角度觀看謝冰瑩的革命行動。見深說，「在我總覺得作者的真正的人格，要算從中央軍校女生隊解散，回到故鄉受了一年的苦痛之後，重新從封建的桎鎖打出來，流浪上海時才澈底的培育起來。」⁸²。見深看重〈寫在後面〉和〈給 KL〉兩篇，這兩篇可以看出謝冰瑩如何改革傳統女性的既

⁷⁷ 黃人影編的《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1933）收錄的女作家有：丁玲、白薇、冰瑩、沅君、綠漪、冰心、廬隱、陳衡哲、凌淑華等九位女作家。

⁷⁸ 荔荔，〈讀了“從軍日記”後的閒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1933），頁 82。

⁷⁹ 同上註，頁 84-87。

⁸⁰ 衣萍，〈論謝冰瑩和她的“從軍日記”〉，《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1933），頁 94。

⁸¹ 李白英，〈借著春潮給“從軍日記”著者〉，《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1933），頁 99-100。

⁸² 見深，〈讀冰瑩女士從軍日記〉，《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1933），頁 111。

有命運。逃離家鄉，艱辛展開女子獨立新生活，謝冰瑩成為真實的革命女性。

五四知識份子的革命文學品味，也影響謝冰瑩回顧北伐經歷的思考重點，她開始偏重自身文學作品革命特性的政治性表現。謝冰瑩越發重視真實革命行動的破壞力和行動性，「本來革命的文學負有根本推翻舊社會，創造新世界底使命的。筆與槍同樣的為革命所不可少。但愚笨底我總覺得文學是知識份子寫給知識份子看的東西，對於革命未見得有像實際工作之效力大。因此我很想拋棄了筆桿，重上征途！」⁸³。謝冰瑩難忘北伐宣示口號：「我們的軀殼我們的靈魂都託付在黨和民眾身上」、「我們沒有生命，生命已經交給痛苦的民眾了。他們需要我們去流血，去犧牲，我們就負著重大的使命往前奔！」（頁 72-73）。對謝冰瑩來說，《從軍日記》重新集結出版，再次驗證了真實革命行動與文學作品結合的價值與重要性。

以上，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知識份子對謝冰瑩的北伐革命事蹟及相關文學作品《從軍日記》的反應，可以明顯發現當時知識份子皆強調、渴望、重視並追求真實改革社會的革命行動，改革傳統社會的陳腐陋習與制度。不論是林語堂、孫伏園，或是《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的評論者們，他們對社會改革有深切的迫切需求與危機意識。他們不約而同地透過謝冰瑩的革命事蹟，宣傳女性掙脫傳統社會的可行性，擴大並強化革命的影響。五四知識份子們強調文學與政治社會有密切連動性，謝冰瑩及其《從軍日記》被視為革命文學的最佳典範，謝冰瑩的北伐書信革命色彩被加以放大強化。這種革命文學需求的文學趨勢也影響著謝冰瑩。

二、革命者沒有戀愛的革命戀愛小說

⁸³ 謝冰瑩，〈寫在後面〉，《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頁 66。

三〇年代剛展開的革命文學小說類型是蔣光慈引領的革命戀愛小說，他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野祭》是革命加戀愛小說模式的起點。蔣興立以博論分析，蔣光慈的革命加戀愛小說將革命與戀愛緊緊相繫，革命是推動與消滅愛情的重要關鍵。堅持革命者可以獲得心上人的情愛，放棄革命者便被懲罰失去愛情，愛情就像是革命者的報酬。⁸⁴茅盾分析三〇年代革命戀愛小說風潮，便是將革命與愛情簡單化約為相輔相成的共生關係，「革命陪襯著戀愛」、「革命決定了戀愛」、「革命產生了戀愛」。⁸⁵從三〇年代革命戀愛小說風潮中，再閱讀謝冰瑩的革命戀愛小說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謝冰瑩的革命與戀愛小說風格是，當個人的戀愛議題碰上集體的革命需求，她的處理模式為「革命者不談戀愛」的激進左翼革命模式。

一九三一年九月，謝冰瑩以中篇小說《青年王國材》處理時興的革命與戀愛議題，明確表態革命者沒有戀愛。中學生王國材善打網球，不愛讀書。校園裡的革命風潮促使王國材實踐自由戀愛，開始與暗戀已久的梅英公開戀愛。但是，王國材的封建父親不同意他的自由戀愛，限令他在中學畢業前完成媒妁婚約。王國材拒絕聽從父親的指示，因而失去父親的經濟支援。沒有經濟來源的王國材，也失去梅英的愛情。王國材為了能夠經濟獨立以養活自己，不再幻想愛情，放棄中學學歷，到書店工作。王國材開始覺悟「中學生的確不應該有戀愛，因為自己的經濟既不能獨立」⁸⁶。梅英另結有錢的新歡，更讓王國材痛苦地醒悟「戀愛與金錢原來是聯繫著的」⁸⁷，「我完全認識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愛，是用金錢買來的！」（頁 179）。接著，以革命為職業的以仁喚醒王國材，王國材終於解決了青年的

⁸⁴ 蔣興立，《左翼上海——三〇年代左翼都市小說研究（1927-1936）》（台北：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2），頁 54。

⁸⁵ 茅盾，〈「革命」與「戀愛」的公式〉，《茅盾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1982），頁 3。

⁸⁶ 研究者若要閱讀《青年王國材》可至國家圖書館調閱。國家圖書館收藏有《青年王國材》的複印本，註記為「據民國 21 年上海市中學生書局中學生叢書該書複印」。特別要注意的是，國圖標籤的書名不是《青年王國材》而是《中學生小說》。謝冰瑩，《中學生小說》（上海：中學生書局，1932），頁 160。

⁸⁷ 同上註，頁 179。

出路與戀愛問題，「我們不能像羔羊般馴良忍受帝國主義給與我們的壓迫，我們是革命的先鋒，因此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那是跑進群眾的隊伍，和他們同死同生」（頁 196），「從事革命的人，他對戀愛觀念是可有可無的。有，固然能安慰他鼓勵他更向前進，沒有，他也決不會哭著去尋找愛人，更不會為沒有愛人而去自殺的」（頁 198）。王國材終於確實認知革命的可貴。

謝冰瑩不只是主張「沒有革命，沒有戀愛」，她更進一步表示革命者沒有戀愛。謝冰瑩甚至將戀愛置於資本主義底下，直指戀愛商品化，她在小說中明言：「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一切都商品化了，自然戀愛也是商品化，戀愛是小布爾喬亞，有閒階級鬧的玩藝，真正的戀愛是超過經濟條件的，革命者是應該犧牲戀愛的，在現社會裡是找不到真正的純潔的愛情的」（頁 160）。

純潔的愛情只在革命裡發生。一九三二年小說〈拋棄〉，謝冰瑩描述一對年輕男女在革命過程中產生愛情，艱苦的革命生活讓這對愛侶無法維持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⁸⁸若星和珊珊從事社會革命運動，他們平時在工廠工作，藉由勞動實踐革命。珊珊代表罷工委員會向廠方交涉而被開除，若星也因腦病在家臥床，兩人的生活日趨窮困，時常處於飢餓的邊緣。珊珊意外懷孕，革命生活雖艱苦，她還是滿懷希望灌輸孩子革命思想，冀望他成長為一位有力的革命戰士。為了籌錢買食物，若星和珊珊到上海最熱鬧的北四川路典當虛了邊的圍巾和補過色的夾衣。這兩件衣物都是友人友情的見證物，是珊珊的朋友見她衣物單薄，送給她穿的。為了這兩件破舊的典當物，若星和珊珊走斷了腿，受盡當舖的臉色，終於換得六毛大洋。兩人拿了錢欣喜得發狂，開始做起玫瑰色的夢，打不定主意要買襪子還是飽餐一頓。就在若星到小店裡叫了一堆食物時，卻發現六毛大洋和當票在口袋裡消失了。為了繳珊珊住院生產費和手術費，若星跑了四五個地方才借到十二元。若星在接送珊珊和孩子回家的路上，想到往後的育兒費沒有著落，掙扎地

⁸⁸ 謝冰瑩，〈拋棄〉，收錄於：艾以，曹度主編，《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頁 3-42。

失了魂，將孩子拋棄在路上。謝冰瑩重視革命，認為唯有在革命中能產生完美的愛情，而擁有愛情，不代表能擁有個人的婚姻家庭生活。革命愛侶仍應將自己獻給革命，革命是最重要的一切，革命被神聖化，只有革命，沒有個人。

依著積極左翼革命情懷而行，謝冰瑩也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勢入侵。一九二九年短篇小說〈刑場〉是謝冰瑩在這革命情緒容易衝上腦門的年代，小說創作技巧與寓意較讓人驚艷的一篇，她批判了資本主義對個人的侵害。鄉下青年幼臣搬進城裡，「一切的東西，都是幼臣平日所不曾見的，整齊的街道，閃耀的電燈，美麗的建築，以及馬車，電車，鳴之自如的汽車」⁸⁹。幼臣學習能力好，不到一個月就學會開汽車，由人介紹到闊人家裡作汽車夫。「幼臣是都在繁華的街上飛，在此，早上起來，到晚間回來睡覺之間，許多道路，為了主人的目的地，是有些走熟了。」（頁 205）。

某次當車子行經一條固定的街道時，幼臣發現了一個令他心動的女人。「每天車子經過這條街，每天見了這女人低頭在道上走，或者偶爾抬起頭望望這車子，及開車的人，幼臣就感到有一種力量從女人的眼裡射到自己的身上，但只一刻便過去了，一刻的醉，一刻闔眼便過去了」（頁 205-206）。幼臣開始希望每天看見這女人，幾乎認為這女人是未識的知己、愛人，或者是妻。這幻想在心上跑不了，幼臣竟開始懷疑是事實。就在初春第一個清朗的早晨，幼臣開出車子，神志恍神得異常。當車子開到這條街，幼臣又遠遠地望見那女人。女人停住腳，回頭望，彷彿在招喚幼臣，於是幼臣開足了馬力馳去，跳出車，抱了女人狂吻。

事實卻是，車把女人碰倒在地，女人流了血，暈死過去。幼臣的幻想破滅，這女人是街道上不認識的一個女人，幼臣仍是一個開車夫，彷彿一切愛情都過去

⁸⁹ 謝冰瑩，〈刑場〉，《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頁 205。

了。幼臣被抓入牢，說不出撞死女人的理由，於是被判了死刑。幼臣不解自己為什麼該死刑，「然而他之所以不反對死刑，是為了能快些別去這人間，去尋找心的歸宿。」（頁 208）。

謝冰瑩在短篇小說〈刑場〉探討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都市，徹底變革並扼殺個人生活。處於新舊時代交會點的謝冰瑩，對於資本主義以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改造傳統社會，表達否定的批判立場。小說主角幼臣自鄉村進入都市，成為有錢人家的汽車夫，便被物化為操作汽車駕駛的一部份，人變得機械化，每天例行公事地操作汽車。現代都市生活剝削了個人完整的主體性。幼臣每天行駛的路線都是固定的，生活路線呆板且線性化。人機械化後，只能依著資本主義社會的腳步移動。謝冰瑩讓幼臣愛上城鎮群眾裡的一位女子，從心底潛意識迸射出來的情感需求，打亂單調重複的機械人動作。幼臣失控駕駛撞死心愛女子，帶有自我異化的人類反抗物化世界的寓意。

謝冰瑩所探討的資本主義社會下自我異化的困境，與班雅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有異同之處。班雅明以工廠生產線的工人作為譬喻對象。工廠工人為了和同一種自動化的統一性和不停歇的機器動作保持一致，學會調整自己的動作來配合機器，生產線上的節奏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節奏的基調，而這種機械操作最終使人只剩下反射行為。機器以轟隆的節奏打破個體生活的整體，在機器面前，人不是接受機器的訓練變得合於規範，不然就是毫無防備的陷入震驚。機械技術對人們實施日復一日的刺激以變成一種持久而固定的訓練，從而把個人從傳統和經驗的世界裡孤立出來，只有潛意識的內容為人們帶來一絲清新的感受。班雅明以一種深刻的同情把握過去的意義，是否能把握住一個活的自我形象是在這個時代有意義生存的關鍵。⁹⁰不同於班雅明對資本主義的現代都市生活交織著又愛又恨的情

⁹⁰ 班雅明，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2002）。

緒，謝冰瑩不能肯定資本主義帶來的物質文明及現代化生活的種種。謝冰瑩認為資本主義為個人生活帶來毀滅。資本主義都市生活改變人的經驗結構，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無情與冷漠，人成為機械的附庸，陷入自我異化的困境。謝冰瑩訴諸潛意識裡的情感，近似於一種浪漫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的唯心式革命論述，抗拒西方帝國的現代性表徵。

謝冰瑩批評資本主義將一切事物商品化，她重視有溫度的真實情感，期待著人與人之間有一分溫情。她以短篇小說〈初得到異性的溫柔〉探討以愛情跨越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可能。十七歲的工學院學生達武在星期六下午單獨一人到咖啡店吃點心，咖啡店女招待秀英前來招待他。秀英溫柔的言笑和神韻讓達武為之心動。一瞬間，達武初嘗到心動的滋味。因為心繫秀英，隔天，達武盛裝重返咖啡店。然而，他卻撞見秀英坐在另一位男子的腿上。達武覺得被欺騙，沒回頭地離開咖啡店。「走到了樓下，達武在十分氣惱之外，是又添了一層難過。一層委屈。——這明明是侮辱。」⁹¹。秀英離開咖啡館去追達武，要求達武回咖啡館坐坐，聽她解釋。秀英自承，因為家裡需錢，才貪圖咖啡店事輕錢多小費豐的工作。達武聽了難過萬分，「見到一個為經濟壓迫而做等於妓女生活的女子」，「自己居在不受經濟限制的地位，看了這被經濟壓迫的女人，不能幫她，而給她針刺。」(頁 164)。於是，兩人和解。謝冰瑩將小說結尾在：「天把女人的溫柔給了這孩子，這孩子他緊抱著而看輕了世上一切的慾望。」(頁 165)。

謝冰瑩批評了女招待這個將女性商品化的工作。她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實感，她不捨將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情物化而就此減去，選擇以真情跨越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社會位階。

⁹¹ 謝冰瑩，〈初得到異性的溫柔〉，《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頁 159。

第三節、主張女性經濟及情慾自主的寫實主義婚戀小說

謝冰瑩轟轟烈烈以所作所為向世人宣誓並示範婦女改革的一切。她常以第一人稱的寫實主義婚戀小說直率袒露婚戀觀，帶給讀者真人真事現身說法的具體感受。

一、經濟自主婚姻自主

謝冰瑩在逃家尋求婚姻自主的過程中，深切體悟女性尋求獨立的過程是考驗重重，其中，經濟獨立是女性尋求婚姻自主之路必經的重大考驗，也是一定要闖過的難關。謝冰瑩期許女性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腳踏實地以自己的力量獨立，進一步穩固自己的婚姻。

謝冰瑩關心傳統婦女的婚姻議題，她發現，年輕女性因為沒有經濟能力，常被父母當作商品販賣來貼補家用。因為痛恨女性被當商品買賣，特地寫了幾篇探討封建社會以買辦婚姻殘害女性的小說。一九三一年〈梅姑娘〉大財主的獨生子天生沒有骨頭，走起路來像蚯蚓一般伸縮往前爬，坐下來不到一尺高，但站起來卻有七尺多長，大同鎮老幼皆稱他為軟子。軟子的年齡一天天大了起來，需要老婆的心也一天天迫切。軟子的父親堅信，只要有財富，娶著十百個媳婦也不難。軟子的第一個媳婦高大又善交際，沒多久，這美麗的媳婦騙了路費逃跑了。大財主繼續用錢來買第二個媳婦，就是梅姑娘。梅姑娘的父親是個嫖賭雙全的無賴，在大財主請人去說親後，講定兩個三百斤的豬、四千塊現洋的價錢，把梅姑娘嫁給軟子。梅姑娘被賣給軟子後，自殺四次，死後的梅姑娘被猶如丟一只死狗一般

的丟棄。⁹²另一篇一九三二年小說〈新婚之夜〉，女主角則是以死抗拒買辦婚姻。十六歲美麗的秀姑娘被父母安排嫁給一個四十八歲矮小黑黃的老丈夫，只因為這個女婿家產小康，又勤勞會賺錢。秀姑娘為了堅守自己的貞節，逃跑到媒人家裡，撞牆誓死，表明拒絕買辦婚姻的決心。謝冰瑩認為，買辦婚姻沒有情感基礎，被指定婚姻的夫妻就像動物配對交配。

一九二九年〈給 S 妹的信〉，謝冰瑩以第一人稱的沈痛口吻，勉勵年輕女性要有一技之長，才能有主控自己的婚姻，擺脫男性以經濟箝制女性的封建舊習。為了強化小說衝撞封建陋習的意圖，謝冰瑩在小說一開場，便大膽以同性愛比擬自己與 S 妹的姊妹情誼，「我們在一女師範時是一對愛情的伴侶」，「四五百同學誰不說我倆開女師同性戀愛的先鋒！」⁹³。在一九二七年婦運革命化的時代浪潮下，S 妹跟著謝冰瑩投考看護，卻因為受不了在醫院的辛苦工作而放棄。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南昌、武漢流傳崇拜軍人的新風氣，S 妹沾染這股新風氣，做了軍官的姨太太。謝冰瑩看穿軍官承諾的優渥經濟提供，表面上是保護並疼惜女性，實際上是貶低女性人格。謝冰瑩歎息 S 妹相信軍官所說「女子生來就是做人家妻子，替人家生兒子的。你們只要我每天有飯給你們吃，有衣給你們穿，有房子給你們住，你們還有什麼話說？你們只要像羔羊鴿子一般的服從我，我絕對不會使你們受苦的。」（頁 565）。謝冰瑩是「已經氣破肚皮了！唉！S 妹，你知道他把你們當作什麼看待嗎？在他的眼中，你們不是人，絕對不是人，只是一個人面獸身的豬，或者一條牛，甚至他不需要你們的時候，他會把你們比牛馬都不如的看待。」（頁 565）。

謝冰瑩痛心 S 妹的遭遇之際，也批評 S 妹不能為自己的經濟獨立多做努力。

「當然，萬惡的經濟奪去了你整個的、新鮮的、幸福的、有希望的生命，它就是

⁹² 謝冰瑩，〈梅姑娘〉，《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頁 99-110。

⁹³ 謝冰瑩，〈給 S 妹的信〉，《謝冰瑩作品選》（長沙：湖南人民，1985），頁 554。

你的致命傷！但是，S妹，你的不能吃苦，不能忍耐，意志薄弱，思想動搖……也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頁566)。謝冰瑩鼓勵S妹要認清痛苦的來源，用自己的力量救自己。「唉！金錢、勢力、名譽，不知騙去了多少有志的婦女！她們求學的文憑，做了時新的嫁妝，在校所學的功課，做了情書的指南。」(頁568)。謝冰瑩鼓勵S妹要作「人」，不要依附於軍官底下。女性好不容易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機會，更應該在工作上尋求進一步的自我實踐，千萬不能再走進男尊女卑的傳統婚姻墳墓。

二、僭越婚姻的自由情慾

謝冰瑩認為自由戀愛所強調的情慾自由並不因結婚而終止，即使是自由婚戀的婚姻也不應束縛女性的情慾。女性婚後依然有持續追求情慾的自主權。謝冰瑩與符業奇分手後，一九三一年寫下自傳色彩濃厚的〈清算〉公開細數兩人婚戀過程裡的愛恨糾葛。⁹⁴謝冰瑩不避諱地以「奇」暱稱符業奇，赤裸裸地吐露對符業奇的愛恨交織：

你在十八年的舊曆三十晚——唉！至死不能忘的三十晚嘞，你奪去了我們的愛之生命，你破壞了我們的愛之幸福。你，你是惡魔，你是我的仇敵，也是我的恩人呵！……你是以了解做得到我的愛情為手段嗎？唉！你是

⁹⁴ 本文的分析文本〈清算〉收於艾以、曹度主編的《謝冰瑩文集》。在汪烈九的研究〈月有陰晴圓缺一謝冰瑩和符號戀史〉，也提及謝冰瑩公開清算符業奇的文章。根據汪烈九的研究，這篇文章名為〈愛的清算〉，刊登於上海《小說月報》，並有一句廣泛流傳於三十年代文壇的句子：「奇之於我，一百條恩愛，一百零一條罪狀」。汪烈九採用的文章名稱〈愛的清算〉與本文使用文本篇名〈清算〉不同，這句子也亦未能在文本〈清算〉裡發現，但討論的事件應相同，有興趣的讀者可再參考汪烈九的文章，收於：閻純德、李瑞騰編，《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2002)，頁46。

需要一個女性嗎？你哪裡是要一個她了解你，你了解她的愛人呵？⁹⁵

謝冰瑩除了自曝兩人自由戀愛時的濃情密意，更多的是揭露結婚之後的婚姻問題。謝冰瑩批評符業奇在她生下女兒符冰後，不願意承擔更多照顧女兒的工作，仍維持自己舊有的生活作息與娛樂喜好，養育女兒的工作多由謝冰瑩自己承擔。符業奇被捕入獄後，原本就已拮据的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謝冰瑩只能在上完女師大課堂後，趕著教書、改文章、寫文章，來維持家庭開銷。在撫養小孩及經濟收支等家庭責任分配外，謝冰瑩更在意的是，婚後符業奇禁止她與其他異性朋友交往。她控訴：

我不慣於過家庭生活，不願做愛情的奴隸，更沒有資格做賢良的妻子，我是屬於社會的，我像男人一般為社會工作，我更須要自由，愛人禁止我或干涉我和朋友往來是不成的。我不相信沒有愛人就不能生活的話，我的人格是獨立的，愛人可以占有我的心，我的愛情，但他不能，而且絲毫都不能干涉我與朋友的來往。（頁 48）

謝冰瑩在文中坦白多段與其它異性交往，感情糾葛的「幾個忠實的故事」（謝冰瑩用語，取自頁 68）。有拼命追求謝冰瑩的嚴川、謝想在他身上得點心靈安慰的清、死愛著謝的紅、謝暗戀的美男子特、愛過謝的雪、對謝有異常熱情的萍弟等多位青年追求謝冰瑩的經過。謝冰瑩捍衛自己在情感上的自由。她透過細數丈夫符業奇在婚姻關係中的種種缺失，間接批評以男性為主的婚姻制度。女性在爭取得自由婚戀後，仍被男性中心的婚姻制度所壓迫。對此，謝冰瑩認為婚姻制度長期受到封建社會的枷鎖，所以她的愛情要「像貢獻革命一般」，「它能沖破舊禮教的藩籬」（頁 49）。謝冰瑩將與丈夫符業奇決裂離婚一事，採私人書信的公開

⁹⁵ 謝冰瑩，〈清算〉，《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頁 44-45。

發表方式，把個人隱私攤開在公眾輿論場域，探討女性在婚姻內，保有情慾自由的多種可能。

一九二九年〈巧雲之死〉激烈表達女性情慾不應受婚姻制度束縛的主張。潘巧雲哀嘆丈夫不了解自己，結了婚的她仍然有渴求情感和情慾的心火。秉著這樣的渴望，巧雲與相知的和尚相愛。丈夫楊雄發現後，氣憤的殺了巧雲與和尚。巧雲在死前一點也不後悔自己追求愛情的所作所為，激昂地為自己珍惜的愛情做辯護。⁹⁶

三、無法捨棄與傳統家庭的連結

謝冰瑩肯定革命能掃蕩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的一切障礙，奮不顧身踩在革命大潮的浪頭上。謝冰瑩爭取女子教育、投考北伐女子大隊、登報解除婚約等，嘗試各種激烈的解放手段，極力輾除與傳統封建社會的連結，隻身勇往前奔，建構美麗新社會。她毫不留情批評傳統封建社會吃人禮教的可怕，但她並未忘記自己與傳統社會的連結。

一九三〇年的〈望斷天涯兒不歸〉，乍讀是篇叛逆女兒直指封建母親萬般不是的文章，其實，謝冰瑩已經開始在整理自己與傳統母親的連結。文章開頭就以冷酷的文字鋪陳：「媽媽，我也用不著向你懺悔，因為我並沒有做錯事」⁹⁷、「我離開你整整地過了五個冬了！媽媽，你大概每到冬天都在念著我吧？而我是很少有時間想到你的」（頁94）。謝冰瑩批評母親擁護封建思想，「你是舊的腦筋，舊

⁹⁶ 謝冰瑩，〈巧雲之死〉，《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頁174-188。

⁹⁷ 謝冰瑩，〈望斷天涯兒不歸〉，選自《麓山集》（光明書局，1932），收於《謝冰瑩散文集》（台北：金文，1982），頁94。

的思想，舊的生活……一切舊的支配了你整個的人生，整個的命運。」，「媽，不要怨恨吧，我們正在開始創造比你想的更完善，更快活，更幸福的家庭呵！」，「為了你妨礙我的自由，阻止我的前進，絕對的反對我的思想，因此我逃走了」（頁98）。其實，已經逃家千萬里，遠在北平女師大的謝冰瑩，卻在不停批評母親的錯誤中，多次回顧家鄉，整理在母親身邊的成長史。

文本敘述的時間軸一直頻頻往後撥，謝冰瑩雖然往前奔向更完善的現代社會，卻也頻頻回首過往與傳統家庭共度的成長時光。謝冰瑩回想「那是六年前的冬天，二、三哥和我都回來了，姐姐也在家，只有大哥遠去益陽。你說：『他是不聽話的壞東西，願意在外邊流浪，看他老了還要家不？』」（頁95）。謝冰瑩又想到「媽媽，前年冬天你還寫過兩次信來催我回去」（頁96-98），又細數「五年前，我之所以毅然決然脫離家庭關係的原因，完全是為了你要送我入虎口」。現在的時間軸往後撥到「六年前的冬天」，接著回到現在時間，又往後撥到「前年冬天」，再次回到現在時間，又往後撥到「五年前」。身處「現在時間」裡的謝冰瑩反覆回首「以前時間」，反而凸顯她與傳統封建社會的臍帶並未切斷，無法斬除與傳統的連結。

這種「與現代親近，保有傳統」的性別解放特質，在她廣為人知的逃婚解除婚約一事上，也有清楚的表現。謝冰瑩著名的解除媒妁婚約逆女行徑，在〈被母親關起來了〉和〈第四次逃奔〉二文有清楚的描述。謝冰瑩在北伐女子大隊解散後，「下了奮鬥的決心才回家來的」，回家鄉面對原生的封建家庭，「但我相信我的力一定能衝破它的」⁹⁸。謝冰瑩立即被母親關了起來，母親壓著謝冰瑩履行與蕭明的媒妁婚約。謝冰瑩與父母談判，表明「我是專為了要與蕭明解除婚約才回來的。」（頁43）想當然爾，傳統的母親氣憤憤地滿口：「喝！你想解除婚約嗎？

⁹⁸ 謝冰瑩，〈被母親關起來了〉，選自《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1936），《謝冰瑩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2009），頁40。

除非你永世不回來，現在既回到了家裡，還想逃婚嗎？不怕你有天大的本領，也逃不出我的掌中。」（頁 43）。謝冰瑩的新女性婚姻自主論點根本無法說服父母將媒妁婚約解除，雙方不能達成共識。被母親軟禁起來的謝冰瑩，在婚禮舉行前，逃家三次皆失敗，被母親抓回。當謝冰瑩戴鳳冠、披紅紗、上花轎，她仍在掙扎，拒絕向傳統社會的封建婚姻制度投降。

雖然被嫁了出去，謝冰瑩仍嘴硬：「這並不是我投降了封建社會，也不是為著好奇心的驅使，故意要玩這一套把戲，而是我看到母親太苦了，我可憐她，不忍使她太傷心，願意給她一點暫時的安慰。」⁹⁹。結婚後，謝冰瑩堅持「我和蕭明只是名義上的夫妻」（頁 66），要求蕭明「不侵犯我，給予我暫時的自主」（頁 67）。與夫家建立良好關係後，謝冰瑩趁著離家到大同女校擔任教職的機會，第四次逃奔成功。逃往長沙後，立即登報解除婚約。謝冰瑩棄而不捨尋求自由婚戀的現代婚姻，但她並不是一開始便切除與傳統社會的連結，而是一再的向父母遊說、向丈夫遊說，多次的逃家又回家，這顯示謝冰瑩對傳統仍有一分情感，未能立即完全切斷與傳統的連結。

逃家三年後，謝冰瑩返回長沙探望父母。在火車上，謝冰瑩內心十分煎熬。她想家、想父母親，但她也知道，自己一定是要再度離家，尋找其他更好的工作機會。在回家與離家之間反覆煎熬，謝冰瑩開始哀嘆，若是自己沒有知識，就不會有這麼多苦惱。¹⁰⁰謝冰瑩的女性主體已經覺醒，並努力朝現代新女性的解放之路走去。然而，她開始意識到性別解放是一條不歸路，在解放之路上的她私心對傳統有不捨之情，頻頻回首，與傳統藕斷絲連。

⁹⁹ 謝冰瑩，〈第四次逃奔〉，選自《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1936），《謝冰瑩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2009），頁 58。

¹⁰⁰ 謝冰瑩，〈湘鄂道上〉，出自《謝冰瑩創作選》少侯編，（上海：仿古書店，1947年9月）。此文收於：謝冰瑩，《解除婚約》李家平編，（北京：北京燕山，1998）。

小結

謝冰瑩能以女兵身份參與北伐，證實了女性以自身能力突破軍事工作的限制，政治化革命運動是二〇年代末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趨勢。謝冰瑩在北伐革命行動中主張，女性能和男性一樣共同承擔社會革命事業，婦女解放運動要和社會革命運動同時進行。她在行軍過程中，透過不停與傳統婦女互動，關切並省思傳統婦女議題，對於改革傳統婦女困境的革命路徑有更清楚的認識。謝冰瑩自北伐革命行動中崛起，成功的北伐經驗使她成為積極熱情的左翼社會主義者。

北伐女兵謝冰瑩所實踐的改革傳統封建社會的真實行動，具體呈現出五四知識份子渴求社會改革勝於文學革命的心情。在林語堂和孫伏園的出版策劃下，謝冰瑩的北伐革命行動與隨軍創作出版為《從軍日記》，為革命文學做了最鮮明的示範。五四知識份子們的迴響，強化了謝冰瑩北伐書信的革命色彩，而這股革命需求的文學品味也反過來影響著謝冰瑩。我們甚至可以說，謝冰瑩的革命身份重於她的作家身份。在三〇年代風行的革命戀愛小說風潮裡，謝冰瑩在她的革命戀愛小說創作中清楚表態：革命者沒有戀愛。若有戀愛的發生，也是由革命來決定戀愛，真正的戀愛只存在於革命行動中。革命重於一切，為了革命，個人的家庭生活可被犧牲。謝冰瑩在她的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奉行這樣的積極革命信念，為了參與社會革命、推動北方左聯成立，謝冰瑩在丈夫符業奇被逮捕入獄後，選擇將女兒符冰交給符業奇的母親扶養，離開北平以躲避國民黨政府當局的逮捕。為了持續推動社會革命運動，謝冰瑩拋棄了她的婚姻與家庭。

謝冰瑩也常以第一人稱的寫實主義婚戀小說直率袒露婚戀觀，帶給讀者真人真事的具體感受。她在寫實主義婚戀小說中主張女性要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以自己的力量獨立，才有本錢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婚姻，婚姻自主。另外，謝冰瑩也

強調女性情慾自由，女性在自由婚戀裡依然有持續追求情慾的自主權。

最後，我們還可以注意到，謝冰瑩雖然奮不顧身踩在革命大潮的浪頭上，爭取女子教育、投考北伐女子大隊、登報解除婚約、婚戀自主、經濟獨立等，實踐各種新女性的激烈解放手段，但她其實並未輾除與傳統家庭的連結。謝冰瑩意識到性別解放是一條不歸路，但私心仍對傳統有不捨之情。



第三章、中日戰爭時期的婦運經歷與文學書寫

戰爭使謝冰瑩在人生各方面都更有重建生存現狀的企圖心。在進行婦女解放行動與寫實文學書寫等工作上，謝冰瑩皆加強與現實生活的連結。

謝冰瑩自行籌組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是戰時受矚目的女子戰地服務隊。謝冰瑩在戰地實務工作磨練中了解，婦女要從事戰地工作，並非僅憑愛國的民族心就得以勝任。為了證明女子能力，女子從軍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第一節，我們討論了謝冰瑩在從事抗日行動中，對於女性處於男性軍隊文化的弱勢處境有何深切體悟，並進一步分析她如何淬煉女性的特質與優勢能力。

在上中日抗戰前線之前，謝冰瑩留學日本的牢獄經驗，讓她開始了解在主張極端國族主義的場合，女性是可以輕易被置於受壓迫的弱勢處境。爬梳謝冰瑩留日期間的身體經驗，我們可以發現，謝冰瑩的性別意識是隨國族情結而波動高漲的。因遭受酷刑而留下不時復發的腦傷，更是提醒謝冰瑩日後回國從事愛國抗日行動時更謹慎為女性設身處地著想，先確保女性安全無虞再進行救國工作。

謝冰瑩在推動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前線工作中，確實感受女性在軍中及戰地所遭遇的性別困境。女性除了先天生理條件較男性弱勢外，還需面對後天的成見與歧視。在與男性中心軍隊文化磨合下，謝冰瑩開始從性別差異中挖掘性別特質，領導湖南婦戰團在醫護、教育宣傳、徵募、榮軍服務、慰勞等方面有傑出表現。

戰爭淬鍊了謝冰瑩的女性主體，也改變她的文學觀和婚戀觀。謝冰瑩開始以

現實主義的觀點，注重兩者在現實界的實用性。

三〇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謝冰瑩見識到她所拋棄的日漸衰敗的中國文明，與日本挾帶的現代工業文明有衝突的二元對立。多次進出戰爭前線，謝冰瑩從積舊衰敗中國與現代先進日本的戰爭震驚中，流露出追求終極和諧烏托邦的渴望。我們在第二節閱讀謝冰瑩的戰地日記書寫後可以發現，謝冰瑩開始在原屬紀實性質的戰地日記中，置入大量戰區人民的口傳故事。分析這些故事，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些故事鋪陳出持續尋求烏托邦理想的努力，毫無保留迎向未來風暴。這使得謝冰瑩的戰地日記帶有無懼與希望性的明亮特質。相對的，也表示謝冰瑩的寫實主義文學開始產生改變，文學作品的政治性意圖勝於藝術表現。

另一方面，謝冰瑩不僅改變寫實文學的記實重點，也將對理想婚戀觀的堅持注入寫實婚戀小說中。戰爭造成婚姻制度崩解，原有的婚姻因戰事離散，離散之後各自婚娶，離婚、同居時有所聞。¹⁰¹謝冰瑩如何將女性獨立自主奉為一種價值觀，並投注到寫實主義的婚戀小說中，是我們探討她如何開始以性別主張主宰寫實主義小說發展，性別主張漸漸與寫實主義小說所營造的典型社會脫軌的一個起始觀察。

第三節，我們藉由討論謝冰瑩處理傳統婦女與現代職業婦女態度的改變，看出她在社會改革與性別觀點的立場轉變。在傳統婦女議題方面，謝冰瑩體認傳統婦女是戰爭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為改善傳統婦女的困境，謝冰瑩主張趁著戰爭社會位階鬆動，運用當代婦運所能動用的能量與資源，改善傳統婦女處境。主張將中產階級婦女資源與中下階層婦女分享的性別解放理想，顯示謝冰瑩開始從極左傾的社會主義者改變為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帶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的解放

¹⁰¹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8月），頁97-121。

色彩。在職業婦女的新女性議題方面，謝冰瑩更在乎女性如何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戰時物價通膨嚴重，職業婦女不僅經濟壓力大，還需面臨惡劣的職業環境，謝冰瑩在自身婚姻家庭生活經營上，開始著眼於新女性如何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

第一節、在軍中淬煉女性主體

中日戰爭一爆發，富有革命使命感的謝冰瑩搶先投入抗戰活動。我們在謝冰瑩身上見到，當國族總動員的抗日行動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事實，女性在參與國族戰爭的過程中，不斷重新設定女性主體與國族群體間的界線。從謝冰瑩參與中日抗戰留下的隨筆文章中，我們見到女性主體不停與陽剛男性中心主義磨合，面對戰爭，女性比男性付出更多調適與努力。相對的，女性更體認自身與男性的性別差異，加深對女性特質的認識與理解，進而從差異中尋找著力點，突顯女性的性別優勢。

一、參與日本左翼活動留下的性別經驗

謝冰瑩分別於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前往日本留學。求學期間，謝冰瑩同時活躍於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左翼文藝活動。身處敵對日本國的時空刺激，不僅讓謝冰瑩的民族情結更加高亢，性別意識也敏感地隨著民族情緒波動起伏。

為了躲避國民黨逮捕而放棄北平女師大文憑的謝冰瑩，持續尋找機會完成高等教育的夢想。一九三一年，謝冰瑩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完成《青年王國材》和

《青年書信》，她利用生平第一筆巨額收入六百五十元到日本東京留學。¹⁰²當船抵達日本長崎港，馬上映入謝冰瑩眼簾的是日軍佔領東北的斗大新聞標題：「皇軍佔領瀋陽！支那軍慘敗—張學良逃亡！」。謝冰瑩的心情馬上從興奮期待轉為難過悲憤，國族情感立即被日本新聞標題挑動起來，對日產生對立心結，覺得每個日本人都是陰險可怕的，自認從此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¹⁰³。因為國族情結被掀起，謝冰瑩對周遭環境的變化特別有防衛心，性別意識的敏感度也隨之增高，隨時將性別警戒線豎立起來。

謝冰瑩到東京後，持續活躍於左翼文藝活動。根據柳書琴的研究，三〇年代初的東京中野區為中國、朝鮮、台灣留學生及日本左翼運動者雜居之地，此區的日本勞動爭議和左翼學生運動十分活躍。中野區高昂的社運氣勢，帶動東京的勞動運動、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¹⁰⁴謝冰瑩抵達東京即安排入住中野女生宿舍，正顯示了她投入左翼社會革命運動的企圖心。一九三一年春天五月前後，謝冰瑩及其他不到十人的中國留學生，以葉以華、任鈞為主，在上海左聯支持下，成立左聯東京支盟。其後，中國留學生被日本警察驅逐出境，這個支盟成立幾個月後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停頓，是為前期左聯東京支盟。¹⁰⁵

積極從事左聯東京支盟文藝活動的謝冰瑩，對於自己女性身體的安全防護更加緊繃，就連進入日本女子澡堂洗澡，她也有著直覺式的排斥反應，小心戒備地保護自己。住進東京中野女生宿舍的第一天，謝冰瑩初次體驗到日本女子澡堂文化。入住宿舍當天晚上，同是來自中國的女留學生劍兒帶領謝冰瑩到宿舍澡堂洗澡。謝冰瑩一進入澡堂，見到有人脫得精光站在那裡，大吃一驚，連忙退出澡堂。

¹⁰² 謝冰瑩，〈黑宮之夏〉，《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98-100。

¹⁰³ 謝冰瑩，〈驚人的新聞〉，《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05。

¹⁰⁴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頁185。

¹⁰⁵ 資料來源：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頁226。

聽劍兒說在日本洗澡都是大家在一塊的，她更加難為情起來。劍兒鼓勵謝冰瑩現在就去洗澡，並表示自己也要一塊洗。這更使謝冰瑩為難。她想「如果是陌生人還不要緊，一個新認識的朋友和我一道洗澡，而又彼此都脫了衣服，在這生平未有過的生活當中，總覺得不好意思，無論如何也去不了我這點封建觀念」¹⁰⁶。於是，謝冰瑩穿了內衣去洗澡，害得全澡堂的人都大笑起來。謝冰瑩無法接受自己的身體沒有衣服遮蔽，不論在場是剛認識的中國女留學生或是全然陌生的日本女生，將自己身體赤裸裸地暴露在日本的公眾場所讓謝冰瑩極度沒有安全感，為了防衛自己的身體，她發想出穿內衣洗澡的折衷式澡堂文化。

不僅戒慎防衛保護自己的女性身體，謝冰瑩也將情感收斂起來。中野女生宿舍的下女山邊米子喜歡看小說，喜歡結交中國朋友，知道謝冰瑩是中國女作家後，對謝冰瑩充滿了好感。米子主動與謝冰瑩攀談，每當謝冰瑩下課後一個人在房間裡，米子總會到謝冰瑩房裡聊天，有時翻翻相簿，有時問幾個單字。當米子看見謝冰瑩穿軍裝的相片時，忍不住地讚賞謝冰瑩像個男子般勇敢，告白自己是多麼地喜歡謝冰瑩。謝冰瑩感受到米子對自己的喜愛與多情，謝冰瑩幾乎被感動而動情了，「那一對脈脈含情的眼睛，向我嫣然一笑，我的心真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好像我是個青年男子而第一次發覺被一個少女所熱戀著的一般心境」（頁109）。但謝冰瑩隨即將這個動念打斷，警戒到「也許她是個偵探，想從我的身上得到什麼消息，我應該提防她的。」（頁109）。謝冰瑩將自己的身體和情感武裝起來，謹慎揣度與他者的互動距離，保持防衛心，即使面對中國女性或日本女性，她仍防範並保護著自己，無法在他者面前坦誠。

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與中國的國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國內主戰的軍部地位上升，主導關東軍不停入侵中國東北三省，中國留學生的民族情感也開始激昂起來。中國留學生紛紛遇到日本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宣揚日軍佔領東北的戰績，

¹⁰⁶ 謝冰瑩，〈多情的米子〉，《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08。

倍感侮辱卻不能回擊。謝冰瑩觀察，每個留學生都痛苦地壓抑情緒，「連流淚的自由都沒有」，加上四周布滿偵探，「行動完全失掉了自由」。¹⁰⁷中國留學生壓抑的內在情緒，終於藉由一場千餘人的「追悼東北死難同胞大會」集體集會爆發出來。在這場集會裡，留學生和日本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演說的同學被補，參加集會的留學生一律被驅逐出境。於是，謝冰瑩結束了短暫的第一次日本留學，回到上海。謝冰瑩的第一次留日，雖然因為時間過短，卻也讓她安全返回中國，後來第二次留日參與左翼活動所留下的腦傷後遺症，則時時警戒著謝冰瑩革命女性人身安全的重要。

接著，在分析謝冰瑩於一九三五年第二次留日期間因為密集參與日本左翼文人活動，而慘遭日本警察施以牢獄酷刑之前，先概略了解三〇年代東京左翼文藝活動走向，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謝冰瑩與日本左翼人士密切互動往來的必然。根據柳書琴的研究，當時日本情勢並不利於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因為日本軍閥為加緊推行侵略中國的策略，對內加強法西斯統治，殘酷鎮壓日共和左翼文化界。很難公開舉行大型活動的左翼文化團體便改變方式，採取辦同人雜誌的形式，以較鬆散卻有核心的方式活動。以左聯東京支盟為例，左聯東京支盟將活動據點設於神田區青年會，以鬆散的政策組織，小組聚會方式展開活動。¹⁰⁸同時，三〇年代的東京是中國左翼人士密集之地。因為當時中國國內左翼文化運動受到壓制，一九三三年左聯東京支盟重新被建立起來以後，更是日益成為國內左翼運動的重要窗口之一。¹⁰⁹目前的資料搜集尚未發現謝冰瑩參與左聯東京支盟的活動記錄，但從謝冰瑩書寫自己在日本的記錄，可以推測她會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應該與她和竹內好剛成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密切往來有關。

¹⁰⁷ 謝冰瑩，〈不自由的淚〉，《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11-113。

¹⁰⁸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頁227。

¹⁰⁹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頁229。

一九三五年，謝冰瑩到日本東京跟隨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的本間久雄教授學習。¹¹⁰謝冰瑩積極參與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日本左翼文人活動，與婦人文藝社、中國文學研究會密集交流。婦人文藝社熱烈歡迎謝冰瑩，《婦人文藝》主編神近市子將謝冰瑩的短篇小說〈前路〉譯成日文刊登，並在編後特地寫了一段很詳細的介紹文字。¹¹¹謝冰瑩也參加日本左翼女作家中條百合子主持的婦人文藝社座談會，並為《婦女朝日·新年號》寫文章。¹¹²另一方面，謝冰瑩也認識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竹內好、武田泰淳、岡崎俊夫。竹內好和幾位好友於一九三四年組織了中國文學研究會，隔年日本第一本專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刊物《中國文學月報》創刊，批判當時日本傳統儒學遺留下的舊漢學和受歐洲科學影響的支那學，企圖關注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的新文學與革命文化。¹¹³中國文學研究會開一個座談會歡迎謝冰瑩，要謝冰瑩報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從軍經過，並在報上登她的新聞和照片。¹¹⁴為了要和武田交換教授中、日文，武田協助謝冰瑩搬到目黑區的大鳥公寓，謝冰瑩也在此被捕。¹¹⁵日本警察指控謝冰瑩從事左翼文化運動，同時將謝冰瑩與武田泰淳逮捕，關進目黑區警察署。¹¹⁶

在日本獄中，謝冰瑩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可以被日本警察拿來作為審問的批判點，女性就因為自己的性別身份而被輕易踐踏凌辱。一入獄，謝冰瑩立刻自覺到日本警察不僅對犯人不人道，更進一步地欺辱女性。謝冰瑩一走進囚室，看守便命令她快把衣服通通脫下。謝冰瑩一開始只脫下大衣，但看守要她脫到只剩一層裹衣。原已忐忑戒備的謝，認為這樣的要求是「非要我脫個精光不可！」（頁11），「這時我的眼裡冒出火來，心裡憤怒到幾乎一拳就要擊破他的腦袋。」（頁11）。眼看看守就要伸手到自己的衣領，避免看守觸摸自己，謝連忙自動解扣子。

¹¹⁰ 謝冰瑩，〈公開的祕密〉，《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79-181。

¹¹¹ 謝冰瑩，〈懷念幾位日本友人〉，《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67），頁122-130。

¹¹² 謝冰瑩，《在日本獄中》（台北：遠東，1953），頁29-30。

¹¹³ 蘇哲安，〈日本·理論與世界——脫軌的介紹酒井直樹〉，《當代》97期（1994年5月），頁48。

¹¹⁴ 謝冰瑩，〈懷念幾位日本朋友〉，《我在日本》（台北：東大，1984），頁38。

¹¹⁵ 謝冰瑩，〈懷念幾位日本友人〉，《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67），頁122-130。

¹¹⁶ 謝冰瑩，《在日本獄中》（台北：遠東，1953），頁26-34。

看守接著對僅穿裹衣的謝搜身檢查，「還在我的掖下重重地摸了幾下，好像那裏說有什麼秘密文件似的，我想伸手給他兩下耳光，但一想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侮辱，還是暫時忍耐一下的好。」(頁 11)。

雖然謝冰瑩意識到日本文化本就不尊重女性，但她為了捍衛女性主體而作出的反擊，卻讓自己吃到更多苦頭。第一次過堂受審，謝冰瑩的性別身份立即便被日本偵探長拿來嘲弄一番。偵探長第一句話就問：「你是女兵嗎？」(頁 28)，謝冰瑩頑強否認，企圖以全盤否認作為辯護策略。偵探長帶著譏笑口吻說：「了不起哪，女人也敢去當兵！」(頁 29)。第一次的審問，偵探長舉證謝冰瑩與日本左翼作家的關係，認為她是共產黨的嫌疑犯，但謝冰瑩都堅決否認。第二次審問，謝冰瑩依然頑強否認自己與日本左翼文人圈的關係。偵探長盤問許久，縱使拿出謝冰瑩與婦人文藝的通信，她依然一概否認。審問到最後，偵探長氣得大罵：「一個女人不好好在家做個賢妻良母，卻跑到外國去胡鬧，中國有這樣的女人，我覺得是中國的羞恥！」(頁 67-68)。謝冰瑩一聽到自己的性別身分被侮辱，立即破口反擊：「放屁！這是中國的光榮，他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熱愛著她的兒女，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到底！」(頁 68)。偵探長氣得在她左臉打了一個耳光，力道之大，讓謝冰瑩倒退了一步。

第三次在刑房進行的審問，讓謝冰瑩留下終身頭痛的後遺症。這一次，法官開始刑求逼取口供，用鐵碗大的圓柱打謝冰瑩的腦袋。謝白描刑求過程：「一陣圓棍又打在我的前腦上，好像腦袋裂開，腦漿流出來了一般痛的我又倒下去了」。(頁 73)謝冰瑩仍不願坦白與日本左翼文人互動的細節，一陣圓棍又敲打在她的前腦上，接著施以指刑。兩根四方形的竹槓夾在謝的食指與中指間縫，指頭被竹槓使勁壓住。指刑過後，謝冰瑩仍不說出往來的日本左翼文人名單，法官批評她：「老實告訴你，他們都據實承認了，你為什麼還要狡辯，你以為比男人還有辦法嗎？」(頁 75)。謝依然不願意坦白，頭痛得暈躺在地上休息，「腦袋有時清

醒，有時模糊，痛得厲害時好像死過去了一般，醒來什麼記憶都沒有」(頁 76)。法官繼續下令打謝的腦袋，經過第三次重刑後，謝冰瑩完全昏迷過去。日後，腦傷後遺症如不定時炸彈般發作，每次頭痛都再再讓謝冰瑩憶起在日本受到的迫害與欺辱。

謝冰瑩意識到，在接觸日本的政治場合，愛國女性是第一順位的犧牲者。日後回顧在日本獄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歧視，謝冰瑩總憤恨控訴：「這是我用我的生命和血淚換來的材料，也是我為國家民族而受到的打擊和侮辱，累次多了，我沒有一天忘記我那一段在日本獄中的生活」(頁 153)。謝冰瑩依然堅持愛國理想，但開始在愛國行動上做些微調整。對愛國女性易因性別而招來更多歧視的自我察覺，影響謝冰瑩日後從事中日戰地婦女工作時更謹慎為女性設身處地著想，在保護女性的前提下，再推動救國工作。

二、接受軍中女性的性別弱勢

當謝冰瑩踏上中日抗戰前線，她總能快速釐清並掌握女性性別身份的優劣勢處境。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謝冰瑩匆匆趕回家探望病重父親後，便緊接趕往長沙，在短短四天內成立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立刻發動婦女到前線為傷兵服務。女性進入戰地前線，在男性中心的軍隊文化中，性別差異很快就顯現出來。女性面臨的性別挑戰，除了體能體格等先天生理條件外，還受到易感情用事的後天輿論批評。女性為了尋求在前線有表現與貢獻的機會，必須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

謝冰瑩承認，女性上戰場面臨的第一個考驗便是體力差異。雖然女性的愛國

熱情不輸男性，但對大部份女性來說，女性在體能條件方面的體格和力氣等普遍較男性薄弱。當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要籌組出發時，謝冰瑩就已考量到這個先天生理限制問題。謝冰瑩在報上宣傳組織婦女上前線服務的消息，一名青年常子春得知訊息後，特地從家鄉衡陽趕來參加，堅持要作婦戰團的勤務兵。他對謝冰瑩說：「你不能阻止我愛國；何況你們都是女性，有什麼笨重的行李，你們挑不動時，我就可以派上用場了。」¹¹⁷。謝冰瑩被這幾句話打動了。她事後坦承，幸虧有常子春幫忙，替婦女團解決了許多困難。¹¹⁸有男性幫忙勞役工作，確實能減輕女性體力上的負荷。

當婦戰團隨著軍隊開拔到東戰場，披星戴月的戰地生涯，讓謝冰瑩對女性在生理條件上的限制有更深一層體會。隨著東戰場戰事吃緊，婦戰團隨著第四軍輾轉開赴嘉定、蘇州、無錫、常州、南京等地，謝冰瑩開始有「女人的確不如男人」¹¹⁹的感觸。謝冰瑩有救亡工作是一刻都不能耽擱的使命感，認為婦女應全身全力投入救亡，但是也忍不住感慨，女性的體力比不上男性，「談到女人的健康，的確不如男人」¹²⁰。謝冰瑩總為這個問題著急，「女人的勇氣是比得上男子的（有時也許還要超過），只是身體太差，動不動就生病，真討厭極了。」¹²¹。婦戰團的團員曾因夜裡受涼得了瘧疾、痢疾，¹²²謝冰瑩自己也因為過度疲累加上吹了河風，在前線第一次打擺子，¹²³病情嚴重到不得不前往蘇州住院治療。¹²⁴

當中國軍隊戰敗，戰情緊繃之際，女性在體能上的限制更是明顯突兀。當第四軍開始撤退東戰場，軍長主張婦女團到漢口後方軍醫院服務。謝冰瑩感悟，打

¹¹⁷ 謝冰瑩，〈抗戰日記新序〉，《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3。

¹¹⁸ 同上註，頁3。

¹¹⁹ 這邊使用的是謝冰瑩在《新從軍日記》裡的篇名。謝冰瑩，《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178。

¹²⁰ 謝冰瑩，《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178-179。

¹²¹ 同上註，頁179。

¹²² 謝冰瑩，〈歡迎新同志〉，《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138。

¹²³ 謝冰瑩，〈第一次打擺子〉，《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196。

¹²⁴ 謝冰瑩，〈到蘇州醫病去〉，《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202。

勝仗時，軍隊對於婦女服務團十分優待，還有挑夫幫婦女團挑東西，「可是到了撤退時，不但整天日夜要拼命地跑腿，挑一切東西，找不到飯吃，找不到地方住，而且每個機關都覺得女人是個累贅，和軍隊一起走怪麻煩的，因此他們很希望我們早點回到後方」¹²⁵。當第四軍一路輾轉到荒涼的無錫，師長指示給婦戰團的進退方針是：「你們的身體不如士兵，以後的生活，也許比現在還要艱苦，你們不能老跟著我們一起拖，還是回到後方去做點救亡工作吧。」¹²⁶。謝冰瑩雖然百般不願意退回後方，也只能遵守命令，她感慨：「女人，唉！誰教我們是女人！老實說，我們的身體的確不如男人，比起士兵來，自然更要相差太遠了」¹²⁷。謝冰瑩在東戰場前線體會到，女性確實因生理條件在戰場上受限。

謝冰瑩更戒慎的是，女性的人身安全易被侵犯。女性的人身安全一直是謝冰瑩在執行婦女戰地服務最在意的事。當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抵達無錫，謝冰瑩跑到五九師的兵站打聽消息，有位長官勸告婦戰團，「尤其不要單獨地冒險走路，無論坐船或步行，都要和隊伍在一起才行，否則太危險了，穿軍服怕漢奸，改便裝又怕遇著不良的散兵。」¹²⁸。謝冰瑩也曾在〈詠芬〉一文提及，婦戰團有位優秀的團員，名叫詠芬。個性開朗的詠芬為了上前線工作，拋下父母與要好的男友。她在前線除了賣力工作，並緊守婦戰團的戒律，不談戀愛，拒絕古醫官的愛情。然而，一直在前線參加抗戰工作的詠芬，在徐州被敵軍包圍時，因為來不及撤退，怕落入敵軍手中會受到侵犯，選擇在樹下上吊自殺。¹²⁹謝冰瑩輾轉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裡既痛苦又難過。縱使經過多年，謝冰瑩一想到詠芬為了自保而自殺，仍自覺在腦海中縈繞痛苦。¹³⁰

¹²⁵ 謝冰瑩，《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222-223。

¹²⁶ 謝冰瑩，〈「刮刮叫」〉，《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261。

¹²⁷ 同上註，頁 261。

¹²⁸ 謝冰瑩，〈馬柳特迦〉，《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259。

¹²⁹ 謝冰瑩，〈詠芬〉，《聖潔的靈魂》，（香港：亞洲，1954）。

¹³⁰ 謝冰瑩，〈抗戰日記新序〉，《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

女性在戰地前線面臨的性別困境，除了先天生理條件的限制，還有後天的成見與歧視。在婦女解放運動初期，一般社會輿論仍對女性存有許多偏見，其中之一便是認為女性容易感情衝動，處理政治事物不如男性理性。這樣的偏見放在參與軍隊工作的女性身上，則是污蔑女性在軍隊只知談戀愛，忽略革命工作。

謝冰瑩為了替軍隊募集物資，離開前線，來到上海進行勸募工作。謝冰瑩回到上海，立即受到婦女界與文學界的歡迎，有赴不完的大小邀約與拜訪。謝冰瑩自組婦女戰地服務團之舉，受到婦運界的重視與肯定，當時婦運領袖何香凝主動約見她，並交代婦女戰地工作要則。婦女後援會主席何香凝¹³¹特地把謝冰瑩找去，眼睛銳利地緊盯著她，嚴肅又和藹地說道：

千萬不要讓團員們談戀愛，那是會影響到整個婦女的名譽和工作的。民國十五年北伐的時候，婦女曾經有一度抬頭，她們也和男子一樣，負擔各種革命工作的責任；只因少數人祇知談戀愛，忽略了神聖的工作，所以後來社會一般人，竟因此藉口來破壞婦女，阻止她們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自從抗戰開始，婦女們又出頭了，這一次是中華民族求生存的要緊關頭，也是被壓迫婦女求解放的好機會。冰瑩，你們那一團是最初上火線的，千萬要好好做個榜樣給後來的姊妹們看。每個人要咬緊牙根，努力工作，切記不要有一個人談戀愛，而影響到千千萬萬的婦女不能上火線！¹³²

謝冰瑩帶著何香凝的教訓與期許，乘著婦援會支援的一輛載滿醫療用品的卡

¹³¹ 除了這次的談話紀錄，目前尚未蒐集到何香凝與謝冰瑩有何其他的互動資料。但可以確定的是，兩位革命女性在北伐與抗戰時期皆投入婦女工作。重量級婦運領袖何香凝在北伐軍出師北上及中日抗戰爆發時，皆動員婦女支援前線。北伐時期，她挑選軍人家屬婦女救護員傳習所的畢業學員，組織北伐女子宣傳隊和女子北伐救護隊，隨同北伐軍伍，進行宣傳、慰問和救護工作。七七抗戰爆發，何香凝醞釀上海婦女界抗日。她與好友宋慶齡共同廣泛號召，團結一批政黨要人的夫人，建立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該會「以號召婦女團體抗敵以及戰時負救護慰勞救濟工作為宗旨」，推選何香凝為主席理事，會址設在何香凝的寓所。參考資料來源：《歷史大相冊：何香凝》（北京：中共黨史，2007），頁 80、118。

¹³² 謝冰瑩，〈「千萬不要談戀愛」〉，《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97-98。

車回到前線。安頓後，她馬上利用換防的短暫休息空檔，聚集婦戰團開會，向團員報告上海各界抗敵救亡的情形以及何香凝的幾點叮嚀。講到不許談戀愛一事，大家都臉紅紅地笑了，其中兩個團員臉紅得特別厲害。謝冰瑩怕團員們將來出現愛情糾紛，特地把「不要談戀愛」的戒律訂出約法三章。¹³³謝冰瑩對於「戰爭與戀愛」議題的處理，明顯地為了集體婦女的權益，選擇抑制個人情感。為了維護全體婦女的權益，團體以無上限的權力，將無法遵守集體規範的個人屏棄在外。我們可以見到，謝冰瑩主張婦女為了從事政治軍事工作，應強力武裝自己的情感，為了團體權益，選擇壓縮個人空間。

謝冰瑩認為，對於參與前線軍隊工作的婦女來說，服從團體紀律是重要且必要的。她勉勵從事戰地服務的婦女：「要遵守鐵的紀律，服從團體命令，做一個實際的工作者，每個人都要負起推動婦女解放運動的責任來。」¹³⁴。早在婦戰團開始野戰醫院的救護工作時，謝冰瑩便對團員實施嚴格要求。謝冰瑩明言，「為了適應軍隊生活和戰地環境的原故，我們的團體完全實行嚴格的軍事管理，遵守鐵的紀律，犧牲個人自由，絕對服從團體」，¹³⁵並定下鐵律：「犧牲一切，抗戰到底！本著實幹，苦幹的精神切實工作。絕對不談戀愛。與士兵同甘苦，共生死。」¹³⁶。此外，謝冰瑩對婦戰團團員的工作態度和服務品質要求嚴苛，「如果發現有一個團員她對工作有什麼疏忽，沒有盡到十二分的責任；或者在替傷兵洗滌時手術過重，對傷兵說話時聲音太粗，態度不大溫柔，那麼她立刻要遭受其他團員們的批評！」¹³⁷。謝冰瑩還召開工作檢討會，「在工作檢討會議席上，和自我批評

¹³³ 這三章分別是：「第一，如果發現有誰談戀愛，經過兩人以上負責證明者，（並且要舉出事實）由團長或副團長召集個別談話，用誠懇的態度勸告她。第二，假如她仍然繼續戀愛，就給以多次嚴厲的警告。第三，經過幾次的警告都不成，那麼就在會議席上，宣佈她在抗戰期中談戀愛的『罪狀』，徵求全體同意，採取最後的手段，開除她！」。謝冰瑩，〈約法三章〉，《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104-105。

¹³⁴ 謝冰瑩，〈做客〉，《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228。

¹³⁵ 謝冰瑩，〈在野戰醫院〉，《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215。

¹³⁶ 同上註，頁215。

¹³⁷ 謝冰瑩，〈我們的生活〉，《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220。

的時候，我們是這麼毫不客氣地用嚴肅的態度來檢討每一個人的思想，言語，行動，有時批評得過火了，甚至使對方哭起來。但我們並不因此而對這位同志寬容；相反地，我們還要責備她：革命者是只流血不流淚的！」¹³⁸。為了融入男性中心的軍隊生活並在惡劣戰地環境生存，從事軍隊工作的婦女有著高度紀律與自律，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心思與努力。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透過女性團體的紀律，保持最佳狀態，捍衛並爭取工作表現的空間。

三、挖掘軍中女性的性別優勢

在與男性中心軍隊文化磨合下，謝冰瑩開始從差異中挖掘，肯定自身的性別特質。女性能以女性特質作為證明自身能力的著力點，並從中展現女性的獨特與價值。

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提供的醫護工作獲得軍方肯定後，軍方便開始希望藉重女子擅於溝通以及給人溫柔的第一印象，協助軍方從事民眾宣傳工作。隨著戰事陷入膠著，軍方開始意識到東戰場戰役沒有民眾來幫助軍隊，連一個帶路的嚮導都不容易找，更令軍方搖頭的是，到處都是會通報軍隊藏匿處的漢奸。戰地的民眾不僅沒有組織，也不清楚為什麼要和日本人打仗，以致常有被日人利用作漢奸的情形發生。鄉間民眾沒有知識，看到軍人往往辨別不清是哪一國的軍人，又因為生活窮困，容易被敵人利用去當漢奸，換取每個月的生活費。¹³⁹前方漢奸的種類很多，規模大的，有組織計畫地破壞中國軍隊行進，規模小的，殺徒手士兵請賞，或是調查部隊、野戰醫院所在地報告日軍來丟炸彈，最厲害的，是在慰勞軍

¹³⁸ 同上註，頁 220。

¹³⁹ 謝冰瑩，〈你們是那一國的人？〉，《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33-35。

人的食品裏下毒。¹⁴⁰政訓處的劉處長要求謝冰瑩派幾個婦戰團團員到他那邊做宣傳工作。謝冰瑩回報救護傷兵的工作忙碌，怕抽不出人力。劉處長依然堅持要婦戰團幫忙，他說，「當然救護傷兵是很重要的工作；可是組織民眾，在目前，更是重要的事，老實說，女同志來做宣傳工作，收效是很大的，第一個好處，老百姓看見你們就不害怕，不會逃掉。」¹⁴¹謝冰瑩被說服了。於是，她派十二名團員經常參加軍部和三個師部的政訓處工作，也利用救護工作的閒暇，全體動員宣傳組織民眾。

在推動民眾宣傳工作中，謝冰瑩發現，女兵在扮演軍民中間橋梁的角色上，確實發揮很大的功效。一般老百姓對於軍人都存有一種害怕的心理，但對女兵較願意親近，沒有防衛心。因此，女兵能以軟性的溝通實力給軍隊很多幫助。譬如，軍隊移防會有尋找民眾當扁擔夫、借宿民宿等協調事項，在女兵的解釋及溝通下，民眾往往願意提供軍隊協助。¹⁴²謝冰瑩教導團員，利用幫村民醫病的機會，可好好宣傳抗敵救國的重要性，即能收到很好的宣傳效果。¹⁴³協助農舍的主人作農事，也能和老百姓建立感情。¹⁴⁴謝冰瑩傳授團員宣傳民眾協助抗戰的方法，並提醒團員在宣傳之外，同時調查紀錄村民人數及需求，以便組織民眾。¹⁴⁵

謝冰瑩除了教育民眾，也教育士兵溝通技巧。她觀察到，不守紀律的兵隨便強佔老百姓的東西、強拉挑夫等無理的舉動，都會引起老百姓的痛恨，因此教育士兵的工作要和民眾宣傳同步。¹⁴⁶謝冰瑩感慨散兵在飢寒交迫的時候，做出錯誤舉動。在敵人強力猛攻下，短時間之內出現成千成萬的難民、傷兵和撤退隊伍，軍民間的衝突更是猛烈。脫離隊伍的散兵進入蘇州城，亂拿店鋪裡的東西，引起

¹⁴⁰ 謝冰瑩，〈前方的漢奸〉，《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37-238。

¹⁴¹ 謝冰瑩，〈又在戰場上見面了〉，《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71。

¹⁴² 謝冰瑩，〈民眾工作〉，《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 218-219。

¹⁴³ 謝冰瑩，〈約法三章〉，《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103-104。

¹⁴⁴ 謝冰瑩，〈幫房東打豆子〉，《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153-154。

¹⁴⁵ 謝冰瑩，〈歡迎新同志〉，《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139。

¹⁴⁶ 謝冰瑩，〈怎樣教育那些不守紀律的士兵？〉，《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232-233。

百姓的不諒解。¹⁴⁷謝冰瑩眼見一位散兵在擄船，對著船老闆開槍威脅。她誠懇勸導這位散兵，教導散兵要和船老闆好好說，提供食物和工資給船老闆，只要態度好，話說得明白，不用開槍恐嚇，船老闆一定願意幫忙的。謝提醒散兵，只要把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待，老百姓都會幫助軍人的。¹⁴⁸謝冰瑩也協助軍隊進行親民活動。她跟著軍隊在太倉陸家莊住了半月，士兵們自動自發的挑水、打柴、燒火，白天幫忙村民作打豆子的農事，晚上宣傳日本人的侵略惡行。當軍隊要離開時，老百姓依依不捨，認為軍隊能提供他們避免日軍屠殺的保護。¹⁴⁹

謝冰瑩領導婦戰團進行例行性傷兵救護工作的同時，也鼓勵士兵，提供精神上的慰藉與心理建設方面的榮軍服務。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宣傳及救護工作技巧，為戰地婦女工作立下榜樣，後來的十五師戰地服務團還特地到前線向謝冰瑩請益。¹⁵⁰謝冰瑩領導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在徵募、宣傳、榮軍服務、戰地醫護與慰勞等方面著力甚多，也立即獲得軍方及社會大眾的肯定。

¹⁴⁷ 謝冰瑩，〈散兵〉，《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247-248。

¹⁴⁸ 謝冰瑩，〈擄船〉，《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01-202。

¹⁴⁹ 謝冰瑩，〈憶太倉〉，《戰士底手》（重慶：獨立，1939），頁 17-20。

¹⁵⁰ 謝冰瑩，〈軍民合作〉，《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141。

第二節、以婦女運動成果改善傳統婦女困境的性別主張

謝冰瑩自傳統封建社會出身，對傳統婦女有深刻的觀察與同理。如何運用當代婦女運動趨勢及能量，改善傳統婦女在戰時的劣勢處境，是謝冰瑩推動戰時婦女運動上的一大重心。戰爭使傳統婦女處境更為艱辛，也使新女性面臨更艱鉅的挑戰。戰爭劫難，物價通膨，經濟上的壓力，影響新女性更務實看待職業與家務。謝冰瑩在推動婦女解放的社會改革運動上，修正以往極左傾的社會改革激烈手法，呈現出關懷層面更廣，包容性更強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特質。

一、關懷傳統婦女的戰時困境

對於傳統婦女在戰爭時期的弱勢處境，謝冰瑩在首次上前線的東戰場時期，便已有深刻的觀察與感觸。東戰場退卻第八天，謝冰瑩為了處理婦戰團的事從常州來到無錫。軍部駐紮在惠山一個小鄉村裡，謝冰瑩一進軍隊駐防的屋內，猛然發現一個老太婆躲在方桌底下流淚。老太婆的臉色慘白，一見到謝冰瑩忙爬出來作揖，求軍隊千萬不要離開這裡，救救她。敵機轟炸軍部，在屋子左邊一連丟下十多顆炸彈，屋子的牆都在震動，「剛才看到的那個老太婆又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另一個年紀比她更老的正在仰天流淚，嘴裡念念有詞的在低聲地說什麼。」¹⁵¹。老太婆告訴謝冰瑩，自己老了，跑也跑不動，又沒有地方躲，只好等死。原來這對老太婆是姐妹，姐姐孤寡一人，而年輕點的老太婆今年六十三歲，她的丈夫、兒子、女兒都逃跑了。年長的老太婆從廚房端了一隻砂鍋出來，她揭開鍋蓋，就用筷子一大塊一大塊地夾往嘴裡塞。原來她殺了僅有的一隻雞，死也要做個飽死鬼，不讓日本人來吃。床上還躺著一個老太婆，她的屋子被飛機炸掉了，兩個女

¹⁵¹ 謝冰瑩，〈三個老太婆〉，《戰士底手》（重慶：獨立，1939），頁13。

兒也炸死了。

謝冰瑩越聽心裡越難過，「我想把她們帶到常州去，但三個人都是裹著一雙三寸金蓮的小腳，自然跑不動，車子和船，在這緊張的非常時期，是沒有她們份兒的」（頁 15）。這時，敵機又來了，一連開了有足足五分鐘的機關槍，國軍以高射砲、步槍一齊回擊，宛如在火線上。吃東西的老太婆和躺在床上的老太婆聽到炮聲就往外跑，躲在桌子底下發抖。勤務兵見狀在一旁格格地笑，謝冰瑩則是沉痛得說不出話來（頁 12-16）。傳統婦女受到封建制度壓迫及不平等待遇，在智識上未受教育啟蒙，不能了解國內的戰爭政治情勢，在身體上受制三寸金蓮的小腳，行動力差，連逃難也吃力。弱勢的社會位階讓她們雙重處於社會和戰爭的底層，只能坐以待斃。

謝冰瑩表明對傳統婦女在戰爭時期弱勢處境的擔憂，在肉弱強食的大時代，傳統婦女雖有種種古典美德，卻因為裹足，行動不便，逃難都成問題。也因為沒有謀生能力，無法經濟自主，遇上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只能守著空無一人的家坐以待斃。謝冰瑩在小說〈姊姊〉以第一人稱半自傳式口吻明確指出，傳統婦女受到父權社會威權倫理的制約與養成，是導致她們在戰爭時期處於被宰制位階的主因。嫻靜的姊姊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十八歲出嫁後，因嫁妝未有富豪家庭的排場，被夫家冷落輕視。姊姊總是默默忍受。萬貫家財的夫家衰敗後，姊姊、姐夫和他們的三個小孩住在婆家，靠著婆家供給度日。姊姊不與夫家記仇，央求妹妹幫他們每個人找工作。姊姊開始擔憂，現在有母親養活他們一家人，萬一父母百年之後，她又該依靠誰呢？果然，母親逝世後，物價一直上漲，加上開銷越來越大的孩子教育費，從沒有經過窮困生活的姊姊，開始嘗到飢寒交迫的滋味了。姐夫為了有穩定的經濟收入，靠著婆家幫忙謀得軍隊前線工作，由姊姊一人在家操持家務。幾年下來，姊姊因為長期疲累，患了嚴重的肺病。妹妹不由得為姊姊窘迫的處境，感到淒涼。

雖然姊姊有忍受一切痛苦的本事，有會繡花做針線的技術，有一顆仁愛責己恕人的心，有溫柔敦厚的美德；但處在這動蕩不安，弱肉強食的大時代裡，這些又有什麼用處呢？別的不說，單就她那雙紅辣椒似的三寸金蓮，雖然後來也鍛鍊得能夠從三甲步行到我家，來回二十四里，當中還要翻過一道很高的山嶺，我擔心她假如一旦遇到空襲，她難道還來得及逃避嗎？

152

謝冰瑩認為唯有投入抗戰才能解決傳統婦女困境。一九四一年小說〈晚間的來客〉，劉女士從傳統社會底層出身，歷經被幾度輾轉販賣的悲慘遭遇，最後投入抗戰擺脫既有悲慘命運。貌美的劉女士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因為困苦，母親讓劉女士給王家做丫頭。劉女士的日子仍不好過，她不僅被第二個妾欺負，又被王經理送給吳買辦。日本軍侵略武漢後，吳買辦將劉女士送給日本憲兵司令部的參謀。劉女士開槍打死日本參謀，終結自己被他人操控的命運，主動投入抗戰。¹⁵³傳統女性投入抗戰，不僅展現謀求自身出路的主控性，從下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更了解，謝冰瑩重視的是傳統女性能在從事抗戰活動中，擴大並培養自身的知識技能。

二、將知識婦女的性別解放成果與中下階層婦女分享

謝冰瑩意識到，戰爭時期社會階層開始鬆動，正是策動傳統婦女地位革興的契機。在搭著裝滿子彈的軍車從宜昌趕往十里舖的路上，謝冰瑩見到許多婦女在田裡插秧。因為男子都上前線殺敵去了，所以耕種的事通通由女性來接手。許多

¹⁵² 小說〈姊姊〉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參考文本選自：謝冰瑩，〈姊姊〉，《謝冰瑩自選集》（台北：黎明，1980），頁17。

¹⁵³ 謝冰瑩，〈晚間的來客〉，艾以、曹度主編，《謝冰瑩文集（下）》，（合肥：安徽文藝，1999年8月）。

三寸金蓮的小腳婆婆，連鞋襪都沒有脫，便三五成群地在田裡忙碌著。¹⁵⁴傳統婦女有更多機會離開家庭到外工作，女性謀得社會工作的機率大增。男性上戰場打仗，職場上留下的職缺開始由女性遞補。

謝冰瑩運用擅於組織動員的才能，號召婦女，集結婦女的集體力量，擴大婦運改革層面，將性別解放的成果從知識婦女階層擴及中下階層婦女。謝冰瑩對時事的敏感度和組織動員的能力，從她在上海一二八事變時期，發行婦女刊物並策動婦女遊行等事蹟可以見得。

一二八事變爆發，謝冰瑩白天參加寶隆醫院的前線救護隊，晚上和朋友自掏腰包出刊《婦女之光》。¹⁵⁵政府停止抗戰後，謝冰瑩和朋友們持續發行《婦女之光》，推動婦女工作。謝冰瑩觀察到因為抗戰的關係，婦運頓時開始蓬勃，婦女運動又有空間運作。她和朋友們除了協助女工爭取婦女解放，並趁著三八婦女節前夕，加緊策劃戰後籌備會和遊行。¹⁵⁶

另外，從謝冰瑩的中央廣播電台演講內容，我們也可以得知，謝冰瑩在發動婦女參與抗戰的對象設定上，以中下階層未受過教育的傳統婦女為策動對象。她認為女性在戰爭裡受到的痛苦比男性還要厲害萬倍。婦女受到敵人摧殘蹂躪或是逃難流離，有種種死亡慘狀。特別是傳統封建社會下的婦女，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規避危險的知識，不是坐以待斃，就是表現出倉皇失措自相踐踏的逃難現象。更嚴重的，還被敵人利誘或威脅，成了漢奸。¹⁵⁷謝冰瑩期許知識婦女能與未受教育的勞動婦女、家庭婦女打成一片。她鼓勵未受教育的傳統婦女藉由參加戰時婦

¹⁵⁴ 謝冰瑩，〈三上前線〉，《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391。

¹⁵⁵ 謝冰瑩，〈「一二八」的前夕〉，《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 121-123。

¹⁵⁶ 謝冰瑩，〈多難的「三八」〉，《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 127-129。

¹⁵⁷ 謝冰瑩，〈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428-429。

女訓練工作，從知識婦女開設的訓練課程中獲得教育與啓蒙。¹⁵⁸謝冰瑩主張婦女團結起來，透過集體的力量，以組織推動婦女工作，她認為「婦女受到的痛苦，只有婦女同志才了解，才同情，為什麼不好好地團結起來…」¹⁵⁹。

在動員組織婦女的模式上，謝冰瑩強調女性團結的力量。「我以為在男女有別的社會習慣，沒有完全破除之前，應該先從婦女界自身組織著手，養成集體生活的習慣。把『合作』和『守紀律』的精神培植起來，然後衝破男女界限，參加各種團體的活動，這樣才能發生堅強的力量。」¹⁶⁰。謝冰瑩主張利用婦女團體或組織，提高一般婦女的知識技能，培養謀生技能，擴大婦女職業範圍，從事社會生產事業。由受過教育的知識婦女去宣傳和組織未受過教育的非知識婦女，透過教育的方式，將婦女團結起來，結成一個鐵的集團。開辦婦女補習班和戰時智識訓練班，去向婦女宣傳。¹⁶¹加以抗戰開始後，大量男性被徵調當兵去，以往由男性壟斷的重要工業農業生產工作開始有人力補給的問題。女性只要透過專業生產技術的訓練，交通、警衛和緝奸、間諜、保育兒童、軍事等多數以往由男性專職等工作領域，女性定能有良好的工作表現。¹⁶²同時，婦女離開家庭，到社會工作的機會增多後，需要普遍設立托兒所及保育院，以減輕家庭婦女的負擔(頁 444)。

謝冰瑩主張透過教育來提升傳統婦女的能力。加緊推行注音符號，普及識字教育，多開辦婦女補習夜校及定期講演會，為成年婦女補習各種生活及抗戰供握上的必要知識。開放各門專科學校，特別是工科、農科、軍事學校也應招收女生(頁 441-444)。謝冰瑩積極不悲觀的作風呈現出樂觀奮鬥的氣息，利用戰爭社會

¹⁵⁸ 謝冰瑩，〈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在重慶省立女子師範講演〉，《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447。

¹⁵⁹ 謝冰瑩，〈六安的婦女救亡工作〉，《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 頁 367。

¹⁶⁰ 謝冰瑩，〈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435。

¹⁶¹ 謝冰瑩，〈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在重慶省立女子師範講演〉，《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450。

¹⁶² 謝冰瑩，〈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437-440。

階層鬆動，為女性規劃出全人發展的理想藍圖。趁著國家社會資源全面開放，正是傳統婦女扭轉原有弱勢位階的最好時機。

三、重視職業婦女的經濟議題

一九四〇年，謝冰瑩退出戰場，與賈伊箴共組新家庭。四〇到四三年間，謝冰瑩在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一邊看稿寫文章，一邊教養小孩。謝冰瑩在一九四六年〈雞蛋的故事〉傳神傳達，戰時社會通膨的物價壓力，職業婦女更要求經濟物質上的平等。

為了物價一天一天地往上漲，謝冰瑩一家人搬到物價指數較低的成都。然而，不到兩年，一般人所需的豬肉由二十元漲到五百元，雞蛋也由五元漲到八十元一個。謝冰瑩給兩歲的小女兒莉莉斷絕雞蛋，每天用兩個洋芋代替。「莉莉究竟年紀小，可以騙她，告訴她洋芋是外國蛋，煮熟後，加上一點醬油或者一點白糖，她會津津有味地一個吃完了，還要第二個。」¹⁶³。比莉莉大三歲的哥哥胖子已經進了兩年的幼兒園，會吵著要喝牛奶，吃雞蛋。胖子挑撥莉莉找媽媽要雞蛋吃。莉莉被挑撥得大哭起來了：「媽媽，我不要吃外國蛋，我要吃中國蛋，這麼大一個！」（頁 233）。謝冰瑩安慰莉莉：「寶寶，媽媽給你畫很多雞蛋，等下它們都會變成真的蛋，多好吃，又香又甜。」（頁 234）。謝冰瑩「手雖然在畫著雞蛋，心裡卻有說不出的悽楚。」（頁 234）。後來胖子送到離家二十餘里的茶店子幼兒園寄宿，每隔兩星期或三星期接回家一次。看管孩子的張先生對謝冰瑩說，胖子的身體不結實，需要每天增加一個雞蛋才夠營養。

謝冰瑩淒然地笑了，「其實我這時的心比刀刺著還要痛，我感到慚愧，為什

¹⁶³ 謝冰瑩，〈雞蛋的故事〉，《謝冰瑩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1992），頁 233。

麼兩個人教書，還不能供給孩子吃雞蛋？是我們太低能，還是社會待我們太苛刻？」（頁 235）。謝冰瑩也發現牽著她衣服的脖子，「他完全聽得懂我們的談話，用微笑的眼光望望他的張先生，似乎感激她向我求情允許給他雞蛋吃；同時他又用可憐媽媽的眼光望著我，似乎同情我的窮困。」（頁 235）。謝冰瑩極力壓制百感交集的情緒，交了一千元給孩子買雞蛋。謝冰瑩有孩子後對物價指數極度敏感，她體會到，足以支付家用開銷的經濟收入對戰時女性來說更顯重要。

為了節省家用開銷，謝冰瑩儘量自己完成家事工作。一九四〇年，謝冰瑩在西安主編《黃河》月刊。¹⁶⁴她一邊編輯月刊，一邊照顧孩子，過著職業婦女的忙碌生活。謝冰瑩投入文字工作，閱讀信件和稿件等文字編輯工作總讓她心情愉快。在西安的時光，幾乎都被「一張書桌、一支筆、一堆稿紙」¹⁶⁵消磨了。謝冰瑩的事業心重，她生動用夢比喻自己對工作的牽掛：

我不能休息，也沒有這種福氣讓我休息。我生來就是勞苦的命，即使在和朋友們說話或者遊山玩水的時候，我仍然在想著關於工作的事情。我的腦子老沒有閒著的時候，一到晚上睡覺了，夢裡還在工作，還在負著很重的擔子，在沙漠裡走來走去，因此我很少有甜蜜的夢的時候，我的夢大半都是苦的。¹⁶⁶

謝冰瑩明言，「在我的半生中，曾為了婚姻受過許多痛苦和刺激，但我從不愁，因為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事業與學問，並不是戀愛與結婚，可惜我的身體太壞，又常為著生活奔波，一事無成，徒增慚愧！」¹⁶⁷。

¹⁶⁴ 閻純德，〈謝冰瑩年表〉，《作家的足跡（續編）》（北京：知識，1988），頁 433。

¹⁶⁵ 謝冰瑩用語，取自：謝冰瑩，〈我的戰時生活〉，《謝冰瑩作品選》（長沙：湖南人民，1985），頁 415。

¹⁶⁶ 同上註，頁 421-422。

¹⁶⁷ 謝冰瑩，〈平凡的半生〉，《女作家自傳選集》（耕耘，1944 年 6 月），頁 268。

然而，工作和照顧孩子的責任，常讓謝冰瑩處於矛盾的痛苦中。謝冰瑩表示自己在編輯室工作時，常處於矛盾之中，「我是這樣在矛盾中過著日子：他們在家的時候，我感到太嘈雜，太亂，妨礙我的寫作，甚至孩子哭一聲，我也埋怨奶媽為什麼不把他抱走！」(頁 414-415)。生活交織著編輯工作和孩子養育兩件事，還要抽出時間來創作，更是難上加難了。謝冰瑩感歎，整天忙著看《黃河》的稿件，回讀者的信，校對等工作，她沒有時間靜下來創作，沒有時間好好地寫心裡要說的話，完成女兵自傳中卷。就像她正在寫這篇短文的過程，「曾間斷了五次，時間上相差一個月之久，今夜孩子害病，不斷地咳嗽，但我終於狠著心腸在他的咳聲中完成了。」(頁 418)。

雖然謝冰瑩時常被工作和孩子兩面夾殺，但為了節省家用開支，她仍選擇付出時間自己完成瑣碎的家事。「自從奶媽走了之後，於是拉風箱，煮飯，洗衣，掃地，帶孩子，倒馬桶的工作都加到我一個人的身上來了」(頁 419)。也因為一天到晚燒煤球太不合算，謝冰瑩買了新的拉風箱來省煤。新的拉風箱十分重，謝冰瑩也捨不得塗一點油潤滑拉風箱。越來越熟悉拉風箱的操作後，謝冰瑩開始一邊操作拉風箱，一邊在腦子裡構思一篇小說或一篇散文。「有時我把《黃河》的信件和稿子都帶到廚房去看，一面拉風箱，一面看稿子，那滋味比坐在桌子旁邊有趣味多了。我恨自己為什麼不能發明一個用腳踏的風箱，那麼可以一面做飯，一面寫信，豈不又省時又省事。」(頁 421)。為了同時兼顧工作、自我創作、家事，職業婦女謝冰瑩將工作、家事、創作交織滿自己的生活，一邊作家事一邊工作，或是一邊工作一邊創作，公私交融地完成生活中密密麻麻大小事項。

第三節、以寫實主義文學處理戰爭與婦女婚姻議題

從謝冰瑩三〇年代寫下的戰地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以現代工業文明主導的機械戰爭為謝冰瑩帶來強烈的創傷與震驚，而她用來抵擋震驚所採用的種種古典意象，則把三〇年代企圖自前工業社會轉型的傳統封建中國，變成文明史上一片自然原始和諧的烏托邦景象。尋求終極和諧烏托邦的努力與企圖，使得謝冰瑩的戰地日記帶有無懼迎向未來的魅力與特質。然而，這股對未來和諧的企圖與企求，卻也殺傷她在文學創作上的藝術表現。謝冰瑩強調寫實文學作品的實用性，將文學作品視為傳遞自身思想的利器，重度使用白話文教誨讀者，導致文學作品的藝術美學價值受到壓抑。

一、戰爭震驚：原始自然中國與工業文明日本二元對立的衝擊

謝冰瑩依著參與北伐的經驗，對戰事發展有著一份敏銳度，還未抵達前線，她已經敏銳嗅出，這場中日之戰是一場吃緊的戰役。謝冰瑩在出發後第一餐柴米油鹽的日常飲食瑣事中意識到，不同於北伐時期國內政黨相互征伐的內部戰爭性質，這是一場牽涉範圍更廣的全國性戰爭。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抵達嘉定前線附近的望仙鄉，便開始遇上敵機不定時的偵察與轟炸。謝冰瑩發現後援隊伍要煮飯吃，連鹽都找不到一顆，整個村莊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更嚴重的是，民眾的熱情以及參與戰爭的程度不及北伐時期，見不到民眾協助軍隊，到處呈現淒涼。作戰沒有廣大的群眾參與，要取得勝利就更顯困難了。¹⁶⁸

對謝冰瑩這一代中國人來說，日本以現代工業科技生產出機械化武器組成的

¹⁶⁸ 謝冰瑩，〈戰地中秋〉，《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30。

訓練精良軍隊，採用轟炸飛機等新戰術，帶來前所未見的強大殺傷力。建築物能瞬間毀滅，人類以各種離奇面貌死去，這些皆遠超乎三〇年代中國人對戰爭的理解與想像。凡經歷過中日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人，都面臨戰爭的創傷與死亡的衝擊，逐步瓦解原有的世界觀。對中國軍隊來說，以往中國士兵所習慣採用輕型武器肉搏的戰爭方式明顯不合實用。中國採用的舊式輕型武器無法阻擋日本現代機械化武器的攻擊，可以說，士兵是直接用肉身與機械武器對決。日本使用的現代化機械武器創造出三〇年代中國人所無法想像的破壞、殺傷與毀滅，同時，日本所立足現代工業科技先進文明的優勢，也將中國人置於自然原始的對立面。日軍採用新式機械武器發動戰爭，震驚三〇年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與想像。

中國軍在東戰場節節失利，前方戰線如海嘯般席捲過地平線，地貌瞬間崩毀。謝冰瑩駐防的野戰醫院便隨軍隊撤退，從嘉定換防蘇州。她在短暫數天停留蘇州的日記裡，瞠目呈現她對戰爭現實的震驚，對以往熟悉、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感到全然陌生。

當謝冰瑩踏上蘇州，蘇州已經被日本軍機炸了三天三夜，全城老百姓逃了三分之二，與外界完全斷了關係，成為孤島般奄奄一息的死城。謝冰瑩走在觀前街上，暗暗慶幸最熱鬧的觀前街沒有被敵機轟炸，想不到兩個小時後，當她再回到同一條街，觀前街已經不是原來的觀前街。觀前和護龍兩街被炸得一塌糊塗，銀行、大小店鋪盡成一堆瓦礫。街上還有被機關槍掃射過的士兵、老百姓，一個一個橫豎躺在血泊裡。「從玻璃、瓦片、屋樑、泥土、血肉混在一起的血路上走過，你的心會不知不覺地沈重起來，眼睛裡藏著的不是水汪汪的淚珠，而是烈火似的怒焰」。¹⁶⁹親眼見到建築與人等物質瞬間化為廢墟塵土的震驚，讓觀者開始有個體孤立存在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感。謝冰瑩站在瓦礫堆裡，無法躲避，也無法停

¹⁶⁹ 謝冰瑩，〈蘇州城的火焰〉，《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185-186。

留，「在這兒，環境不容許你停留，不容許你憑弔那些被犧牲者的幽靈，細認那些被轟炸的區域；因為敵機並沒有離開蘇州，而且還在你的四周繼續轟炸」（頁 186）。

謝冰瑩見到受傷者在血泊裡呻吟，也聽到從燃燒的瓦堆下傳來無數悲慘的呼救聲，死亡訊息從四面八方傳送進謝冰瑩的感官。「然而當你放開瞳孔，拼命地把視線伸長向各處掃射時，你只看到濃黑的青煙直冒上天，鮮紅的火焰，燒得劈劈拍拍作響，你找不出那些悲慘的聲音發自何處」（頁 186），「有時一聲大的慘叫後，便沒有再聽到聲音了，只是從鼻子裏鑽進了一股人肉燒焦的異樣臭味和血腥氣」（頁 186），「在另一個角落裏，救命的呼聲，仍然在繼續著；可是一聲比一聲微弱，一聲比一聲更沈痛了，你想跑去尋找活埋他們的所在嗎？敵機又嗚嗚地來到你的頭上了」（頁 186-187）。除了自己有被轟炸的直接生命危險，從眼睛、耳朵、鼻子等感官接收到他者的死亡訊息更是鮮明強烈地震撼著謝冰瑩。面對他者悲慘的死亡樣貌，生還者謝冰瑩選擇以更加重自身責任的方式來面對與調適，她勉勵自己，「死的就讓他死去吧，活著的要加緊殺敵的工作才行呢！」（頁 187）。戰爭所帶來的結果殘酷無情卻又無比真實，個體被迫接受戰爭現實，只能被戰爭所帶來的歷史毀滅風暴推向未來。

戰地日記流瀉間接性創傷

使用現代新科技武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人類原有的身體經驗淪為機械性衝突。謝冰瑩在記錄東戰場前線經歷的《新從軍日記》裡，多篇日記反覆記載士兵遭受槍砲等現代機械武器轟炸，人體局部或全面支解的重傷肢體描寫。救援者謝冰瑩試圖徒手拯救被現代機械槍砲肆虐的生還者，她在日記裡流瀉他者死亡衝擊所帶來的間接性創傷。

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發後一個多星期，來到六十師的野戰醫院。六十師才與日軍接火兩天，就下來七百多個傷兵。野戰醫院的天井裏階簷下，躺了滿地的傷兵。謝冰瑩特別注意到一個士兵的屁股被大炮炸去半邊，斜臥在凳子上哎喲哎喲地叫個不停。他的叫聲觸動謝冰瑩的惻隱之心，「我的心裡一酸，眼淚就滾下來了」。¹⁷⁰野戰醫院的醫療人員一共不到二十人，醫護工作緊張又緊湊，醫護人員醫治完一個病人，來不及洗手消毒，就得為下一個病人上藥，不由得停留喘息。謝冰瑩不以為辛苦，反而肯定自己能從事救護工作支援傷兵，「戰士的血，是多麼寶貴！他染在我的手上，我好像親自上過火線受了傷似的感到榮幸。我並沒有洗掉手上的血，就去繼續替第二個，第三個……裹傷。」¹⁷¹。謝冰瑩為了能心情平穩地醫護士兵，安慰自己：「我現在再也不怕傷口了，無論他是被開花彈炸的也好，被機關槍打的也好，我再也不像第一天那樣，洗傷口時，拿著鑷子的手指，不住地顫抖，連綿花都掉了。」¹⁷²。

隨著戰事拉長，接觸的傷亡者越來越多，謝冰瑩的心境開始轉折，從感傷、榮幸等較柔軟的心緒，轉為憤怒、恐懼與責任。謝冰瑩對一位重傷士兵在死前掙扎所留下的紀錄，如實透露出她的心境轉折。當婦女救護團在兵站等候接駁汽車，準備離開嘉定退往蘇州時，擔架兵抬來一位讓謝冰瑩留下悲慘印象的重傷兵。這位傷兵被機關槍打破了腦袋，喉間發出咕嚕咕嚕的響聲，軍醫等醫護工作人員一見到他，都馬上斷定他的生命即將結束。謝冰瑩將這位極重傷的士兵在死前掙扎的模樣，記掛在心裡。「頭上雖然裹著繃布，但已經被血液染成暗紫色了，白裏透紅的腦漿，流在他的右眼角上，呼吸聲更來得急促了；有時右手還能移動一下，拼命地在胸部抓什麼，好像要一手把心肝挖出來似的那麼難受」。¹⁷³所有

¹⁷⁰ 謝冰瑩，〈戰士的血，染紅了我們的手〉，《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45。

¹⁷¹ 同上註，頁 45-46。

¹⁷² 謝冰瑩，〈「怕飛機」〉，《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53。

¹⁷³ 謝冰瑩，〈一個悲慘的印象〉，《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171。

圍著他看的醫官、看護兵和婦女救護團，全都難過得說不出話來。謝冰瑩靠近那位士兵，蹲下去摸他的脈搏，把脈他跳得特別厲害的脈搏。傷兵的脈搏和呼吸聲衝擊著謝冰瑩，引她回想起母親臨終前的模樣。「老天呵！太令我傷心了，他這時的慘狀，完全和我的母親臨終時一模一樣，喉間裏響著同一的聲音，身子直挺挺地躺著絲毫也不能動彈，脈搏忽而跳得很快，忽而微弱得摸不著，唉！這是他生命最後的一剎那了！」¹⁷⁴。傷兵溫熱的體溫和模糊的呼吸聲，瓦解謝冰瑩與傷者間的人我界線，過於感同身受的同理與悲傷，讓謝冰瑩將傷兵死前掙扎模樣與自己母親的臨終面容重疊，戰爭創傷掀開來自原生家庭失落、遺憾與悲傷的痂皮。戰爭創傷與家庭創傷混淆，外在的傷痛往內投射，深度的同理與責任感驅使謝冰瑩更埋首抗戰工作。

然而，無法自拔的責任也是一種壓力與創傷。當日本軍一路從嘉定攻往蘇州，前線運下一批又一批的傷兵，傷兵數量不只多，肢體重傷的程度更是千奇百怪，超乎人們對傷亡的舊有認識，連熟練戰地醫護工作的謝冰瑩也開始改寫對肢體創傷原有的認識與理解。蘇州傷兵醫院有一位重傷兵，他的腰部被機關槍掃射，穿刺了許多蜂窩似的深洞，謝冰瑩揭開紗布一看，拿鑷子的手竟忍不住地顫動。原來傷兵四五天沒有換藥，每個傷洞裡有無數的蛆蟲在蠕動。鑷子夾的棉花剛接近傷口，士兵就唉叻地大叫起來。謝冰瑩只能硬著心腸、鼓著勇氣，花了半個鐘點，把蛆蟲一條條夾出再消毒敷藥。¹⁷⁵日本軍的現代化機械武器織成的強大火網讓中國軍連蘇州也守不住，棄守蘇州再退無錫。撤退路上，謝冰瑩遇到一位喝了有毒河水的士兵。中毒的士兵已經有五天沒吃一點東西，大小便都在身上，謝冰瑩餵他喝水也不能嚥下。謝冰瑩不死心，繼續塞一片友人送的洋參到士兵嘴裡，士兵也含不住，參片立刻掉下來。士兵的脈搏微弱到摸不著，兩隻眼睛睜得很大，往往幾分鐘都不轉動。見到士兵這樣受罪，謝冰瑩為士兵難過，又沒有方

¹⁷⁴ 同上註，頁 172。

¹⁷⁵ 謝冰瑩，〈長了蛆蟲的傷口〉，《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 251-254。

法救他，不禁希望士兵死掉的好。¹⁷⁶

熟悉的身體經驗和自然環境的大量崩毀，開始改變謝冰瑩的價值觀。謝冰瑩在東戰場時期，曾二度下前線，到上海徵募慰勞品，第二度到上海，她開始對上海繁華歌舞昇平生活感到格格不入。謝冰瑩表示：

在戰地生活慣了，一旦跑回後方，精神上總覺得不痛快，對於一切的現象都看不慣；尤其那些摩登男女和從電影院跳舞場走出來的醉生夢死的人群，拿他們來和在火線上以血肉和頭顱來保衛祖國的戰士比較，真不知要拿什麼字眼加在他們的頭上才好。¹⁷⁷

日本工業文明的社會生產方式，將中國農業文明的自然環境原有內在平衡割裂開來。通過科技與原始、物質與自然、進步與落後等價值的二元對立，謝冰瑩在理性認知上賴以依存的中國社會概念基礎開始被割裂。接下來，我們來探討謝冰瑩如何改變書寫模式以重建時代。

二、用日記講戰地故事

謝冰瑩下東戰場前線後，依然難忘抗日救國的責任，分別再度前往第五戰區和北戰場。再上前線，謝冰瑩看待戰爭的眼光已經不同於首次上前線的東戰場時期。經歷東戰場撤退的戰爭震驚後，謝冰瑩開始在歷史廢區裡淘選被遺留下來的價值，積極重建生存現狀。在一場無法逆轉的歷史災難進程中，謝冰瑩期待並尋找救贖的微弱可能性。

¹⁷⁶ 謝冰瑩，〈荒涼的無錫〉，《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197。

¹⁷⁷ 謝冰瑩，〈大場之夜〉，《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頁170。

謝冰瑩在記錄第五戰區和北戰場的抗戰日記裡，留有大大小小戰區人民的口述故事記載。這些故事記錄著戰場上人們口耳相傳的經驗，說故事的人不是來自參謀長、士兵、生還民眾等諳熟戰事掌故的人，就是謝冰瑩本身的經歷。戰爭將原有文明傳承破壞殆盡，人們交流信息的方式回到傳統社會模式。震驚於科技與原始、物質與自然等價值的二元對立，謝冰瑩把理性認知上的中國社會概念基礎割裂開來，把意識控制的理性、邏輯性與非理性、潛意識、理想、壓抑、記憶、遺忘割裂開來。謝冰瑩寫下一個一個來自各地人們的口述故事，形形色色鋪陳出三〇年代中國當代文明處於文明進程凝滯不前的時間空洞。而這些故事流露出豐富、複雜、不可限量的個人與集體的經驗，穿透現代機械戰爭開闢的一條直線歷史進程，破除現代性線性時間觀，抗拒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規律，描繪出三〇年代中國人充滿壓迫、矛盾、苦痛的歷史。

閱讀謝冰瑩書寫的口述故事，我們發現這些故事改寫戰爭秩序，中國軍人可以肉身反擊日本軍的機械槍砲，還可以跨越死亡，逆轉生命之輪，甚至出現軍民和樂融融的烏托邦村莊。這些故事為謝冰瑩的戰地日記帶來明亮的希望性特質，生動的戰地故事也表現出謝冰瑩是有智慧的說故事的人，她能巧妙地利用口述故事的似真特質，傳遞重要的實用訊息。

閱讀謝冰瑩紀錄的中國軍口述故事，可以發現這些故事都以中國軍勝利作為結尾。中國軍開始瓦解日本軍以現代機械武器織成的火網，趁現代機械武器的火線空檔，貼身近距以手榴彈等輕型武器攻擊，以肉身近距搏鬥的方式取得勝利。謝冰瑩寫下〈血的故事〉，描述幾位傷兵在野戰醫院講起他們近距屠殺日本兵的故事。¹⁷⁸分析這些英勇中國軍的故事，可以發現中國軍的勇敢形象來自他們徒手使用手槍、鐵鍬、刀、輕機關槍、手榴彈等輕型武器便能扭轉劣勢，改寫現實世

¹⁷⁸ 謝冰瑩，〈血的故事〉，《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43-245。

界的戰爭秩序，突破日本軍以大炮、機關槍等新式機械武器織成的火網。

中國軍以血肉抵擋日本軍現代機械化武器的英勇故事，最終觸及中國軍死守血戰的死亡故事。謝冰瑩以〈血戰三日記—某副師長談抗戰經過〉，記錄某副師長從前線回到軍部後，對謝冰瑩述說的血戰三日故事。¹⁷⁹在死守陣地的狀態下，日軍以大炮、飛機、坦克車來猛攻，血戰了三天三夜。副師長表示，「因為大炮攻得太厲害了，連擔架兵也無從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頁 267）。「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著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頁 268）。「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生死共存，使得死亡富典型意義。這個死亡故事傳達出的是，人們對當下不存未來想像，徹底接受死亡，在死亡的最底層萌發生死共存的契機。

謝冰瑩以〈肚子打穿了的傷兵〉故事跨越死亡，展現生命奇蹟。¹⁸⁰謝冰瑩率救護隊進駐博習醫院，兩位在上海紅十字會負責運送傷兵的先生半夜來訪。紅十字會的董先生休息片刻後，便忙著述說自己接觸過的一個古怪離奇的傷兵。這位傷兵蜷伏在馬路邊的草堆裡呻吟，董先生用手電筒一照，看到這位傷兵的腸子都流出來了，嚇得倒退了一步。董先生難忘地回憶：「車一開動，腸子又滾出來了，他像一個鄉下女人理紗似的，用右手把腸子攬在左手上，然後又慢慢地塞進肚子上的小孔裏，一會兒，腸子又流出來了，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把它理好再塞到孔裏去」（頁 278）。這位傷兵不但沒有死，在醫院療養不出兩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頁 275-279）。身體受到嚴重創傷，肚破腸流的士兵卻能存活下來，給人們一絲死亡是可以被跨越的希望，彷彿死亡者得以再現，死亡從未發生過。

¹⁷⁹ 謝冰瑩，〈血戰三日記—某副師長談抗戰經過〉，《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65-268。

¹⁸⁰ 謝冰瑩，〈肚子打穿了的傷兵〉，《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78-279。

在謝冰瑩描寫的軍隊與百姓互動的故事裡，發生於不同村莊的故事在各自意指中相互補充，最終臻於軍民一家和樂融融烏托邦和諧景象。淮南民眾口中流傳幾件有口皆碑，廣西軍隊對老百姓體貼入微，替老百姓解除困難和苦痛的故事。¹⁸¹有忠厚老實、紀律嚴明、愛護百姓的士兵，也有忠心衛國的民眾。¹⁸²武漢棄守，當陽成為鄂西要地。長坂坡成為轉運樞紐，設立傷兵服務機關，由鄂北鄂中運來的負傷官兵和由後方開赴襄河前縣的士兵們都聚集在這裡。「老婆婆們整天為傷兵洗衣服，補破衣；冬天她們還給雨淋濕了身子的弟兄們燒火取暖，替他們捉虱子」。¹⁸³還沒有工作能力的小孩子也積極作著傷兵慰勞工作，「孩子們大半加入了兒童宣慰隊，運傷兵的車子一到，他們便幫著傷兵招待所服務員一同倒開水，添稀飯，送毛巾給他們擦臉」（頁 394-395）。除了長坂坡，十迴橋也上演軍民合作無間的故事。老百姓抬著傷兵進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把老百姓請進去吃飯，吃得大家歡天喜地的，軍民間相互關切，相互體貼的親愛精神，令觀者感動（頁 398）。北戰場有老百姓組成的養路隊，用手築成平坦的馬路。擔任放步哨的也是老百姓，他們嚴格地盤問過往行人，就是連乞丐都要攜帶證明書才能通行。¹⁸⁴軍民合作親如一家，不僅老弱婦孺皆投入勞軍，連牛等動物牲畜也加入勞軍的行列（頁 416）。不僅如此，連乞丐也分得食物，免於飢餓（頁 417）。在抗戰過程中，似乎已實踐世界大同的烏托邦理想。

和諧新世界的憧憬通過轉譯人們的語言和行動而變得現實且具體。謝冰瑩擅於與人互動，經驗交流，富於洞察力地轉譯他人的經驗與見聞，將他人的故事精煉濃縮，從內在提煉特殊意蘊並將其顯露。在當時人們口述的戰爭故事裡，謝冰瑩使不同故事之間產生至關重要的互補關係。她在生活的具體實例中尋找一條擺

¹⁸¹ 謝冰瑩，〈廣西健兒在淮上〉，《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289-291。

¹⁸² 謝冰瑩，〈利國驛前線巡禮〉，《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314-316。

¹⁸³ 謝冰瑩，〈長坂坡前〉，《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394。

¹⁸⁴ 謝冰瑩，〈踏進了北戰場〉，《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頁 414-415。

脫直線歷史，突出經驗、回憶和對未來想像的精神總體途徑。而這種時間的停滯、記憶總是在自身存在中預設了贖救的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之戰，中國因為現代化程度遠不及日本，中國軍隊無法抵擋日本軍以現代化機械武器發動的戰爭，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處於落後、原始的一方。謝冰瑩在故事裡提取種種古典意象以面對戰爭所帶來的各種震驚。在謝冰瑩轉譯的口述故事裡，悲傷、憤怒、創傷、恐懼等人們面對戰爭殘酷現實的既有失落情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終極和諧的真理。中國士兵能以肉身抵擋日本機械槍砲，從死亡中萌生出生死共存的契機，軍民和樂融融共組烏托邦聚落，所有意圖組成的互補總體，最終臻於一個和諧的新世界。人類以堅毅的意志戰勝死亡，以團結互助無分別心的情懷，最終組成一和諧新世界，而這個新世界的終極本質幾近於一個超自然神學式烏托邦理想國。

三、意念先行的寫實主義小說

謝冰瑩為了增加日記說服讀者的實用性，而置入許多故事，吸引了讀者，卻也使得記實性質的日記離真實生活越來越遠。這股越來越著力於文學作品實用性的趨勢，使得先行的意念傷害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

一九四一年短篇小說〈梅子姑娘〉以日本空軍中條和軍妓梅子為主角，描述兩人從日本軍隊工作者轉變為反戰人士，投入中國軍隊抗日的故事，是一部抗日政治意識型態鮮明的實用性小說。

梅子是日本農民的女兒。梅子的父親金次郎為了謀生，到中國遼寧做生意。一年之後，金次郎被徵調入伍，三個月後，葬送生命。梅子的母親因悲傷過度，

在丈夫死後第二年，得了肺病與世長辭。梅子開始窮苦無告的流浪生活。她做過咖啡店侍女、看護等勞力工作，還曾為男友藤田墮胎。為了尋找被徵召入伍到上海作戰的藤田，梅子跟著慰勞團來到中國前線，初到漢口，卻得到藤田戰死的消息。梅子到漢口後被編為營妓，被逼作軍妓的梅子開始知道日軍「任意強姦中國的婦女；活埋中國的壯丁；屠殺中國的老人和孩子；焚燬中國人的房屋；搶奪中國人的財產，不管誰的思想怎樣親日，只要他是人，絕不能饒恕他們這種違背天理，毫無人性的殘暴行為。」¹⁸⁵。梅子開始有了反戰念頭。

梅子和空軍中條戀愛後，得知空軍將在後天發動八十架飛機轟炸重慶，便勸說中條裝病不出任務。梅子勸說中條向中國投誠，「中國是個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他們不像日本軍閥的生性殘忍，喜歡殺人，他們自從中日戰事開始，就俘虜了我們不少的弟兄，從來不傷害一個，而且特別優待他們。」（頁 147）。中條心裡原本存有的反屠殺的反戰因子被梅子點燃了，但是他還是害怕投誠後被中國兵殺害。梅子繼續勸說：「中條，不要老是想著死，事實上他們絕對不會殺你的。我希望你來領導一個反戰運動，多說服一些空軍同志，大家把炸彈向日本軍閥的頭上扔去，主要的是轟炸那些重要的陣地和那些軍事政治機關。」（頁 148）。

兩人的談話被偷聽，犬養隊長開始派絹枝子監視兩人。中條怕性命不保，和梅子約定趁著中國游擊隊夜襲沙市，兩人偽裝難民，衝到前線混進中國軍隊，自動作俘虜，加入中國的陸戰隊。中條和梅子躲過監視，順利投入抗日隊伍。三個月後，「李司令官還親自審問了一次，對於他們那種深明大義，願意為東亞中日兩大民族，真正的自由和平而奮鬥的精神，表示無限的欽佩」。（頁 154）

謝冰瑩將小說主角梅子設定為自日本中下階層出身，被經濟壓迫，生活窘迫的年輕女性。戰爭發生後，梅子不但失去親人，還被迫成為軍妓，失去身體的自

¹⁸⁵ 謝冰瑩，〈梅子姑娘〉，《謝冰瑩自選集》（台北：黎明，1980），頁 138。

主權。這些都顯示謝冰瑩對戰爭時期中下階層女性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處境，所表達出不分國籍的關懷。梅子中下階級的出身和反戰思想都帶有左翼色彩，然而，謝冰瑩並未琢磨於梅子在經濟上的壓迫和戰爭裡的創傷，更沒有反國家政策的掙扎與猶疑。梅子所說的反戰話語，像是中國女性所說的話，心向中國，對中國在戰爭裡的境況只有完全同情與認同。反戰的梅子阻止日本軍閥殺戮的方法之一，竟是企圖說服中條把炸彈往日本軍閥頭上丟去，轟炸重要陣地和政治軍事機關，絲毫沒有真正愛好和平者拒絕殺害無辜生命的不捨與溫柔。謝冰瑩以反戰的左翼精神為小說起點，然而小說主角的語言卻帶著濃烈以戰制戰的右翼色彩，左翼先鋒派說著右翼保守主義者的語言，使得小說不僅未有使讀者想像與解讀的空間，更像是中國軍方的政治宣傳教材。

用婚戀小說處理婦女婚姻議題

謝冰瑩不僅開始注重寫實主義小說的實用性，也將對婚戀觀點的堅持注入婚戀小說中。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家庭與婚姻觀轉變，婚姻關係難以固定，離婚、同居時有所聞。七七事變後，許多地區迅速淪陷，造成由東往西、由沿海到內陸的移民潮，導致城市及鄉村地區家族式傳統家庭制度崩解。傳統家庭制度削弱，家庭組織崩壞，婚姻觀更是明顯改變。戰爭能使原有婚姻因戰事離散，而離散之後再度婚娶。戰時生活困難，「國難方殷，一切從簡」，婚姻加入現實主義。在許多「同居」啓事的背後，女性無經濟獨立能力，往往是戰時婚姻糾紛的癥結。¹⁸⁶對於戰時婦女的婚姻家庭議題，謝冰瑩有不同的主張。她主張女性應更有力掌握自己的婚姻，其中，女性擁有獨立經濟能力是首要關鍵。

¹⁸⁶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8月），頁97-121。

一九四七年小說〈離婚〉探討戰爭時期婚戀自主婚姻觀面臨崩解的危機。謝冰瑩處理了已婚婦女與丈夫因戰事分隔兩地，丈夫在外重婚，婚姻關係破裂後，女性如何重新安頓自身的性別議題。女主角曼茵在軍人國強熱情追求下，自由戀愛結婚。婚後的曼茵沈醉於兩人的愛情，在後方做賢妻良母，獨自在家撫養三個孩子，讓國強無後顧之憂到前線從事戰地工作。為了減少國強的經濟負擔，曼茵在後方節儉艱苦地過日子。曼茵辭去老媽子，節省開支，洗衣、做飯、照顧小孩樣樣自己動手完成。國強在前線晉升為旅長，同時也娶了外遇的女招待。後方的元配曼茵無法忍受國強有了前線夫人，堅持保有貞潔的愛情，要國強只能擇一。

曼茵堅持愛情需要忠實，單方面提出離婚。「我的痛苦，就在於我把夫妻的關係看得太認真，太神聖，我覺得一對自由戀愛的夫婦，應該白頭偕老的」。¹⁸⁷曼茵同時想到，離婚後她需要有經濟收入，「理智告訴我，離婚後的第一個難題，擺在我眼前的就是生活問題。」（頁 241）。曼茵並未選擇尋求另一段婚姻來提供經濟保障，而是開始培養自己經濟獨立的能力。她到立信會計學校補習，培養自己的工作技能。

然而，已經有謀生能力並進入女子企業公司當會計的曼茵卻遲遲未完成離婚手續，一到晚上老是失眠，仍然不快樂。原來，殷先生愛上曼茵，曼茵也漸漸愛上殷先生，但是曼茵無法正視並接受這段愛情。曼茵認為「我是個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雖然現在丈夫只是名義上的，但並沒有離婚呀！即使我有勇氣戀愛，我的丈夫怎受得住？我的孩子怎麼辦呢？」（頁 252），「而且我把貞操觀念看得這麼重，在沒有和他離婚以前，我連和殷往來的勇氣都沒有」（頁 280）。雖然如此痛苦，但是曼茵堅持：「我敢向天發誓，我的靈魂是聖潔的，我永遠愛惜我的情感，愛惜我的貞操！」（頁 251）。我們可以發現，曼茵無法與殷先生戀愛的原因是她尚未處理與國強的婚姻關係。

¹⁸⁷ 謝冰瑩，〈離婚〉，《謝冰瑩自選集》（台北：黎明，1980），頁 232。

曼茵堅持與捍衛的自由婚戀理想卻成為囚禁自己的牢籠。直到殷先生放棄愛情，與沒有愛情基礎的王小姐結婚，曼茵才驚覺「我把貞操觀念看得這麼重，在沒有和他離婚以前，我連和殷往來的勇氣都沒有，現在才知道我上了當，我這種癡情，這種愛情專一的赤忱，有誰能了解你，有誰能相信你呢？」(頁 280)。當曼茵了解她所企求的聖潔愛情、理想國烏托邦式的理想愛情在現實生活中不可得時，她才主動採取離婚行動，掙脫婚制的枷鎖。「現在，我要正式宣布和國強離婚了，我要把這兩年多來的納妾，遺棄我們母子的一切罪行，詳詳細細地登在報上，根本無須他簽名，我自己登報脫離他」(頁 280)，「我要脫離名義上的夫妻關係，我要反對沒有愛情了而不許她離婚，只顧自己討小老婆的不合理的婚姻；更反對一夫多妻，造成家庭中的種種不幸。」(頁 280)。

謝冰瑩企圖修補戰爭所造成的社會離亂。謝冰瑩在這個時期所呈現出來的婚戀觀是，女性在婚姻關係內也要有經濟獨立的謀生能力。女性不僅應婚姻自主，也應該在婚姻裡自己作主。然而，我們也看出曼茵有經濟獨立能力後，仍然無法立即解決婚姻困境。這是因為有理想聖潔婚戀觀的曼茵，與以寫實主義筆法營造出的戰後典型社會有些隔閡。謝冰瑩用寫實主義婚戀小說傳達她對婚戀觀的堅持，她堅持女性應有經濟獨立能力的性別觀，帶領女主角找到出路。但是，這種女性擁有經濟自主權和婚姻自主權的性別觀點，又是非典型的戰時社會婚姻風氣，因而迫使她的小說女主角反被自己捍衛的婚制所囚禁。謝冰瑩這種以理想婚戀觀指導寫實主義小說發展的寫作手法，到戰後台灣後有更鮮明的介入與表態。

小結

經由本章分析，我們了解到，謝冰瑩的戰地經驗呈現出她從二〇年代的激進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修正為較溫和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謝冰瑩於一九三一年參與前期左聯東京支盟成立，一九三五年再度活躍於日本左翼文藝圈，與武田泰淳、竹內好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密切往來，正顯示她是個積極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者。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謝冰瑩立即發揮善於動員的左翼運動才能，策動婦女，自行籌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到東戰場從事戰地工作。務實的軍隊婦女工作，淬鍊謝冰瑩的女性主體更為成熟，始能從各方面客觀了解女性的優弱勢能力。而作為戰爭時期婦女運動先鋒一員的謝冰瑩，經歷豐富實戰經驗後，所提出的性別觀點均針對女性的生活現實面來考量。我們可以從謝冰瑩最關注的傳統婦女議題，明顯看出她轉型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謝冰瑩認為傳統婦女位於戰爭社會底層，是戰時社會最弱勢的一群，因此主張知識婦女將性別解放成果與中下階層婦女分享，把握時機改造傳統婦女體質。另一方面，謝冰瑩退下戰場後，於一九四〇年與賈伊箴共組家庭，展開職業婦女生涯。對於職業婦女的新女性議題，謝冰瑩特別關注婦女的經濟議題，重視經濟物質平均分配的論述，也帶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色彩。

而在文學表現上，謝冰瑩一貫採用的寫實主義文學也因戰爭震驚與創傷產生質變。她開始著重寫實主義文學的政治實用性，並將對婦女婚戀議題的期許與堅持，注入女性婚戀的寫實主義小說中。

第四章、戰後婦女解放觀點與作品

謝冰瑩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來到台灣，適逢戰後初期台灣婦女界開始蓬勃發展，她豐富的婦女解放經驗立即有得以發揮的空間。中日戰爭結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各界婦女對婦女運動充滿期望，積極投入，婦女界蓬勃發展。為爭取婦女的地位和權利，婦女團體紛紛成立，推行婦女工作。新一波的女權議題，經由當時婦女團體的機關刊物以及報紙副刊的婦女專欄，傳遞給台灣婦女。¹⁸⁸ 謝冰瑩豐富的婦運經驗深受重視，當時報刊雜誌主編常邀約謝冰瑩發表文章，例如，《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主編武月卿便向謝冰瑩邀稿，邀請謝冰瑩經營《綠窗寄語》專欄。

謝冰瑩五〇年代的文學創作以婦女議題為核心，透過專欄分享五四婦女經驗。散文集《綠窗寄語》、《愛晚亭》和短篇小說集《聖潔的靈魂》，都甚受當時讀者歡迎。《綠窗寄語》集結刊登於《婦週》和《今日婦女》的「綠窗寄語」專欄文章出書，¹⁸⁹《愛晚亭》有六篇散文被收入中學國文教材¹⁹⁰。謝冰瑩在台傳遞的五四婦女性別觀點為何？在本章第一節，我想討論謝冰瑩在五〇年代來台初期，所傳遞出五四婦女解放思想的積極面向。謝冰瑩如何傳達婦女解放觀點，來刺激戰後台灣婦女正向思考女性主體？

我想先論證的是，走過中日戰爭經歷時代浪潮歷練後的謝冰瑩，她在戰後台灣提出什麼樣的性別主張與立場？她如何修正自己的婦女觀點？謝冰瑩在戰後台灣發表多篇文章談論傳統婦女，她看待傳統婦女的眼光已經和以往有所不同。分析謝冰瑩對於戰後台灣新女性與傳統婦女的性別立場後，我們應可以清楚見到她的性別觀點轉折。

¹⁸⁸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2000年），頁453。

¹⁸⁹ 參考資料來源：謝冰瑩，〈序一〉，《綠窗寄語》（台北：三民，1971），頁1-2。

¹⁹⁰ 謝冰瑩在〈九版序〉裡表示，〈兩塊不平凡的刺繡〉、〈愛晚亭〉、〈蘆溝橋的獅子〉、〈臺灣素描〉、〈雨港基隆〉、〈故鄉的烤紅薯〉等六篇，曾被選為中學國文教材。參考資料來源：謝冰瑩，〈九版序〉，《愛晚亭》（台北：三民，1977），頁1。

第二小節，我想透過比較謝冰瑩書寫自身性別解放經歷的歷屆自傳版本，呈現她原有的性別解放左翼色彩後，進一步點出五〇年代台灣文藝體制對她的制約與影響。

謝冰瑩對於性別書寫總有清楚自覺，有著五四知識份子素有的社會責任感。她會意識到自己的性別書寫對當代讀者的影響力，並自覺在文藝體制裡的定位。這份性別自覺，最初來自於五四文學界朋友的期望與提醒。五四文學界的朋友總提醒謝冰瑩，她的故事能真實表現女性向封建社會不停抗爭，努力奮鬥的精神。¹⁹¹或許是因為這樣，我發現，謝冰瑩總不停回望自己的性別成長歷程，在不同年代續寫自己的成長故事。她持續的自傳書寫提供了我閱讀她性別書寫的歷程比較。在肯定她的傳承精神之餘，我也必須質疑，面對戰後台灣文藝體制，謝冰瑩開始世故調整社會改革立場與態度。她的改變，可以從她抵台多年後，開始隱晦與迴避過往帶有左翼色彩的性別解放作風裡發現。這一節，我將透過比較謝冰瑩書寫自身性別解放故事的歷屆版本，來呈現她的女性主體成長歷程以及左翼社會主義立場的修正。

謝冰瑩分別於三〇、四〇、五〇年代，書寫自己的性別解放經歷。一九三六年在良友主編趙家璧邀稿下，謝冰瑩初次書寫掙脫封建家庭的經過，完成《一個女兵的自傳》。一九四六年，她續寫離家十年間的奮鬥經歷，出版《女兵十年》。一九四八年，謝冰瑩來到台灣。同年，她著手將《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彙整，由上海晨光出版《女兵自傳》。《女兵自傳》於一九五六年由台北力行出版社再度出版。此後，普遍流傳的閱讀版本，便是台北力行版的《女兵自傳》。閱讀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女兵十年》和《女兵自傳》等女兵三書，我發現各書書寫性別及左翼社會改革的立場皆有殊異。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台北力行版的《女兵自傳》，幾乎閱讀不到她在性別解放啟蒙過程中自由浪漫的反動性格，以及過往參與左翼社會革命運動的紀錄。

謝冰瑩刪除以往記錄左翼社會革命運動的書寫記錄，雖顯得不坦蕩，卻也是

191 謝冰瑩，〈「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給青年朋友的信（上）》（台北：東大，1981年），頁247-249。

我們可以理解的自保舉動。因為，戰後五〇年代台灣的文化官僚體系將文藝作家組織緊綁在一起。根據鄭明嫻的研究，蔣中正基於在大陸失去政權的教訓，認為唯有加強社會民生建設並掌握知識份子的動向，才能確保政權的鞏固。蔣中正借由政治力量扭轉五四以降的左翼文藝潮流，建立官方文化的威權性，保有中國固有文化內容成為蔣中正文藝論述的主要論點。一九五〇年，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的蔣經國號召「文藝到軍中去」。同年，在張道藩策劃下，中國文藝協會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蔣經國的總政治部系統和張道藩的文協系統在這個時期相互呼應，形成軍中文藝與社會文藝相互呼應的畸勢。¹⁹²在簡略了解戰後五〇年代台灣文藝體系後，¹⁹³我想進一步釐清的是，當左翼文藝成為國民黨政府當局的禁忌，謝冰瑩如何處理自己以往鮮明的左翼社會革命立場？

另外，鄭明嫻的研究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她提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文藝協會集合陳紀滢、王平陵等人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以具體響應《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的號召。鄭明嫻所提供的小組成員名單裡頭，有著謝冰瑩！¹⁹⁴姑且不論謝冰瑩參與文協運作的深淺，這已經足以顯示她開始涉入文化官僚體系的運作。我想，分析出謝冰瑩如何在一九五六年台北力行版《女兵自傳》處理過往參與左翼社會改革運動的軌跡後，應可見到當局文藝政策對她的影響以及左翼立場的變遷。

更仔細分析謝冰瑩的性別觀點及文藝政策如何影響自身的文學觀點，將持續在第三節討論。第三節，我將嘗試為謝冰瑩的寫實主義文學風格作定位。作為一位貼近戰後台灣官方文藝體系的資深五四女作家，她的寫實主義文學傳達出什麼樣的精神內涵？著力點在哪？

在國民黨政府力斷五四以降左翼文藝潮流的文藝政策下，謝冰瑩仍未放棄寫

¹⁹²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 24。

¹⁹³ 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二章〈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和〈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對戰後五〇年代台灣反共文藝體系也有清晰的分析與介紹，極具參考價值。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頁 263-316。

¹⁹⁴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 30。

實主義文學的社會責任。她除了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新文藝寫作，也常在報刊雜誌分享白話文的寫作技巧。在教導寫作的過程中，謝冰瑩不斷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價值。她推崇文學能引發讀者的熱情，認為文學應該反映現實，並帶有改造人生的社會使命。謝冰瑩表示：「文學是至高無上的藝術，她能陶冶性靈，啓示人生，養成正確的人生觀，使失敗者不灰心，再接再厲地奮鬥；她能反映現實，深入民間，領導青年走上真美善之路」¹⁹⁵。她告訴讀者閱讀小說要能發現問題，即使是閱讀哀情小說，也應該去發現「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¹⁹⁶。我們可以發現，謝冰瑩對於寫實文學仍有真誠性，近乎偏執地堅持寫實文學改革社會的使命。

這種重視文學作品社會價值的觀點，主導了謝冰瑩的文學品味。她主觀推崇犧牲小我的社會愛，批判浪漫個人主義。並且，謝冰瑩強烈的個人主觀意識明顯介入小說情節的營造，造成小說藝術美學上的困境，小說肩負的社會責任明顯重於藝術創作的美學層面。她在五〇年代中期發表的《聖潔的靈魂》和《紅豆》便有這樣的特色與困境。司徒衛評《聖潔的靈魂》「作者強烈地褒善貶惡，她流露了真實的愛憎之情，出之以平實流利的文筆。」¹⁹⁷司徒衛指出謝冰瑩小說中的共通點：謝冰瑩豐富的情感，無論是愛或是憎，都形成支配謝冰瑩作品的力量。因之，她往往具有寫實主義的精神，而無意中卻遠離了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她所注重的「真實」，卻不免限制創作本身的發展和成就。¹⁹⁸我認為謝冰瑩已經面臨寫實主義小說創作困境。因為謝冰瑩對於寫實主義文學持有過於熱烈的真誠性與使命感，迫使她的小說女主角突兀於以寫實筆法營造的小說典型世界，使得小說女主角作出不合常理的舉動。

另一方面，一九六三年這年，謝冰瑩也掀起心鎖論戰。在本章最後一小節，我想從文藝體制的角度來討論謝冰瑩在心鎖論戰的立場，並為謝冰瑩在文藝體制裡所扮演的角色及她選擇的文藝路線作定位。像謝冰瑩這樣與官方主流文藝組織關係密切的女作家，不免給人附庸主流政治勢力的嫌疑，文學立場的真誠性容易

¹⁹⁵ 謝冰瑩，〈關於十個寫作問題的答案〉，《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4。

¹⁹⁶ 謝冰瑩，〈閱讀與寫作〉，《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18。

¹⁹⁷ 司徒衛，〈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五十年代文學論評》（台北：成文，1979年），頁105。

¹⁹⁸ 同上註，頁103-110。

受到質疑。加上她以資深前輩女作家身份公開批評年輕新興女作家郭良蕙，掀起心鎖論戰，更促使自己增添官方文藝色彩。而我想進一步分析的是，謝冰瑩在這場論戰中所在意的文藝問題是什麼？我認為，謝冰瑩之所以大動作以公開信對郭良蕙做人身批評，是因為對她來說，郭良蕙和《心鎖》已經觸及文藝團體運作的潛規則。批評《心鎖》這樣受當時讀者歡迎的通俗小說，相對的，謝冰瑩也迫使自己定位於保守、正統的官方文學路線。

簡單來說，謝冰瑩以女性全能的性別意識夾著文學應能改造社會的使命感，扼殺了自己的寫實主義小說。同時，她過於貼近官方文藝體系的作家身份，也迫使自己走上保守、軟性的文學路線。



第一節、在報紙副刊傳播理智全能的性別觀點

謝冰瑩為戰後台灣婦女界和文學界所歡迎，當時婦女刊物和文學刊物皆看重她的新文學創作和婦女解放運動經驗，邀約謝冰瑩發表多篇文章。從謝冰瑩當時發表的文章來看，她企圖透過報刊大眾傳播媒體與讀者互動，擴大婦女群眾的性別討論，喚起台灣婦女的權利意識，進一步強調婦女應在婚姻裏獨立的性別意識。

一九四六年成立的台灣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領導當時台灣婦女工作重心，機關刊物《台灣婦女》週刊是傳達女權思想與反映婦女現狀的重要刊物。¹⁹⁹謝冰瑩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來到台灣不久後，女主編呂潤璧便向她邀稿刊登在十二月六日的《台灣婦女》週刊上。呂潤璧特別寫了〈編後〉熱情地向讀者介紹婦運健將謝冰瑩：「從無線電的新聞報告中，知道女作家謝冰瑩女士已來到臺灣，我興奮在身邊又增加了不少的鼓勵與鞭策，十年的濶別。」²⁰⁰。呂潤璧這麼向讀者介紹謝冰瑩：

她依然沒有改樣，身體也較以前健康，從小，由封建家庭裏奮鬥出來，又和封建社會奮鬥。個性堅強，說幹即幹。她不但是個有血有肉的文藝作家，而且是個實際苦幹的革命者，八年的抗戰過程中，她由第五戰區，而第一戰區，第十戰區，在敵人強烈的轟炸下，鎮靜而嚴肅的工作著……²⁰¹

呂潤璧觀察到當時在台灣的青年們對謝冰瑩充滿了興趣與好奇。她在台北的書店裡見到好幾位台灣青年每天站在書店裡，只因他們花費不起臺幣六千八百元買本厚厚的《女兵自傳》，所以情願每天去罰站，分次讀著謝冰瑩的《女兵自傳》。呂潤璧表示，「足證作者一生為真理，正義，人道而奮鬥的精神，已經使成千萬的男女青年們，有著普遍的印象與認識了。」²⁰²。當期同步刊登了〈致女兵的作者—冰瑩女士—〉，作者是個生長在村裡的女性，她用浪漫的口吻表示：「一個多

¹⁹⁹ 林秋敏，〈戰後初期台灣的婦女議題—以《台灣婦女》週刊為中心的探討〉，《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年），頁488-489。

²⁰⁰ 呂潤璧，〈編後〉，《新生報·台灣婦女週刊》（1948年12月6日）。

²⁰¹ 呂潤璧，《新生報·台灣婦女週刊》（1948年12月6日）。

²⁰² 同上註。

麼美麗的消息呀！你來了！你也飛到這海的島上來了！……給這一塊姊妹們的園地加上三冠吧！給多數的同類述說你動聽的故事吧！你！曾經大跨著步子走在前面的女兵呀！」²⁰³。

從呂潤璧及讀者的歡迎文，我們可以感受到，讀者感覺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渴望，要透過謝冰瑩，尋找那微小的婦女解放火花。快速成長的報紙雜誌，成為受過五四洗禮的知識女性傳播婦女解放思想的場域。

一、透過《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傳遞婦女解放經驗

不只是《台灣婦女》女主編呂潤璧向謝冰瑩熱情邀稿，《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女主編武月卿也向她索稿。

《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創刊，女主編武月卿用心策劃。在她積極向女作家邀稿下，《婦週》常刊登些與女性相關的切身議題。武月卿在編審《婦週》上，有她的理想與企圖。武不滿足於在《婦週》上刊登洗衣燒飯之類的婦女日常生活技能的文章，她更重視的是婦女性別意識的解放、突破與傳播。武月卿的努力林海音看在眼裡。林海音曾肯定《婦週》多是刊登女作家們的生活散文小說、婦女問題論著等，在戰後台灣頗有影響與貢獻。²⁰⁴在《婦週》創刊號上，武月卿策劃了職業婦女議題。她在〈創刊詞〉這麼表示：「我們覺得在現代生活中，婦女最感苦惱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家務與工作不能協調，即做主婦，和做社會工作不能同時兼顧的老問題，我們覺得還有討論的價值」²⁰⁵。武月卿邀請了幾位「參加社會工作兼為家庭主婦的先進」²⁰⁶作一次書面座談，謝冰瑩是第一位被介紹的婦女先進。武月卿稱謝冰瑩是「女子師範學院教授，文壇上有名的女作家謝冰瑩女士」²⁰⁷，並邀請她長期為《婦週》撰稿。至此，我們可以體認，編者與讀者露出親切的眼光注視謝冰瑩，看重謝冰瑩的婦

²⁰³ 想想，〈致女兵的作者—冰瑩女士—〉，《新生報·台灣婦女週刊》（1948年12月6日）。

²⁰⁴ 林海音，〈當年—「抗議」〉，《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1984），頁17。

²⁰⁵ 武月卿，〈創刊詞〉，《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年3月13日）。

²⁰⁶ 武月卿，《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年3月13日）。

²⁰⁷ 同上註。

女解放運動經歷，對謝冰瑩的人及作品有種種的解放想像。

報刊專欄的即時性使作者與讀者得以相互接近，謝冰瑩亦積極透過蓬勃的新聞傳播媒介與讀者溝通，傳遞婦女解放思想。武月卿希望謝冰瑩寫一些「有連續性的東西」²⁰⁸給她。於是謝冰瑩採用書簡的體裁，給《婦週》寫短篇文字。謝冰瑩開始在《婦週》上固定寫文章後，便不斷收到讀者來信。讀者來信多是詢問謝冰瑩「有關讀書與寫作，戀愛與結婚」²⁰⁹的問題，謝冰瑩也認真看待每封讀者來信，有的直接回信，有的在《婦週》上公開回覆。讀者與謝冰瑩的互動之踴躍，可以從謝的第十篇書信文章〈和女孩子們談寫作〉的讀者來信一窺盛況。當〈和女孩子們談寫作〉在《婦週》發表的當天下午，謝冰瑩就接到讀者方常馥在火車站寫的信，一個月內，謝收到一百二十七封讀者來信。²¹⁰

謝冰瑩有意透過報刊專欄，以女性知識份子的集體力量解決當代婦女問題，努力發揮自身婦運解放先輩的影響力。謝冰瑩曾利用報刊專欄的即時新聞影響力，協助從大陸來台的年輕女讀者穩固經濟獨立能力。

讀者陸白烈於二二八事變後抵台，並就讀台北女子師範學校。陸白烈的父親遭人告發，入獄數月，陸因此休學，在西門町一家劇院旁擺豆腐攤謀生。陸白烈寫了〈炸臭豆腐〉發表於《中央日報》，²¹¹同時，陸和妹妹去找謝冰瑩尋求幫助，卻未能遇上謝冰瑩。她又寫信給謝冰瑩，請謝冰瑩代為向武月卿詢問工作機會的可能。陸白烈的需求與困境皆讓謝冰瑩惦記在心頭。謝冰瑩除了替陸白烈向武月卿詢問工作機會之外，又寫了〈忍耐是成功之母〉發表於《婦週》以鼓勵陸白烈。謝冰瑩同理陸白烈所受到的壓迫，鼓勵她不要放棄賣豆腐的謀生技能並持續寫作。謝冰瑩肯定並鼓勵陸烈白，「果然，我在中央副刊上看到了你的文章，你很有文學天才，你的生活經驗如果再豐富一些，再用功寫上十年、二十年，我想你

²⁰⁸ 謝冰瑩，〈寫在前面〉，《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

²⁰⁹ 同上註。

²¹⁰ 同上註。

²¹¹ 史料來源：閱讀華文台北華文文學資訊平台

（<http://www.tpocl.com/content/writerTimeline.aspx?n=D0429>）（查閱日期：2013/12/18）

一定會成為一個最有希望的女作家。」²¹²。謝冰瑩釋出的姊妹情誼感召廣大讀者。在謝冰瑩寫給陸白烈的〈忍耐是成功之母〉刊登於《婦週》後，陸的豆腐攤生意頓時大好。²¹³謝冰瑩和女讀者建立相知相惜的姊妹情誼，鼓勵對方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戰後台灣蟄伏，不放棄希望，珍惜並把握現有的謀生技能，維持個人自尊與自立。

二、鼓勵新女性理智經營婚姻

謝冰瑩傳遞給讀者的婦女解放觀點，以女子教育及婚戀議題為主，務實地探討婦女在當時社會面臨的現實遭遇與困境，鼓勵女性在經濟及婚姻上獨立。謝冰瑩在《婦週》創刊號上發表的〈職業婦女的苦痛和矛盾〉，一針見血點出戰後台灣婦女的困境，並試圖規劃略帶有左翼色彩的社會改造藍圖，解決婦女困境。

戰後台灣物價不斷高漲，幣值不穩定，尤其使得公教人員和靠勞力過活的小民，生活大受威脅，頗有難以終日之勢。²¹⁴激烈波動的物價迫使一般小家庭的夫妻兩人都必須外出工作，好稍微維持家庭開銷。²¹⁵謝冰瑩在文章開頭就先表示對婦女在戰爭時期所面臨的磨難表示深度同理，「誰道在抗戰八年多的艱苦歲月裏，婦女蒙受的損失和所受的痛苦，是要比男人大若干倍的。」²¹⁶。她清楚地點出，「有許多職業婦女，一面要服務社會，一面要做一個賢妻良母兼女僕。家庭主婦們常常受著兩層壓迫」²¹⁷。在外，不論是機關或學校，都不歡迎有孩子的婦女。「雖然她們不受歡迎，但她們一來為了減輕丈夫經濟的負擔，二來為了自己的思想、志願和興趣，也願意外出工作以增加一點知識經驗」²¹⁸。即使婦女拼命地找到芝麻大的工作，回到家裡，丈夫總有不少牢騷要發。丈夫要求妻子盡好主

²¹² 謝冰瑩，〈忍耐是成功之母〉，《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頁 67。

²¹³ 史料來源：閱讀華文台北華文文學資訊平台

（<http://www.tpocl.com/content/writerTimeline.aspx?n=D0429>）（查閱日期：2013/12/18）

²¹⁴ 蔡錦堂，〈戰後初期（1949-1950）台灣社會文化變遷初探——以《中央日報》記事分析為中心〉，《淡江史學》15期（2004年6月），頁 262-264。

²¹⁵ 林秋敏，〈戰後初期台灣的婦女議題——以《台灣婦女》週刊為中心的探討〉，《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年），頁 488-489。

²¹⁶ 謝冰瑩，〈職業婦女的苦痛和矛盾〉，《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年3月13日）。

²¹⁷ 同上註。

²¹⁸ 同上註。

婦之責，招呼兒女、收拾房間、洗衣做飯。婦女心中充滿了苦痛與矛盾。

謝冰瑩認為，戰後台灣的職業婦女苦痛與矛盾更加劇了。「我以為在目前職業婦女的痛苦比抗戰期間更要加倍，因為公教人員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苦，過去不希望太太出去做事的，如今唯恐找不到機會了！」²¹⁹。她認為唯有改造社會結構，才能解決職業婦女的困境。「要想解決職業婦女的痛苦，除非整個的社會改造，普遍地由公家設立托兒所，設立公共食堂，公共宿舍，公共洗漿房。同時還要保護女性，例如產前產後的准假休養薪水的照給等等。」²²⁰。謝冰瑩認為唯有透過公領域的社會制度改革，以公眾力量來解決個人私領域的處境。謝冰瑩對婦女在戰後台灣社會所面臨的經濟壓迫、職場待遇、家務工作、婚姻結構等議題，皆有清楚而明確的觀察與分析，並提出確實務實的解決方案。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謝冰瑩於戰後初期台灣所提出的婦女問題解決方案極重視公眾的力量，帶有左翼社會主義色彩。

謝冰瑩不論是談女子教育或是戀愛婚姻議題，最終都引導女讀者思索婚姻處境的現實狀況，鼓勵女讀者為婚後的現實生活負責。

在女子教育方面，戰後台灣因為經濟發展尚未起步，加上日本殖民時期的女子教育主要在涵養日本婦德的賢妻良母式教育，台灣本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風氣並不普遍。女子中學的學歷在當時已相當神氣，女子高中畢業已經算是很高的學歷，繼續升大學的很少。大部份的本土家庭在女兒中學畢業後，便催促女兒以神氣的中學學歷當嫁妝，趕緊找個好丈夫結婚。²²¹本土女青年梅女士因為無法繼續升學高中，迫切地寫信向謝冰瑩求救，希望謝冰瑩能回答她的問題。梅女士初中還沒有畢業，便被父親要求早點結婚，好減輕他的經濟負擔。謝冰瑩鼓勵梅女士不能升學，就自己自修，持續自我教育。「不能升學，就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在家裡自修。」²²²。謝冰瑩建議梅女士，利用晚上時間進修，向同學借書

²¹⁹ 同上註。

²²⁰ 同上註。

²²¹ 蘇靜華，《戰後初期台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1945-1949）》（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2005），頁 136-137。

²²² 謝冰瑩，〈升學與就業——潛齋書簡之二〉，《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年7月31日）。

來看，每天寫日記，常常練習寫文章。也許半年之後，父親的收入增加，又可以重獲升學的機會。女子教育一事可透過自修的自力救濟方式解決，比起教育問題更讓謝冰瑩擔心的，是女子的婚姻問題。謝冰瑩在文章的最後，鄭重地叮嚀：「你千萬不要這麼早就結婚，因為那會妨礙你的前途的。」²²³。

另外，對於女學生普遍關心的戀愛議題，謝冰瑩則是直接擺明了「不要戀愛，只要學業」，強力鼓勵女子全心接受高等教育。謝認為中學生應該用理智壓制感情，把對戀愛的興趣轉移到讀書和運動上。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女中學生紋，為了自由戀愛與父母鬧得不可開交，前來找謝冰瑩評理。謝明白地對讀者紋表示：「其實我是一個絕對擁護自由戀愛的；可是那些沒有達到大學年齡的女孩子，她的感情還沒有成熟，對於社會認識不清，意志薄弱，很容易受異性甜言蜜語的誘惑而葬送了她寶貴的前途；因此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是不贊成中學生戀愛的！」²²⁴。

不只是不贊成中學生戀愛，對於婚姻與戀愛議題，謝冰瑩有意識地簡化和過濾自由戀愛的浪漫性，以現實主義的態度淡定看待婚姻。

戰後台灣，自由戀愛觀念流行，新女性們普遍認為戀愛是婚前必經階段，戀愛慎重能成就美滿的婚姻。²²⁵讀者素文把初戀失戀的祕密都告訴了謝冰瑩，希望謝冰瑩能給她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謝冰瑩卻先舉了兩個發生在北平，大陸女青年為愛情自殺的例子。謝冰瑩表示為了堅持自由戀愛而自殺的女青年，她只覺得可惜而不同情。因為「這樣年紀輕輕的孩子，應該好好地求學，愛惜一生中最可貴的少年時代；即使這兩個女孩成熟的特別早，她也應該了解戀愛、結婚、生兒子這三部曲是相連的」²²⁶，「不能把戀愛看的太重要，這只是人生的一部份，而不是人生的全部！」（頁 67），「沒有愛，或者失掉了愛，固然是人生的最大痛苦，最大缺陷；然而它絕不能影響一個人的前途和生命。」。青年女性需要的是「冷靜的頭腦，堅強的意志；你不要做愛情的俘虜，你要戰勝愛情！」（頁 67）。

²²³ 謝冰瑩，《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年7月31日）。

²²⁴ 謝冰瑩，〈中學生可以戀愛嗎？〉，《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頁 64。

²²⁵ 林秋敏，〈戰後初期台灣的婦女議題—以《台灣婦女》週刊為中心的探討〉，《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年），頁 510-511。

²²⁶ 謝冰瑩，〈失戀〉，《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頁 67。

謝冰瑩同意「戀愛像烈火，能夠燒燬一切封建勢力」²²⁷，但是，「戀愛有時是盲目的」(頁 74)，「戀愛是人生所不能避免的，但她很可以用理智來處理」(頁 75)，「至於戀愛之道，最寶貴的是在乎理智。」(頁 75)。

謝冰瑩認為，婚戀後的育兒問題才戀愛與結婚議題的核心。「兩個人都要負起撫育兒女，維持家庭負擔的責任；而且要時時刻刻為孩子打算，寧可兩口子多吃苦，不能讓孩子受罪。」(頁 78)。「理想與現實，常常不能符合，在戀愛的時候，總覺得結婚是快樂的；可是他們只想著度蜜月的快樂，而沒有想到生了小寶寶以後的許多煩惱。」(頁 79)。謝冰瑩鼓勵青年男女，戀愛結婚要負責任，結了婚，就要生孩子。生了孩子，要盡做父母的責任。「有了孩子的人，最好不要離婚，因為影響孩子的精神太大」(頁 80)。如果遇上離婚，女性還是要堅守良母的角色。「既然結了婚，就無法避免生孩子；既然生了孩子，就應該盡你做母親的責任，為孩子好好地活下去，那怕再苦，再困難，也要掙扎著活下去！你如果問我這是為什麼？理由很簡單：我們活著，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社會！」²²⁸。

謝冰瑩重視女性的母職身分，勉勵婦女在現實生活的砥礪中站穩腳步，追求個人主義風格的浪漫情感不是戰後婦女應追求的重心。戀愛不該是女性追求自我成長與實現的目標，那只是女性成熟過程的起始步驟。照顧好孩子，持續對社會有生產力，才是女性成熟的目的。

三、從家事技能角度肯定傳統婦女

不只是鼓勵知識女性要進化，從感性浪漫個人成長為理性顧家的良母，謝冰瑩也轉身肯定傳統婦女，特別是傳統婦女的母職技能。謝冰瑩誠心表示，傳統婦女與知識新女性不再是陌路人。

一九三七年，謝冰瑩寫下〈偉大的母親〉懷念慈愛的母親。她發現並承認自

²²⁷ 謝冰瑩，〈戀愛與結婚〉，《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頁 73。

²²⁸ 謝冰瑩，〈離婚〉，《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頁 71。

己和傳統的母親有很相像的地方。「細細地一想，真的，我的性格太像母親了。她有鋼鐵一般的意志，凡是她決心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使它實現；即使經過無數的阻礙，困難，或者遭我父親的反對，她也要做下去；如果萬一這件事失敗了，她也絕不懊喪，絕不悔恨。」²²⁹。母親生來就有英雄一般的性格，喜好打抱不平。更讓謝冰瑩稱許的是，母親雖是典型的傳統婦女，卻不依賴男性，甚至能以自己的勞力支撐起整個家。謝冰瑩讚美母親，「她雖然生長在封建時代，但並不承認女子是弱者，一定要依賴男人才能生存。」（頁1）。身為長女的母親在十歲的時候，就在外祖母的豆腐攤當起掌櫃，用自己的勞力幫忙養家。

母親的婚姻由外祖父一手安排，嫁給她十三歲，中舉的父親。婚後的母親，勤勞持家。「母親自從十六歲來到我家後，每天早晨從雞啼頭遍就起床，一直勞作到三更過了才入睡。整整地四十九年了。她天天過著這樣的日子，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的生活是艱苦的，勞碌的。她認為人生在世，不做事，是不應該吃飯的。」（頁1-2）。「鄉下的工作，她除了因為三寸金蓮的限制，沒有下過田插秧外，其餘如：鋤土，採茶，拔豬草，挑水，舂米……甚麼苦工她都做過。」（頁2）。「她是那樣地節儉，那樣地刻苦自己，連一個鹽蛋也捨不得吃，十年前的破鞋子，還是在補著穿；然而，對待別人，她卻特別寬大，貧苦的人家，借了錢米不要他還」（頁2）。「以前，我對母親的觀察是錯誤的，我總以為她的思想太舊，太固執，經過去年兩次回家的結果，雖然和她相處只有短短的二十天，然而對她有比以前更深的了解。」（頁2）。「『求人不如求己。』這是母親的信條，也是她時時拿來教訓後輩的格言。根據她的思想，家庭裏減少一個寄生蟲，就是增加社會一份幸福。」（頁2）。「母親是慈愛的，能幹的，凡是和她相處過的鄰居，都覺得她是一位崇高的，偉大的女性。我有個這樣像孟母一樣的好母親，實在太幸福了！」（頁2）。謝冰瑩肯定母親具有的女性美德，如堅強、獨立、韌性、勤勞、節儉、寬厚等，都是典型傳統婦女所具有的正面形象與能力。

謝冰瑩更是於一九五四年寫下〈哀思—記兩塊不平凡的刺繡—〉，直接肯定傳統婦女的舊有技能。以往，謝冰瑩反對年輕的姊姊被關在房裡學刺繡，只為了能縫製自己美麗的嫁妝。現在，謝冰瑩認為刺繡是傳統婦女的獨門技藝，更是一項謀生技能。

²²⁹ 謝冰瑩，〈偉大的母親〉，《愛晚亭》，（台北：暢流半月刊，1958），頁1。

謝冰瑩在文章的一開始，便點明母親的刺繡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性。「自從我的牆壁上，掛著兩塊特別雅緻的湘繡以後，覺得這間四蓆半的小房間裡，充滿了光輝和安慰。那是先母手繡的紀念品，一針一線都深藏著她的青春和熱情。」²³⁰。這兩塊刺繡是母親十五歲的時候繡的。母親無師自通，沒有人教，是向人借花樣來觀摩，自己配色，一針一線繡的。姊姊到了該出嫁的年紀，母親拿出自己的刺繡作品要姊姊跟著學。姊姊聽從母親的話，很專心地學，刺繡的手藝和母親一樣高明。謝冰瑩反對姊姊整天關在小房間裡繡花，開始替姊姊打抱不平，向母親挑戰。

母親則嚴厲地說：「刺繡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技能，她學會了這一套，一輩子的生活就不成問題了。凡是人，都應該學有專長，不要弄的男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女人不會拿針線，煮飯菜，那豈不是完全成了寄生蟲，只能坐以待斃嗎？」(頁4)。母親死後，謝冰瑩挑選了這兩塊刺繡和幾樣首飾小玩藝作為母親留給自己的遺物。她認為，母親留給她的並不是有形的物質，而是無形的價值觀，「其實，我認為母親遺留給我的不是物質，而是她那直爽，痛快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頁5)。傳統婦女的務實精神一直到現代都適用，傳統婦女與現代知識新女性也有共同點，有剎那交會的時候。傳統女性與現代新女性形象重疊，是女性身分的一體兩面。

除了傳統婦女的價值觀在戰後依然適用，她們也會是新女性的日常生活好幫手。謝冰瑩到台灣居住六年，沒有找到一個理想的下女，使她常想念起在北平的好佣人孟媽。謝冰瑩認為女性要把家好好地安定下來，一定要有個好佣人，「我把家庭幸福的一半希望，寄託在女佣人的身上」²³¹，「一個結了婚，有了幾個孩子的女人，能得個好幫手，等於嫁了一個好丈夫。」(頁27)。當謝冰瑩舉家遷居到北平第五天，小腳的孟媽便從鄉下趕來。寶淑這麼介紹孟媽：「大姐，您真是好福氣，一來，就找到了老孟媽，她是我家的老佣人，又忠實，又利落，您可以把整個的家交給她，甚麼也不用管，到時候，只管上桌子吃飯就是。」(頁28)。

²³⁰ 謝冰瑩，〈哀思—記兩塊不平凡的刺繡—〉，《愛晚亭》，(台北：暢流半月刊，1958)，頁3。

²³¹ 謝冰瑩，〈孟媽〉，《愛晚亭》，(台北：暢流半月刊，1958)，頁27。

真的，孟媽花少少的菜錢，卻做出像上等館子的菜色。從此，謝冰瑩根本不過問廚房的事，約朋友到家吃飯，只要告訴孟媽人數和開飯時間，吃飯或麵食就得了。謝冰瑩信賴孟媽，「她做事有條有理，從從容容，一點也不顯得忙亂。我早已把整個的家交給她，由她去處理。」(頁 31)，「我知道孟媽是個『人才』，而不是『奴才』，如果我們以奴才的眼光去看她，那是侮辱了」(頁 31)。謝冰瑩到臺灣後，依然想念著孟媽，視她為「我那有力的幫手，一個患難相關的朋友。」(頁 34)。職業婦女總在工作與家庭間兩頭燒，有得力傳統婦女利落地幫忙料理家務，真是大大舒緩職業婦女困境。

除了忠實又俐落的孟媽，另一位隻身外出幫傭養家的傳統婦女李嫂也讓謝冰瑩常常懷念。

一九三一年，謝冰瑩在上海三哥新居認識了一位能幹的姨娘李嫂。謝冰瑩隨時觀察李嫂的性格，發現她不是普通的傭人。謝觀察到，「她不喜歡主人時時呼喚她，或者吩咐這個，叮嚀那個。她出外幫人，已有六年的經驗，無論做飯、洗衣、買菜、打掃房屋，都有一定的鐘點。」²³²，「她從來不奉承主人，因為個性太強，不肯屈服的緣故，好幾次被人家辭退了；但為了她煮的菜太好吃，有時也有舊主人來信叫她回去的。」(頁 34)。李嫂是從封建家庭逃出來的，因為和低能而兇暴的丈夫不睦，她拋下兩歲的兒子，毅然決然地隻身逃到繁華的上海。李嫂每個月寄工錢回去，讓婆婆丈夫兒子三人得以勉強過活。為了想念兒子，李嫂常常晚間失眠。

謝冰瑩建議李嫂再去找個人愛，她很正經地對李嫂說：「從前是你家裏替你找的，他的性情怎樣，你完全不知道，所以兩人合不來；現在任你自己去選擇，當然可以找到一個使你滿意的人。」(頁 35)。李嫂嘆口氣表示：「唉！算了！我這一生再也不想嫁人了，世界上的男子，沒有幾個好的！我只願再過幾年，多積幾個錢把我的兒子帶出來，送他讀點書，免得和我一樣像個瞎子似的受苦。」(頁 35-36)。李嫂閃著淚光說，要是工錢積夠了，就和兒子開個小店，要是辦不到，年老了，不能動了，就餓死或凍死好了。「『我是無論如何要生在外面，死在外面

²³² 謝冰瑩，〈李嫂〉，《故鄉》(台北：力行，1958)，頁 34。

的，將來我連做了鬼都不願回家！」突然她像一隻受傷的野獸，這麼咆哮起來。」（頁 36）。從封建家庭逃出來的傳統婦女，可以是一頭因受傷而覺醒的母獅，用料理家事的勞動力養活自己和家庭，並主動與封建家庭劃清界線，捍衛並證明自己擁有獨立人格。

謝冰瑩來到台灣後，也對台灣本土傳統女性的刻苦工作精神有深刻的觀察。因呂潤璧邀稿，她寫了篇〈台灣婦女給我的印像〉刊登在《台灣婦女》週刊上，文章裡對台灣婦女堅忍耐苦的傳統美德多所讚美。謝冰瑩從大陸搭船到台灣基隆後，借宿在朋友家裡。初到台灣，給她第一個好印象的是台灣婦女。謝冰瑩因為要買糖給女兒莉莉吃，而與台灣婦女開始簡單對談。謝冰瑩發覺台灣婦女的生活是嚴肅而辛勞的，「辛勞的她們從黎明工作到黑夜，沒有一刻休息的工夫，整天為家庭，為兒女忙個不停，還要幫助丈夫照顧生意。我喜歡她們，因為即使在大雨裡，她們也都赤著腳，淋著雨，毫不在乎地工作著，她們那種忍苦耐勞的精神，使我非常欽佩。」²³³。謝冰瑩肯定台灣婦女「有獨立謀生的精神，忍苦耐勞的美德」²³⁴。

五〇年代初，謝冰瑩雇用了一位五十多歲的台灣下女阿婆。謝冰瑩的丈夫達明對阿婆試工的結果很滿意，認為她和北平的孟媽有相通的優點，「不說話，頗有埋頭苦幹的精神。」²³⁵阿婆帶有日本婦女的美德，「忠誠可靠，愛好清潔，不糟蹋一粒米，一口菜」（頁 40），讓謝冰瑩夫婦樂於雇用她。阿婆三十多歲的時候死了丈夫，一個人辛苦地養大了兒子和養女，後來養女出嫁了，又抱了一個還在高小學齡階段的養孫女。阿婆向謝冰瑩感歎，自己從日本時代就幫人做工，一直到今天還不得休息，真是個苦命人。每遇到這種場合，謝冰瑩總和阿婆一同站在女人的立場上，「我總是拿自己和她比較，我把自己的忙和苦告訴她，她也像很同情我似的說：『你也和我一樣艱苦，你真可憐呵！』」（頁 42）。謝冰瑩和阿婆相視微微地一笑，「不再發牢騷，各人只管默默地去自己的工作去了。」（頁 42）。受過教育的知識新女性和未受教育的傳統婦女彼此同理與和解，欣賞對方

²³³ 謝冰瑩，〈台灣婦女給我的印像〉，《新生報·台灣婦女週刊》（1948年12月6日）。

²³⁴ 同上註。

²³⁵ 謝冰瑩，〈阿婆〉，《故鄉》（台北：力行，1958），頁 40。

的優點，同情彼此的困境。

知識新女性與傳統女性並未走在歧異的婦女解放路上，不同類型的女性特質相互補充、相互妥協，而臻於和諧。除了挖掘傳統婦女的美德，體認她們與現代新女性相互呼應的女性特質，謝冰瑩重新省思賢妻良母的意涵，視母職是女性豐厚成熟的源頭。母職是女性經驗的真實內涵。不是隨意簡單地呼喚過去的性別記憶，謝冰瑩不僅重新認識傳統女性，並賦予傳統女性價值。而傳統女性所具有的價值與美德，正是女性在戰後社會謀生所不可或缺的女性力量。

至此，我們開始了解，謝冰瑩在戰後台灣訴求的性別主體是全方位發展，女性全能。女性對戀愛要淡定，在女子教育與自主婚戀上要慎重選擇。女性結婚後，更要全力兼顧家庭與工作，勤勞務實的家事技能不可偏廢。



第二節、刪除《女兵自傳》的左翼解放色彩

謝冰瑩在自身女兵故事的書寫上總有清醒的作者自覺，了解作品在文學市場上的定位。而這份作者自覺，遠在三〇年代，謝冰瑩就一直不停地被五四文學界朋友與讀者提醒鼓勵著。身處五〇年代的謝冰瑩回想自己寫下女兵故事的因緣，坦言「說句良心話，寫《女兵自傳》，絕對不是自動的，完全是被動的。」²³⁶。謝冰瑩表示，《從軍日記》出版後，幾位正在辦刊物的朋友，就希望她繼續寫第二部作品，性質和《從軍日記》差不多，「主要是表現在那個時代的女性，如何地從封建的家庭裡衝出來，走進這五光十色的社會，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刺激，始終不灰心，不墮落，仍然在努力奮鬥，再接再厲……」（頁 247）。這些朋友們告訴謝冰瑩：「你本身的故事，就是最真實的好材料，你用不著雕琢，只要用寫《從軍日記》那隻筆來描寫女兵的遭遇便好了。」（頁 248）。後來，謝冰瑩寫了幾篇寄到林語堂在上海出版的《宇宙風》和《人間世》。正在良友圖書主編《中國文學叢書》的趙家璧，大為欣賞那幾篇文章，「他來信要我趕快寫完一部書交給他出版，書名也由他定好了，叫做《一個女兵的自傳》。」（頁 248）。一九三六年三月謝冰瑩完成上卷由良友出版。

身處五〇年代台灣，謝冰瑩意識到讀者依然高度喜愛她的女兵故事。許多年輕女讀者寫給謝冰瑩，述說尋求性別解放不得的苦悶，試圖依循謝冰瑩的抗爭過程，離家出走。²³⁷我想表達的是，謝冰瑩清楚知道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在當代文藝體制裡的定位，讀者反應、文學市場需求、文藝體制運作等，她都有清楚的了解。在文學創作上，她有其真誠性，惦記著五四一輩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社會使命感。但她也有較世故的一面，會意識到文學作品在文學市場上的定位，而調整創作方向。而這世故的面向，在她開始於五〇年代中期靠近文藝體制中心時，有越來越明顯的表現。

²³⁶ 謝冰瑩，〈「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給青年朋友的信（上）》（台北：東大，1981年），頁 247。

²³⁷ 謝冰瑩，〈我怎樣整理女兵自傳？〉，《故鄉》（台北：力行，1958），頁 160。

或許是因著與張道藩的私交²³⁸，謝冰瑩在五〇年代中期，開始接觸官方文藝體制工作。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文藝協會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響應《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號召「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色的害」，謝冰瑩是小組成員之一。²³⁹一九五五年蔣介石提出「戰鬥文藝」，軍中發行的《軍中文藝》響應指示改名為《革命文藝》，謝冰瑩與多位文協成員擔任編輯委員。²⁴⁰同年五月五日，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立，謝冰瑩擔任監事。女作家接近官方主導的文藝組織，既獲取了文藝資源，打開女作家在文藝體制內的創作空間，奠定某一類型女性文學蓬勃發展的基礎，但也無法避免官方文藝戒約的限制，接受主流文學的侷限。²⁴¹謝冰瑩開始銷毀或修改以前的作品，譬如，她燒毀自己三〇年代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前路》，因為每篇的內容隨便一念就有標語口號似的對話，開口就是「革命」、「改造」。²⁴²謝冰瑩對於自己的作品在當時代的解讀角度有著清醒的作者自覺。體察戰後國民黨政府禁忌左翼文藝，謝冰瑩將自己以往作品有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精神與口號的字句都謹慎小心地刪除銷毀了。

在這一節，我將透過分析謝冰瑩分別於三〇、四〇、五〇年代的自傳書寫，呈現謝冰瑩接觸官方主流文藝後，在文學創作上主動與被動的自我制約，變更既有的左翼社會運動書寫記錄。

一、《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的左翼革命書寫

謝冰瑩整理一九三六年《一個女兵的自傳》和一九四六年《女兵十年》，出

²³⁸ 謝冰瑩於1937年帶領湖南婦戰團住在漢口市婦女會時，張道藩贈送她一台柯達克相機和兩打軟片，是兩人第一次互動。當時張道藩任教育部次長，邀請謝冰瑩下前線後，在教育部擔任特約編輯，寫抗戰通俗文學。〈苗可秀〉、〈毛知事從軍〉是那時的作品。在台灣時，張道藩也請謝冰瑩協助政府文藝工作，擔任文化評獎會的職務等。參考於：謝冰瑩，〈三十年前——一架照相機的故事——追念張道藩先生〉，《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67），頁97-103。

²³⁹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30。

²⁴⁰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頁271。

²⁴¹ 張誦聖認為五〇年代的文學生態是，當作家在文學場域中開始擁有相對多數的文化資產時，便持有保守政治妥協心態。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中外文學》第28卷第4期（1999年9月），頁6-20。

²⁴² 謝冰瑩，〈焚稿記〉，《故鄉》（台北：力行，1958），頁180。

版了一九四八年台灣讀者所閱讀的《女兵自傳》。藉由舊作的重新整理，謝冰瑩對自身性別解放歷程與起源，做了再次的凝視與省思。《一個女兵的自傳》、《女兵十年》和《女兵自傳》可稱為謝冰瑩的女兵三部曲。閱讀完女兵三部曲，我們可以發現，這三本書在出版的時間點上，雖然有先後之別，但是觀點並不一脈相承，三書的性別立場並不同調，是各自獨立的。

一九三六年《一個女兵的自傳》：實踐婚戀自主的轉型新女性

三〇年代的謝冰瑩書寫《一個女兵的自傳》的心態是真誠無畏的，她以坦率的白話文大膽地向世人宣告性別解放的軌跡與心情。她在〈寫在前面〉表露她書寫性別的標準與態度：

我最佩服《鄧肯自傳》和《大地的女兒》，她們那種大膽的赤裸裸的描寫，的確是珍貴的不可多得的寫實之作。然而中國的環境不比歐美，甚至連日本都不如，（林芙美子的《放浪記》，寫她自己流浪的生活，和《鄧肯自傳》，《大地的女兒》一樣坦白。）但我並不害怕，我將照著自己的膽量寫下去，不怕社會的毀謗與攻擊，我寫我的，管他幹什麼呢？²⁴³

各章分別清楚且生動寫實紀錄謝冰瑩向傳統封建家庭抗爭，捍衛並爭取個人成長空間的過程。謝冰瑩的原生傳統封建家庭依循中國既有教養女兒的模式，疼愛撫育她長大。而提倡古文，維護舊道德的舉人父親，並不排斥新文學。²⁴⁴在父親的默許、兄長的鼓勵和自己的優異資賦等各方條件下，謝冰瑩向母親爭取接受新式女子教育的機會。²⁴⁵長沙中學校時代，自由戀愛蔚為風潮，異性戀與同性愛的滋味，謝冰瑩都有過甜蜜或困窘的經驗。²⁴⁶在二〇年代革命浪潮下，謝冰瑩閱讀社會革命理論書籍，為了尋找個人出路，逃避媒妁婚約，她報考黃埔軍校，成

²⁴³ 同上註，頁 4-5。

²⁴⁴ 謝冰瑩，〈祖母告訴我的故事〉、〈我的家庭〉、〈黃金的兒童時代〉、〈採茶女〉、〈紡紗的姑娘〉、〈痛苦的第一聲〉，《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3-29。

²⁴⁵ 謝冰瑩，〈我幼時的學校生活〉、〈近視眼先生〉、〈未成功的自殺〉、〈小學時代的生活〉、〈第一次鬧風潮〉、〈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37-63。

²⁴⁶ 謝冰瑩，〈「剎那的印象」〉、〈同性愛的糾紛〉、〈情書貼在佈告處〉、〈初戀〉，《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91-130。

為中國史上第一批女兵的一員。²⁴⁷從此，謝冰瑩開始習於公領域介入私領域的思考及生活模式，對左翼社會改革運動有著無比的熱情與興趣。在北伐軍隊解散後，謝冰瑩回到家鄉長沙，嘗試與傳統原生家庭談判，解除媒妁婚約，爭取婚姻自由。謝冰瑩雖然在爭取個人自由婚戀的態度上固執且激烈，卻也並未與傳統家庭決裂。

在回家療養腳傷期間，她曾半推半就依著母親信奉南嶽聖帝的擺佈，穿上進香製的大紅洋布衣褲，頭上罩一塊紅布，隨著母親到衡山還願「血盆香」。²⁴⁸甚至，逃不開母親對自小許下的媒妁婚約的安排與堅持，謝冰瑩被壓著舉行拜堂儀式。²⁴⁹婚後，謝冰瑩借機逃出婆家。她到小學教書，謀求個人經濟獨立，卻發現沒有背景的女性到社會上謀生，容易遭到貶低與排擠。²⁵⁰謝冰瑩不願意向這樣不平等的處遇低頭，她辭掉教職，搭輪船飄流到上海，尋求新出路。²⁵¹

在《一個女兵的自傳》中，謝冰瑩以無畏與坦白的筆觸，寫下自己在性別意識啟蒙過程中，與傳統社會抗爭、拉扯、角力，時而針鋒相對決裂，時而折衷妥協，實踐新女性性別解放以及參與社會革命運動的大膽探索過程。

一九四六年《女兵十年》：積極革命的左翼婦女解放運動者

傳統封建家庭所遵循的倫常規章是桎梏，也是庇護。謝冰瑩轉型為新女性，脫離傳統封建家庭的庇護後，個人獨立的考驗才真正開始。

一九四六年謝冰瑩完成《女兵十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和北平紅藍出版社兩

²⁴⁷ 謝冰瑩，〈當兵去〉、〈鄉飽姥追火車〉、〈被開除了〉、〈入伍〉、〈「打破戀愛夢」〉、〈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血的五月〉、〈出發〉、〈「從軍日記」〉、〈三個老囚犯〉、〈夜間行軍〉、〈解散的前夜〉，《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131-218。

²⁴⁸ 謝冰瑩，〈朝南嶽〉，《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257-269。

²⁴⁹ 謝冰瑩，〈歸來〉、〈被母親關起來了〉、〈沒收信件〉、〈慘痛的惡耗〉、〈秘密會議〉、〈第一次逃奔〉、〈第二次逃奔〉、〈第三次逃奔〉，《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219-304。

²⁵⁰ 謝冰瑩，〈小學教員〉，《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333-344。

²⁵¹ 謝冰瑩，〈恐怖之夜〉、〈奇遇的茶房〉，《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345-388。

地出版，續寫自己離家到上海尋求自由與實踐新女性獨立自主的故事。沒有家庭的庇蔭，謝冰瑩演繹著自己理想中的人生藍圖。回首自由自在、率性而為的十年解放，謝冰瑩自己承認，這十年她是「嘗盡了人生的艱難困苦」²⁵²。脫離封建家庭後，艱辛的磨難與考驗才正開始。

謝冰瑩在《女兵十年》的第一節，就先奪回自己對婚姻自主的詮釋權。她告訴讀者，她所履行的媒妁婚約，只是一場傀儡戲，她是成功地經由第四次逃奔逃出傳統封建婚制的。²⁵³剛獨自踏上性別解放之路的謝冰瑩，敏感地反射性防衛保護自己。一方面遠離土生土長的家鄉湖南，另一方面曾經在小學教職上吃過職場不平等的虧，謝冰瑩在前往上海的路上，不安地警戒著。雖然幫助她的輪船茶房自稱曾是她北伐軍隊在咸寧縣共同開過會的革命同志，謝仍對他既警戒又冷淡。

254

謝冰瑩到上海尋求孫伏園的幫助，在孫伏園的建議下，進入活躍社會革命運動的上海藝大。這時的謝冰瑩對於求學和參加社會革命的興趣濃厚，和當時大部份新青年一樣，她大量閱讀革命理論的社會科學書籍。

除此之外，謝冰瑩也陷入三角自由戀愛糾葛，戲劇性地演譯心中體認的自由戀愛。謝冰瑩在三哥建議下，到北平就讀女師大。北平時期的謝冰瑩過著流浪革命者的窮困生活。她積極籌備北方左聯的社會革命活動，卻也忍不住吐露，革命幾乎是和窮困畫上等號的。²⁵⁵在北平就讀女師大階段，謝冰瑩多了妻子和母親的女性身分，不同角色的女性身分讓她對於自由婚戀有更深的體悟。謝冰瑩和符業奇同居，懷孕後，前男友鴻又來找。三人演著自由戀愛悲劇，符業奇的不信任與猜忌，使得謝冰瑩對他的愛情破裂。謝冰瑩生下小孩後，對於女性的多重角色與壓力，有在慘苦中掙扎的體悟。符業奇因為北方書店事件進了牢，家庭開銷的經濟壓力和照顧孩子的工作全落在謝身上，此外，她還得抽身繼續完成女師大學

²⁵² 謝冰瑩，〈寫在前面〉，《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2。

²⁵³ 謝冰瑩，〈第四次逃奔〉，《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3-16。

²⁵⁴ 謝冰瑩，〈最緊張的一夜〉、〈來到了上海〉，《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7-22。

²⁵⁵ 謝冰瑩，〈開始和窮困鬥爭〉、〈亭子間的悲劇〉、〈破棉襖〉、〈飢餓〉、〈解散之後〉、〈偷飯吃〉，《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31-61。

業。²⁵⁶同時，謝冰瑩活躍於北平的左翼文化團體，因此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為了躲避逮捕，謝冰瑩離開北平。²⁵⁷隨後，她輾轉回到長沙，與母親和解。聽著母親夜裡心疼女兒吃苦的哭泣聲，謝冰瑩在心裡向母親懺悔，坦言性別解放之路並不順遂。

四年來，我給媽的痛苦太多了，僅僅只為了自由和幸福，就使母親整夜為我失眠，為我的沒有音訊而求神問掛，現在呢？奮鬥了這多年，我得到了些什麼？從舊的婚姻制度下解放出來，又為戀愛的愁絲網住著了。我想老實地告訴母親，四年來我受盡了人間的酸苦，受盡了命運的磨折，我坐過牢，餓過飯，也生過孩子，現在還在過著流亡的生活，前途茫茫，母親呵！何日才是我真正得著自由和幸福的時候？²⁵⁸

不管現實人生多艱苦，謝冰瑩永遠保有樂觀的革命動力。為了尋找自己的出路，謝冰瑩把孩子交給符業奇的母親撫養，前往上海。在上海，她完成了《青年王國材》和《青年書信》，獲得為數不少的稿費得以前往東京留學。²⁵⁹當輪船在長崎短暫停留時，謝冰瑩在港口碼頭得知日本軍佔領瀋陽的九一八事變。憤慨的民族激情，掩沒了謝冰瑩原有的求學初衷。因參加了全東京留學生在青年會舉行的追悼東北死難同胞大會，謝冰瑩被日警遣送回國。²⁶⁰回國後的謝冰瑩活躍於左翼團體的民族革命運動。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她白天參加寶隆醫院到前線救護傷兵，晚上替《婦女之光》寫稿編輯，領導女工爭取婦女解放。謝冰瑩也加入上海著作人抗日救國會，認識更多新文學知識份子。她欣賞白薇、林庚白和柳亞子，特別佩服柳亞子的文學造詣和革命精神。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英勇打過一二八事變後，退回福建，在閩西龍岩建立一個維持四年的閩西特區。謝冰瑩應邀到閩西遊歷一趟，做了短短幾個月有名無實的科長。

²⁵⁶ 謝冰瑩，〈愛與恨的爭鬥〉、〈做了母親〉、〈探獄〉、〈慘苦生涯的一斷片〉，《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65-86。

²⁵⁷ 謝冰瑩，〈南歸〉，《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89-91。

²⁵⁸ 謝冰瑩，〈母親的心〉，《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96-97。

²⁵⁹ 謝冰瑩，〈母親的心〉、〈黑宮之夏〉，《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96-100。

²⁶⁰ 謝冰瑩，〈驚人的新聞〉、〈多情的米子〉、〈不自由的淚〉、〈一個壯烈的集會〉、〈歸國〉，《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03-118。

在閩西特區，謝冰瑩特別欣賞辦平權女校的跛子校長與在古田實行溫和社會主義的土皇帝。土皇帝不只在古田實行耕者有其田，女性也被鼓勵經濟獨立，男女平等。謝冰瑩讚嘆，在配合蔡廷鍇將軍發動民眾抗日的號召下，赤足戴斗笠的婦女也接受拿棍操練的訓練。²⁶¹謝冰瑩離開龍岩到廈門中學教國文，依然受到閩西特區福建事變波及，廈中的教學生涯維持不久，就得離開避難。²⁶²她明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

近二十年來中國變動得最厲害的是政治。黨派一天比一天增加，思想問題越來越複雜。但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意捲入任何政治漩渦，更看不起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擁護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機革命家。²⁶³

上海申報上一批通緝閩變份子的名單裡有謝，在柳亞子的建議下，謝冰瑩回到家鄉長沙避風頭。休養一段時間後，謝冰瑩為了完成大學畢業的夢想，一九三四年底，第二次前往東京留學。在東京準備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這段期間，除了補習日文會話和文法外，謝冰瑩還在青年會上陳文瀾導讀左翼作家短篇小說的文學賞析課。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警察因謝冰瑩活躍於日本左翼文化圈，以國際社會主義者的罪名將謝逮捕入獄。日警的酷刑逼供，讓謝冰瑩留下終身頭痛的後遺症。²⁶⁴被營救回國後，謝冰瑩在休養期間完成《湖南的風》和《一個女兵的自傳》，並趕回家鄉陪伴母親走完人生最後一段旅程。²⁶⁵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謝冰瑩立即告別病重的父親，到長沙發動婦女到前線為傷兵服務，短短四天內成立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搶在全中國婦女開始動員之際，就先上前線。

²⁶¹ 謝冰瑩，〈「一二八」的前夕〉、〈文人也上了前線〉、〈多難的「三八」〉、〈沒有目的底旅行〉、〈跛子校長〉、〈土皇帝〉、〈民眾大會〉、〈別矣古田〉，《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21-151。

²⁶² 謝冰瑩，〈海戀〉、〈粉筆生涯〉、〈海濱故人〉、〈意外之災〉，《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55-169。

²⁶³ 謝冰瑩，〈意外之災〉，《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65。

²⁶⁴ 謝冰瑩，〈謠〉、〈奧多摩的紅葉〉、〈公開的祕密〉、〈火山巡禮〉、〈第三次入獄〉、〈逃脫〉，《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73-188。

²⁶⁵ 謝冰瑩，〈桂林山水甲天下〉、〈暈倒〉、〈歸來〉、〈母親的死〉，《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191-208。

謝冰瑩領導的湖南婦戰團受到軍部肯定。婦戰團原本擔任救護工作，後來在救護之暇，應軍長要求，開始進行民眾宣傳、組織民眾的工作。可惜，國軍在東戰場的戰事並不順利。當軍隊開始撤退，婦戰團也即刻被要求退到漢口後方。回到漢口的謝冰瑩被許多學校和民眾團體找去演講戰士血戰的故事，雖然忙於抗戰宣傳工作，謝冰瑩依然懸念前線戰士流血呻吟的痛苦模樣。利用三哥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工作的人脈，謝冰瑩趕往徐州第五戰區作戰地記者。回到長沙，謝冰瑩為兒童保育會募款，又隨著湘雅醫院的救護隊到前線服務傷兵。為了治療越來越嚴重的慢性鼻炎，謝冰瑩回到後方，並為教育部寫抗戰通俗小說。因為心繫戰事，謝冰瑩又投入傷兵招待所的工作，跑遍了長江黃河流域，訓練青年男女從事救護工作。直到很厲害的慢性盲腸炎一發不可收拾，連水都不能喝一滴，逼著謝冰瑩到重慶施行手術，她才停下戰地工作的腳步。²⁶⁶

雖然國軍在中日之戰節節敗退，謝冰瑩仍不放棄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的終極理想。她在《女兵十年》的結尾段，這麼表示：

我沒有一天停止過我的工作，雖然我個人是勝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顧整個的國家仍然在被敵人侵略著，全中國的婦女還在過著被壓迫，被輕視被歧視的生活，我不能放鬆我的責任，仍然要向著人類的公敵進攻；總之一句話，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惡勢力奮鬥一天。
只有不斷地奮鬥，克服一切困難地向前奮鬥，個人才有出路，民族才能生存！²⁶⁷

謝冰瑩以冷靜平實的筆調在《女兵十年》交代了自己對婦女解放及民族解放的投入，顯示她是個永懷理想與熱情的左翼革命者，更是個積極的婦女解放運動者。同時，謝冰瑩重視國家民族社會大我，勝過於個人小我。她看重並且肯定女性對社會的影響力與貢獻，並且也習慣國家民族公領域涉入個人私領域，公領域已經和個人私領域相互交融。

²⁶⁶ 謝冰瑩，〈出發〉、〈在野戰醫院〉、〈民眾工作〉、〈我們的生活〉、〈戰區巡禮〉，《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221-227。

²⁶⁷ 謝冰瑩，〈戰區巡禮〉，《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頁227。

二、《女兵自傳》變更左翼革命立場

謝冰瑩於一九四八年抵台後，將《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合訂改正重排，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為《女兵自傳》。《女兵自傳》不僅是單純地將《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二書合輯，謝冰瑩在合輯的過程中，局部修改原有的性別與革命書寫。

一九四八年上海晨光版《女兵自傳》：修正激進社會主義為溫和社會主義

一九四八年版的《女兵自傳》²⁶⁸已開始修改刪減原有的女兵故事。謝冰瑩把原在《一個女兵的自傳》第三章〈中學時代〉裡的一小節〈鬥爭生活的開始〉刪除，也把第四章〈從軍時代〉裡一小節〈三個老囚犯〉刪除。〈鬥爭生活的開始〉描寫的是長沙各校學生為六一慘案遊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²⁶⁹〈三個老囚犯〉則寫著北伐軍隊進駐農村，在革命風潮風起雲湧下，農民綑綁了三個土豪劣紳進軍隊的臨時拘禁所。隔天，農民開群眾大會，將三個土豪劣紳送進北伐革命軍師部。在農民代表演講完三個土豪劣紳的十二大罪狀後，革命軍為謀工農大眾的解放與利益，便槍決了三個土豪劣紳。²⁷⁰除了刪除明顯具有激進社會主義的鬥爭情節，一九四八年版的《女兵自傳》尚是原汁原味地呈現以往謝冰瑩在性別、社會和民族等各領域奮鬥的解放經歷。這樣的修正，也透露出走過戰爭的謝冰瑩，從激進社會主義修正為溫和社會主義。

一九五六年台北力行版《女兵自傳》：刪除自由戀愛和社會革命書寫

大幅修改《女兵自傳》原有章節的，是一九五六年力行版《女兵自傳》。此

²⁶⁸ 《女兵自傳》（上海：晨光，1948）共分十六章：〈幼年時代〉、〈小學時代〉、〈中學時代〉、〈從軍時代〉、〈家庭監獄〉、〈飄流〉、〈來到了上海〉、〈窮困的大學生生活〉、〈在痛苦中掙扎〉、〈南歸〉、〈東渡〉、〈在動盪中〉、〈海濱故人〉、〈再渡扶桑〉、〈母親的死〉、〈在烽火中〉。

²⁶⁹ 謝冰瑩，〈鬥爭生活的開始〉，《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118-120。

²⁷⁰ 謝冰瑩，〈三個老囚犯〉，《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192-202。

版不分章，全書由小節組成。翻閱比較一九四八年晨光版和一九五六年力行版二書，可以發現謝冰瑩刪除或改寫的情節內容，可以分為自由戀愛和左翼社會革命兩部份。

二〇年代興起的浪漫個人主義自由戀愛社會風潮，是幾乎被謝冰瑩刪光了。中學時期社會青年浪漫脫序的自由戀愛情節都遭刪除，有：〈「剎那的印象」〉因為戀愛失敗而發瘋的瘋子，他穿的破破爛爛，整天在城牆上徘徊，逢人就要以前的情人劉小姐。²⁷¹〈同性愛的糾紛〉中學女同學一對對交往，談起戀愛。許多愛慕謝冰瑩的女同學彼此之間爭風吃醋。其中一位女同學的姊妹淘們在某一晚綁架了謝冰瑩，監視著謝冰瑩與愛著她的女同學同床一晚，宣稱要讓她們兩個洞房成親。〈情書貼在佈告處〉五四自由戀愛浪濤滾進長沙城市裡的每個學校，王性女教師將一封好友丈夫寫給她的情書貼在教務處的佈告處，表示自己的清高、貞潔，不願意和這個男人往來，並且對得住朋友。〈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軍校同學因為自由浪漫的舉動而衝撞軍紀，有反動性格但具藝術才能的男同學、為捍衛戀愛寧願被關禁閉的女同學、偷看浪漫文學藝術書籍的謝冰瑩。以上幾篇通通被謝冰瑩刪除。

謝冰瑩向台灣讀者坦承，《女兵自傳》在台出版做了相當幅度的整理。她表示：「自從拙作『女兵自傳』在臺灣發行第五版後，許多曾在大陸看過這本書的朋友，都用惋惜的口吻質問我：『你為什麼要刪掉那麼多呢？』」²⁷²，「不錯，我得老老實實地向讀者諸君承認，由三十六萬字當中刪去了十四萬」（頁 161）。「第三章裡面，我刪去『同性愛的糾紛』和『情書貼在佈告處』兩篇，覺得前者對於女孩子們沒有一點好處，後者是遊戲文章，雖然能代表那個時代的封建思想，細看一遍，覺得沒有保留的必要。」（頁 161）。

這樣的刪除整理，顯示謝冰瑩的性別觀點已經不同於五四時期的她，自由戀愛所崇尚的情慾解放被謝冰瑩視為「對於女孩子們沒有一點好處」。性別觀點的改變可以公開說明，無法坦白的則是她在一九五六年力行版隱藏過往帶有左翼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與經歷。

²⁷¹ 謝冰瑩，〈「剎那的印象」〉，《女兵自傳》（台北：力行，1956），頁 39-40。

²⁷² 謝冰瑩，〈我怎樣整理女兵自傳？〉，《故鄉》（台北：力行，1958），頁 159。

謝冰瑩大幅改寫她曾參與的左翼社會革命解放運動，「解放萬歲」、「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革命同志」等戰後國民黨政府眼中的禁忌字眼消失。一九二六年暑假，謝冰瑩陪二哥在嶽麓山養病。二哥對於謝冰瑩整天看著才子佳人一類的中國古典小說，非常生氣，丟給她「XX 主義 ABC，社會主義淺說，以及社會科學、革命理論」²⁷³方面的書。《女兵自傳》在台出版後，二哥給謝冰瑩看的書先是變成晨光版的「他給我看幾本關於社會科學，革命理論方面的書」²⁷⁴，後變成力行版的「他開始給我關於新文藝方面的書。」²⁷⁵。歌頌一九二七年社會大眾革命思想高漲，「偉大的，不可抵禦的民眾之力！」²⁷⁶，傳達社會革命運動勢不可擋的〈血的五月〉一節刪除。在輪船上幫助謝冰瑩的茶房，從北伐途中一起開過會的革命同志，變成曾經在衡陽見過面的陌路之交。²⁷⁷上海藝大的主任和教授們，從「文化界革命者」變成「文化界有名人士」。²⁷⁸北平女師大時期，參與北方左聯的經歷更是全數刪除。十九路軍與閩西特區的相關記載也全刪。實行溫和社會主義的古田土皇帝，在拿掉「社會主義」字眼後，像是烏托邦古田村裡的土皇帝。第二次到東京留學，互動過的日本左翼文人圈和聽過的左翼作家短篇小說課，也都刪除。第二次東京留學之行的書寫只剩日本警察無故逮捕謝冰瑩，所能突顯的只有中日之間的民族情結。七七事變中日抗戰爆發，謝冰瑩領導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發時唱「義勇軍進行曲」²⁷⁹，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²⁸⁰，也皆消音。

五四及戰爭時期的社會主義及革命意識等時代印記消失。北伐時期，謝冰瑩曾經嘗試過激進社會主義，至抗戰時期，她轉為溫和社會主義。然而，社會革命者在革命立場上的變遷與修正被抹平了，這使得一九五六年力行版《女兵自傳》變得單一而扁平。刪除鮮明社會主義色彩的力行版《女兵自傳》依然保有尋求婦女與民族自由的前進性格，示範並宣傳一位女性從傳統封建社會中掙脫，實踐女

²⁷³ 謝冰瑩，〈當兵去〉，《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頁 132。

²⁷⁴ 謝冰瑩，〈當兵去〉，《女兵自傳》（上海：晨光，1948），頁 99。

²⁷⁵ 謝冰瑩，〈當兵去！〉，《女兵自傳》（台北：力行，1956），頁 48。

²⁷⁶ 謝冰瑩，〈血的五月〉，《女兵自傳》（上海：晨光，1948），頁 134。

²⁷⁷ 謝冰瑩，〈最緊張的一夜〉，《女兵自傳》（台北：力行，1956），頁 165。

²⁷⁸ 謝冰瑩，〈開始和窮困奮鬥〉，《女兵自傳》（台北：力行，1956），頁 173。

²⁷⁹ 謝冰瑩，〈出發〉，《女兵自傳》（上海：晨光，1948），頁 517。

²⁸⁰ 同上註，頁 517。

子教育、婚戀自主、婦女從軍等新女性成熟史，所具有的理想性，更像是一本「如何成為台灣理想新女性」的示範教學手冊。

回顧自己的性別解放史，謝冰瑩無法忘卻五四新文學界朋友們提醒並賦予的社會責任，這促使她在面對當代文學青年們時，有意識地選擇性介紹自己的性別解放故事，來幫助五〇年代青年男女們建立與當時代社會政治氛圍共存活的性別意識。謝冰瑩以自己為例向戰後台灣讀者宣示，示範一種合宜的性別態度。五四浪漫個人主義放縱恣肆的生活態度，已經不適用於戰後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的台灣。這也預告了謝冰瑩無法轉型為小說家，終其一生都是忠實述說人生智慧與世界真理的說故事的人。



第三節、文學困境：和社會脫軌的寫實主義小說

作為貼近官方文藝體系的資深五四女作家，謝冰瑩仍堅守寫實主義文學的批判內涵，堅持文學應能改革社會，堅持文學應該發現「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²⁸¹。我認為，謝冰瑩對於寫實文學創作仍有其真誠性，卻也因為過於執著寫實文學的批判性，而扼殺了自己的寫實主義小說。她把文學創作當作女性性別專欄來經營，主觀以性別觀點作為文學創作標準。謝冰瑩筆下的小說女主角過於純潔完美，反而與寫實主義筆法營造出的典型小說世界格格不入。一九六三年，謝冰瑩以《空谷幽蘭》畫下小說創作生涯的句點，同年引爆心鎖論戰。分析謝冰瑩的心鎖論戰立場，我認為，謝冰瑩不只是性別觀點與文學觀點歧義於郭良蕙，她重視文藝組織與體制，有其世故性一面。謝冰瑩是從文藝體制的立場來批評心鎖，她意識到心鎖觸及文藝團體運作的潛規則，文藝團體的運作不能背離政府當局文藝政策的規範。這反應出她所在意的是女作家在文藝體制內所擁有的空間與資源，寧可犧牲單一個人換取集體利益。謝冰瑩堅守了女作家在文藝體制內的空間，卻也更迫使自己貼近官方文藝立場，甚至不得不為官方保守軟性的文藝立場發言。

一、以性別觀點作為文學批評標準

謝冰瑩在「綠窗寄語」專欄為讀者導讀多篇知名寫實主義小說，然而，她的批評立場已經偏離寫實主義的客觀態度。特別是以女性為主角的寫實主義小說，謝冰瑩會對女主角的抉擇投以主觀否定或讚美。在第一篇世界名著導讀文章〈「娜

²⁸¹ 謝冰瑩，〈閱讀與寫作〉，《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18。

拉」和「娜娜」中，謝冰瑩已經明顯主觀以女性的問題解決能力作為文學價值的批評標準。

謝冰瑩向台灣讀者介紹娜拉時強調，女性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她能擔負起一切責任。謝冰瑩以娜拉為例，教育台灣讀者，女性是一個和男性一樣，平起平坐的個體。她表示，娜拉的丈夫「以為女人最大的責任是為了丈夫和兒女而貢獻一切，犧牲一切」²⁸²，但是，「娜拉是個有自尊心的女性，她除了對家庭應負的責任外，還要對自己負責任，她說：『我相信，我是一個和你一樣的人——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²⁸³。謝冰瑩提醒讀者：「這是多麼有力的句子，『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是的，女人和男子都是一樣的人，為什麼她要倚賴男人，做男人的玩藝兒呢？」(頁 40)。不同於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強調娜拉離家出走，拋棄家庭向舊有社會體制決裂。謝冰瑩強調的是，女性在做自己的同時，也要負家庭責任，推崇女性要能全方位發展，做好自己，也照顧好家庭。

有意思的是，謝冰瑩在這篇〈「娜拉」和「娜娜」〉名著欣賞文章中，將娜拉與娜娜並列一起，同時介紹娜娜給讀者。在讚揚並推崇娜拉之後，緊接著，謝冰瑩是一面倒地批判娜娜這位女主人翁。她語帶否定表示，左拉《娜娜》的內容是「描寫一個出身娼家，容貌美麗，行為浪漫的女戲子一生故事。」(頁 41)。左拉以娜娜的一生，反映法國第二帝國社會腐敗墮落的寫照，腐敗環境的惡勢力之大，使得娜娜不僅無法擺脫，始終未能斷絕娼妓的生活。雖然謝冰瑩承認小說主題是「描寫遺傳與環境對於人生有莫大的影響」(頁 42)，卻將批判的焦點放在女主角娜娜的行為上，而不是娜娜所處的腐敗環境。謝冰瑩批評，娜娜淒慘的處

²⁸² 謝冰瑩，〈「娜拉」和「娜娜」〉，《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 40。

²⁸³ 同上註，頁 40。

境全是因為她的怠惰與不知悔改造成的。我們可以發覺，謝冰瑩主觀將娜拉和娜娜一同比較，顯示出她極重視女性向社會抗爭的能力，女性絕對要克服環境給人的制約與影響。

這種小說女主角應該不受社會制約的文學批評觀點，謝冰瑩在另外三篇世界名著欣賞文章中有更露骨的表態。謝冰瑩談到法國寫實主義作家福羅拜爾的《包法利夫人》時，直接明言，「這是描寫一個富於幻想的女性，為了追求理想的愛情，上過很多當，受過許多刺激，到後來弄到精神痛苦不堪，物質上也整個破產，她無法再生活下去，只好服毒自殺。」²⁸⁴。簡要敘述完小說後，謝冰瑩點出這部小說意在凸顯社會現實的殘酷，「作者的主題，你一看就明白，他是赤裸裸地暴露現實的醜惡」（頁 48）。緊接著，她話鋒一轉，強力批評女主角恩瑪是「一個容易受惡劣環境影響而縱慾放蕩的玩世女人，她的自殺可說是自食其果」（頁 48），「到了後來她一再上當，就未免使人太失望了，自己的情感怎麼這樣不能克制？」（頁 49）。很明顯的，謝冰瑩閱讀寫實主義小說的立場有失客觀，對女主角包法利夫人加諸以主觀否定的性別批評。

接著，應讀者要求，謝冰瑩又導讀了十八世紀法國作家卜赫服的《曼儂》。在敘述完小說概要後，謝冰瑩向讀者坦白，她不推薦這部小說。謝冰瑩告訴讀者，自己曾於一九四五年在漢口與友人徐仲年討論過這本書，「我不喜歡看傳奇小說，更不喜歡以浪漫的女人為主角；有些作者喜歡描寫女人如何美麗，如何聰明，如何能幹，如何玩弄男人，到最後總是一個自殺結束；徐先生不贊成這種作風，

²⁸⁴ 謝冰瑩，〈波華荔夫人〉，《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 46。

我也覺得這本書的主題沒有多大意思。」²⁸⁵。謝冰瑩大力向讀者推薦的是《茶花女》。她推崇茶花女馬格利特懂得超越俗世的價值，追求聖潔的愛情。「馬格利特是一個靈魂很純潔的女子，還有一顆善良的心；有滿腔俠義的熱情；有忍耐偉大的犧牲精神」。²⁸⁶謝冰瑩很明顯將自己的性別喜惡加諸於寫實主義小說的文學價值上，認為小說女主角不應受到小說社會的制約，應該擺脫社會給女性的影響與束縛。

謝冰瑩為讀者們導讀的都是寫實主義的小說，然而，她的賞析角度已經偏離寫實主義的客觀態度。謝冰瑩主觀強調理想的性別經典價值，反對女性無法改善當代社會處境的負面描寫。她無法忍受寫實主義真實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女性人物，對於女主人翁有高標準的期許，女性應該突破寫實主義筆下典型環境的桎梏與影響。追求完美無暇愛情的意義在於，使女性能夠自艱困的環境中突圍。我們可以發現，謝冰瑩的文學立場已經受到性別觀點影響，她將小說作品當作性別教材來教育讀者。

二、小說創作困境：以完美小說女主角解決社會婦女問題

謝冰瑩不僅以性別標準來評價文學，她也試圖以女性婚戀小說解決婦女問題。

謝冰瑩在一九五四年小說〈聖潔的靈魂〉試圖處理戰後台灣本地女性問題，

²⁸⁵ 謝冰瑩，〈曼儂〉，《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60。

²⁸⁶ 謝冰瑩，〈茶花女〉，《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年），頁56。

並為台灣女性尋找出路。戰後台灣本地女性的社會地位不平等，有諸多婦女問題。在女子教育方面，五〇年代的台灣本地女性普遍只接受初等教育，未享有高等教育的教育機會。²⁸⁷另外，娼妓問題更是婦女界討論與關注最多的議題。當時的色情行業猖獗，許多酒樓茶館的女招待人數超過實際需要，而且變相營業（頁 456-457）。婚姻問題方面，論者關心的是女性在婚姻上是否獲得平等對待，特別是台灣女性和外省男性的通婚問題（頁 462）。台灣女性的教育、娼妓、婚姻等議題，謝冰瑩通通都注意到了，企圖在小說〈聖潔的靈魂〉一併討論與解決。謝冰瑩特地以台灣養女寶珠為〈聖潔的靈魂〉小說主角，描述寶珠尋求升學不成，被養父壓迫到食堂當女招待的故事。謝冰瑩將五四新女性的解放思想移植到台灣本地女性身上，寶珠會主動爭取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並與外省男老師自由戀愛。

然而，性別解放理想在戰後台灣的現實環境中碰壁，五四新女性的解放思想無法立即改變五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因此，有性別解放思想的寶珠在家庭、社會中處處遭受磨難。寶珠向養父母爭取自由戀愛不成，又遭食堂老闆施計失去貞操。寶珠尋求性別解放，卻無法改變現實社會的壓迫，於是，謝冰瑩安排她一死，好保全性別解放理想的完整。謝冰瑩寫道，寶珠陷入理智和情感交戰，「理智和感情兩把尖刀在她的心裡撕殺著」²⁸⁸，逼使她產生精神錯亂。最後，寶珠走上自殺這條路，因為「我的肉體雖被魔鬼摧殘，但我的靈魂是純潔的！」²⁸⁹。謝冰瑩堅持的性別解放理想，卻促使小說女主角寶珠無法存活於寫實主義筆法營造的五〇年代台灣社會中，寶珠只能走上自殺這樣雷聲大雨點小的草率結局。

²⁸⁷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2000年），頁 455。

²⁸⁸ 謝冰瑩，〈聖潔的靈魂〉，《聖潔的靈魂》（香港：亞洲，1954），頁 84。

²⁸⁹ 同上註，頁 87。

另一篇小說〈感情的野馬〉，我們不僅可以見到謝冰瑩堅持的性別解放理想突兀於寫實主義小說，迫使寫實主義小說結束於不合常理的戲劇性結尾，還可以見到她以理智顧家的完美女性性別標準左右她的小說女主角。

〈感情的野馬〉有兩位性格各異的女主角，追求愛慾自由的林琍和堅持婚姻自主的江澄。當解放情慾的林琍開始威脅到江澄婚姻的穩固性時，謝冰瑩開始一面倒地醜化林琍，以非寫實的誇張筆法將林琍惡魔化。

謝冰瑩在第一節和第三節各自細膩呈現女主角在追求情感解放和婚姻自主的心思起伏。小說開頭第一節，以追求理想愛情的林琍為女主角。面對家人發動親情攻勢勸阻，林琍雖然難過仍固執地捍衛愛情。第三節，另一位女主角江澄登場。江澄開始明快做出自由婚戀破滅後女性應重新獨立的決定，「一個是她自己的職業如何解決，一個是兩個女兒大柚子和小玲玲如何能夠送進托兒所。」²⁹⁰。失婚女性江澄找到工作，保有經濟獨立能力並照顧好孩子。然而，來到小說第四節，當夫妻兩人要處理三角婚姻關係時，妻子瞬間成了破口大罵的非理性潑婦。談判一開始，江澄便失控爆粗口：「你欺騙女人，還口口聲聲說這是戀愛自由，愛情至上；你侮辱了愛情，你冤枉受了大學教育！……再說，半夜三更和一個感情破裂了的男人在吵吵鬧鬧也太不像話！」（頁 113）。外遇的丈夫則扮演無賴大男人的角色，恐嚇完江澄後，像土匪般匆忙又恐懼地逃走了。小說結尾是，丈夫和林琍神色倉皇地搭上火車後，林琍開始凶狠地逼視要和她私奔的男人，只因這個男人沒有殺死自己的妻子。這篇小說從現實生活的各角度論述女性面臨自由婚

²⁹⁰ 謝冰瑩，〈感情的野馬〉，《聖潔的靈魂》（香港：亞洲，1954），頁 108。

戀破滅的困境。女性能理智明快地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不僅於此，謝冰瑩為了更進一步捍衛婚姻自主的完整性，而醜惡化堅持情慾自由的女性，突兀地將小說結尾於一個非寫實的戲劇性結尾。

讀完這篇小說，我們可以發現，五〇年代中期的謝冰瑩已經將她在「綠窗寄語」專欄教導讀者的性別觀念，全盤挪移到小說創作中。並且，她的性別觀點是偏心重視已婚婦女。女性可以失去丈夫，也要守護婚姻裡的一切。女性可以單獨經營婚姻，可以自己一人完美地做好賢妻、良母、職業婦女等角色，並守護聖潔的愛情。

一九六三年，謝冰瑩依然關切當代青年的婚姻與戀愛議題，出版短篇小說集《空谷幽蘭》，試圖教育青年們自由戀愛的核心意義。謝冰瑩秉持著一貫寫實主義文學精神，在序言強調每一篇短篇小說都是「真實的故事」²⁹¹。然而，謝冰瑩的寫實主義小說不僅與現實社會脫節，連讀者都開始有錯誤的理解與解讀。謝冰瑩自己也發現，讀者們認為她所寫的小說已經與當代社會大眾無關，並誤以為她所描寫的，僅是她自己的故事。謝冰瑩坦言：「『離婚』是我用第一人稱寫朋友的故事，曾在『無題集』上發表過，後來又被香港沒有道德的書商盜印成單行本，有少數讀者誤會是寫我自己的事，來信要為我大打抱不平，鬧了不少笑話」²⁹²。謝冰瑩擁有持續追尋性別解放的毅力與滿腔教誨讀者的熱情，然而，得天之秉善說故事的她，連結其他生命的稟賦開始變得薄弱，她的寫實主義小說不僅與社會脫軌，也失去改造社會的能力。

²⁹¹ 謝冰瑩，〈序〉，《空谷幽蘭》（台北：廣文，1963），頁1。

²⁹² 同上註，頁1。

三、從文藝體制立場論戰心鎖

一九六三年，謝冰瑩和蘇雪林掀起心鎖論戰。兩位作為官方文藝組織的資深女作家代表大動作抨擊年輕新興女作家郭良蕙，不僅在戰後台灣文壇掀起心鎖論戰，更讓謝冰瑩代表官方文藝立場的女作家身份更為鮮明。我認為，論戰心鎖對謝冰瑩來說，主要是為了堅持文藝組織的立場問題。

在本章第二節，我們已經分析過，謝冰瑩在五〇年代中期，因為擔任官方文藝工作，更為世故敏感官方文藝政策的戒約，進而刪除自己以往參與左翼社會革命運動的書寫記錄。進入一九六三年，謝冰瑩大動作和蘇雪林聯手公開批判郭良蕙，我認為，還是離不開文藝組織受國家文藝政策管控的思考模式。因為，綜觀心鎖事件，早在一九六三年心鎖論戰開戰前，是婦女寫作協會於一九六二年最先動作於將郭良蕙開除會籍。

心鎖論戰的起始是這樣的，《心鎖》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至六月十九日在《徵信新聞·人間副刊》連載。連載其間，因為小說情節涉及叔嫂不倫的描寫，引來許多衛道人士批評與漫罵。然後，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於一九六二年將郭良蕙開除會籍，十一月更進一步向內政部檢舉。一九六三年一月內政部以「妨害風化罪」將《心鎖》查禁，中國文藝協會則於五月四日第二十次年會召開前，宣稱消滅誨淫敗德的毒素，開除郭良蕙的會籍。²⁹³在文協開除郭良蕙會籍的這個月，

²⁹³ 廖淑儀，《被強暴的文本：論「心鎖」事件中父權對女／性的侵害》（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

謝冰瑩同步於青年綜合期刊《自由青年》雜誌發表〈給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開信〉，批評郭良蕙高調的作風及作品誨淫。謝冰瑩有失前輩資深女作家氣度的大動作批評，更突顯她的文藝立場是在應和中國文藝協會的官方文藝立場。

謝冰瑩以公開信形式發表的文章中，先非理性地批評郭良蕙過度女性化的裝扮，再斥責郭的小說誨淫盜。謝冰瑩在文章中先表示，有次文協在中山堂光復廳開會，她就對於郭良蕙過度女性化的裝扮有意見。首先，謝冰瑩指出郭良蕙的長髮披肩，讓人感覺不大舒服。接著，她開始對郭人身攻擊，說文協開會不久，郭良蕙就離開座位，「跑到前面去搔首弄姿地擦口紅去了」²⁹⁴。談到《心鎖》，謝冰瑩開始嘆息：「唉！良蕙，為什麼你要寫這些亂倫的故事？」（頁 2）。謝冰瑩一路批評，「你在後面還理直氣壯地提出藝術的問題，你要革命，反抗，反傳統，反封建……于是你提倡「亂倫」，你借男主角的口吻說出人類都是和禽獸一樣需要性生活，整個的心鎖，描寫性行為，所以你發了財！」（頁 3）。批評完《心鎖》，謝又批郭的新作《青青草》。「我替無數萬青少年耽憂，他們從青青草上學會小偷、搶劫、說謊、逃學、研究武俠小說、愛情小說……這真是誨淫盜的文字（絕對不能稱為作品！），怎麼可以寫，怎麼可以拿來發表呢。我的天！」（頁 4）。

婦協率先開除郭良蕙的會籍並向內政部檢舉《心鎖》，謝冰瑩和蘇雪林再補上批評郭的公開信，帶有大聲打罵自己小孩給外人看的表演意味，標榜婦協的運作與政府既定政策並不相衝突。如謝冰瑩在公開信後段苦口婆心表示：「良蕙，我和雪林是為了愛護你，愛護讀者，愛護神聖的文壇，才不惜拿出我們的赤心來坦白地勸告你，望你立刻懸岩勒馬，回頭是岸，從此洗心革面，改變作風，運用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²⁹⁴ 謝冰瑩，〈給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開信〉，《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2。

你的聰明，多寫幾部有益社會人心的作品出來，好洗滌心鎖和青青草的污點。」

²⁹⁵。謝冰瑩和蘇雪林大動作修理郭良蕙，引發其他文藝人士輪番論戰心鎖。

眾多論戰心鎖事件的觀點大致分為兩方，一方是強勢佔上風的官方文藝立場，斥責《心鎖》有違戰鬥文藝路線；另一方則客觀就文學創作立場試圖為《心鎖》說句公道話，聲援文藝創作應有自由空間。從積極配合政府文藝政策的穆中南連續在其發行刊物《文壇》刊登批判郭良蕙的幾篇文章中，可以見到當時官方文藝打手反黃色作品的文化整肅立場。穆中南刊登於十月號《文壇》的〈一個反常現象——「心鎖」事件〉，便定調郭良蕙是以色情為主來寫《心鎖》，批這是有害社會的黃色小說。²⁹⁶緊接著，十一月號《文壇》不只是穆中南持續檢討《心鎖》，還有戰鬥文藝旗手劉心皇，以及律師、教授、軍人、女立法委員等各界人士也加入整肅行列。劉心皇說《心鎖》是為六十年代女人寫的性史，就是一本淫書。²⁹⁷

《文壇》刊登訪問各界傑出人士的訪問稿，其中，謝冰瑩是教授代表，眾社會賢達們一致批判《心鎖》是妨害社會善良風俗的不道德作品。報導更加突顯謝冰瑩強力批評《心鎖》提倡亂倫的衛道立場，斥郭良蕙與反共戡亂的時代背離。²⁹⁸

論戰中亦有聲援郭良蕙的聲音。香港《亞洲畫報》在一二二期和一二四期製作專題，討論《心鎖》在臺灣文藝圈引起的連續效應。論者皆反批評謝冰瑩涉及人身攻擊，評論文學作品有失客觀，大失前輩女作家的風範。《亞洲畫報》編者張國興直指謝冰瑩和蘇雪林的兩篇文章「違反了許多寫作道德」²⁹⁹，「謝女士評

²⁹⁵ 同上註，頁 5。

²⁹⁶ 穆中南，〈一個反常現象——「心鎖」事件〉，《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70-77。

²⁹⁷ 劉心皇，〈關於「心鎖」的六問題〉，《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81-93。

²⁹⁸ 曉音，〈「心鎖」問題的面面觀〉，《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48-63。

²⁹⁹ 張國興，〈我對「心鎖」事件的意見〉，《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18。

『心鎖』的文章對作家人身攻擊，好像有故意中傷，文字中含有譏諷的成份，這種文章我不能轉載。」³⁰⁰。南登寫了〈對「心鎖」事件的幾點商榷〉尖銳批評謝冰瑩，「一篇文藝作品的好壞，儘可以從任何角度來批評，而批評的對象應只限於作品的本身，卻不應對作者來大肆攻擊，更不應該以公開信的方式，來對作者指責、漫罵。作者是一位女性，女人有愛美的天性，什麼叫做『搔首弄姿』？這種幾乎逼近對『人身』的攻擊，難道也是文藝批評家，前輩作家對後進的愛護和提拔麼？」³⁰¹。

許多聲援《心鎖》的論述是從文藝自由觀點，試圖為《心鎖》被禁和郭良蕙被文協開除會籍等說句公道話。自立晚報社論認為，《心鎖》事件更值得議論的是文協開除郭良蕙會籍，「感到文協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大有值得商榷餘地，也可能因此激起文協內部更多的問題，站在希望我國文藝運動蓬勃欣榮的立場，認為有加以評論的必要。」³⁰²。南宮搏也表示，「我反對隨便地，由官吏查禁一本書的發行，我希望這方面能有審慎的考慮以及廣採眾議。……文學作品不是勸善書，文學作品也決非太上感應篇。文學作品的寫作空間，如果不許接觸兩性關係，那麼，我們祇好讀太上感應篇了。」³⁰³。張國興表示：「『心鎖』不但牽涉到寫作自由，而且也牽涉到自由中國文藝界的作風與風氣。」³⁰⁴。孫旗也呼籲給文藝以自由，「多給文藝創作以自由是一個要件。」³⁰⁵。

我們可以見到，謝冰瑩公開情緒性批評郭良蕙和她的作品，更深化自己與官

³⁰⁰ 同上註，頁 18。

³⁰¹ 南登，〈對「心鎖」事件的幾點商榷〉，《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41。

³⁰² 自立晚報社論，〈論「心鎖」事件〉，《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37。

³⁰³ 南宮搏，〈關於「心鎖」的查禁〉，《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36。

³⁰⁴ 張國興，〈我對「心鎖」事件的意見〉，《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21。

³⁰⁵ 孫旗，〈由「心鎖」事件析論台灣文藝界的風氣〉，《心鎖之論戰》（台北：五洲，1963），頁 32。

方戰鬥文藝一致的立場。這種公開處決的處罰手法和戰爭時期在戰場前線給婦戰團團員的戒規一樣，女性服從團體紀律是重要且必要的。只有團體，沒有個人。為了維護婦女團體的權益，必要時，團體會以無上限的權利介入個人私領域，將個人屏棄在團體之外。這也相對凸顯，謝冰瑩仍如履薄冰謹慎小心地自處於戰後台灣文壇，重視文藝組織的規範與利益的從眾傾向像是一道枷鎖鎖住自己。我想或許是因為五〇、六〇年代之交，官方文藝掌權者重新洗牌，讓謝冰瑩和蘇雪林更如履薄冰地應和官方文藝政策。因為強勢領導文藝協會的張道藩於五〇年代末失勢，一九五七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因經費斷絕而瓦解，直到一九六五年總政治部舉辦第一次國軍文藝大會，才接著逐年進入國民黨文藝政策的第二個高峰期。³⁰⁶而謝冰瑩在一九六三年這場論戰心鎖的表態，宣告了她嚴守官方文藝政策的立場，捍衛的是衛道正統的寫實主義路線。

小結

分析完謝冰瑩在五〇、六〇年代戰後台灣的性別觀點與寫實文學作品，我們肯定了，她即時把握戰後初期台灣蓬勃發展的副刊雜誌等大眾傳播媒體的知識傳播空間，熱情傳授自己的性別解放經驗與觀點。謝冰瑩正向鼓勵戰後台灣女性，新女性和傳統女性不分彼此皆是同路人，女性最重要的是理智經營婚姻，女性可以獨立自主地做好賢妻、良母、職業婦女等角色。依女性主義理論的女性解放進程來說，謝冰瑩從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經戰爭磨練轉型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更務實地重視社會制度、經濟能力等生活現實層面對女性的影響，在戰後台灣提出完熟的性別主張，強調女性全能。然而，對謝冰瑩造成改變的並非

³⁰⁶ 鄭明嫻，〈當代台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1994），頁 33。

儘是女性全能的性別觀點，另一方面來自於她開始接觸官方文藝工作的影響，受到官方文藝政策的制約。參與了文化清潔運動、戰鬥文藝等文藝政策的推動，謝冰瑩也開始修改自己的寫實主義文學創作手法，絕口不提左翼革命。最可惜的是，她修改了記錄自己過往奮鬥經歷的《女兵自傳》，刪除了參與左翼社會革命運動的書寫，使得《女兵自傳》看來扁平，更像是一本「如何成為台灣新女性」的示範教學手冊。謝冰瑩依然保有五四知識份子改革社會關懷社會的使命感，然而，她主觀以女性全能的性別觀點作為寫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標準，並且過於貼近國民黨政府軟性保守的右翼文藝政策，使得她的寫實主義文學與現實社會脫軌。觸動心鎖論戰，呈現出謝冰瑩向官方文藝政策妥協的一面。論戰結果表面上是贏了，卻也徹徹底底迫使自己的文學創作重心正式與社會現實脫節。謝冰瑩使自己絕緣於批判社會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路線，在往後的文學生涯，只能為衛道正統的軟性文學代言。

◎附錄：《一個女兵的自傳》和《女兵十年》、上海晨光版《女兵自傳》、

台北力行版《女兵自傳》的內文改寫對照表

謝冰瑩生命史		《一個女兵的自傳》 (上海：良友，1936)	《女兵自傳》 (上海：晨光，1948)	《女兵自傳》 (台北：力行，1956)
年份	生命階段	和《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		
二〇年代	中學時期		〈「剎那的印象」〉： 自由戀愛風潮時興，個人情感解放。城牆上徘徊著，因戀愛失敗而發瘋的瘋子。(頁 70-72)	刪除〈「剎那的印象」〉
			〈同性愛的糾紛〉： 愛慕謝冰瑩的女同學們彼此爭風吃醋。(頁 73-82)	刪除〈同性愛的糾紛〉
			〈情書貼在佈告處〉：五四自由戀愛風潮滾進長沙。女教	刪除〈情書貼在佈告處〉

			師將好友丈夫寫給她的情書貼在佈告處，以示自身清白。 (頁 83-86)	
		〈鬥爭生活的開始〉：長沙各校學生為六一慘案遊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喚醒躲在圖書館看《少年維特的煩惱》的謝冰瑩。	刪除〈鬥爭生活的開始〉	
一九二六年	謝冰瑩於暑假陪二哥在嶽麓山養病	二哥給謝冰瑩看「XX主義ABC，社會主義淺說，以及社會科學、革命理論」的書。(頁 132)	改寫成「他給我看幾本關於社會科學，革命理論方面的書」。(頁 99)	再改寫成「他開始給我關於新文藝方面的書」。(頁 48)
	投考中央軍事政治		〈被開除了〉：鐵大姐鼓舞同學們堅持全體入校，「我們脫離了家庭來投身革	刪除鐵大姐相關段落。

	學校 北伐 女子 大隊		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民眾和痛苦的自己」。(頁 111)	
	就讀 中央 軍校		〈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好幾位軍校同學因自由浪漫的革命反動性格，而衝撞軍紀。(頁 129-133)	刪除〈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
			〈血的五月〉：一九二七年是革命時代，民眾的革命力量不可抵擋。(頁 134-136)	刪除〈血的五月〉
一九二七年	參與 北伐	《一個女兵的自傳》第四章〈從軍時代〉小節〈三個老囚犯〉：北伐軍隊進駐農村，農民開群眾大會，送三個土豪劣紳進革命軍師部槍決。	刪除〈三個老囚犯〉。	
	北伐		〈朝南嶽〉：母親帶	刪除〈朝南嶽〉

<p>結束，返回家鄉湖南</p>		<p>謝冰瑩去衡山進香，還血盆香。謝冰瑩半推半就地依母親的傳統信仰擺佈。(頁 185-194)</p>	
<p>完成媒妁婚約後，逃離夫家</p>			<p>增寫〈解除婚約〉： 「到了長沙，我第一件大事，便是寫信給蕭明，徵求他同意登報解除婚約。」，「最後，他同意了，當我們那個解除婚約的啟事在報上登出來之後」，謝冰瑩躲在大哥的廚房喝醉。大哥不高興謝冰瑩登報離婚，謝冰瑩大膽地回答：「我根本沒有和他結婚，為什麼要說離婚？」。(頁 138)</p>
		<p>〈入獄〉：和兩位北</p>	<p>刪除〈入獄〉</p>

			伐男同學共同被視為「思想嫌疑犯」被捕入獄。(頁 231)	
一九二八年	前往上海		<p>〈最緊張的一夜〉：往上海的輪船上，幫助謝冰瑩的茶房是曾在北伐途中一起開過會的革命同志。「當我們的隊伍開到咸寧時，他那時還是海員工會的代表，他和我在一起開過會，所以認識我，同時告訴我許多關於我們走後咸寧縣的民眾受到壓迫的種種情形，最令我聽了難受的是那位工作很努力很負責的錢遠潔女士，也做了壯烈的犧牲。」。(頁 302)</p>	改寫為〈奇遇〉：茶房變成在衡陽見過面的陌路之交。(頁 165)
	就讀		〈開始和窮困鬥	將先生們改寫成

	上海藝術大學		爭)：上海藝大的主任教授們是「文化界革命者」，謝冰瑩在校期間也常讀革命理論的書。(頁 315)	「文化界有名人士」(頁 173)
			〈亭子間的悲劇〉：求取新知和參加社會活動的興趣同樣濃厚。(頁 320)	刪除參與社會活動相關記錄
一九二八年	上海藝術大學解散		〈解散之後〉：謝冰瑩就讀的上海藝大積極策動民眾運動，謝自己也讀些「社會科學」書籍。政府為鎮壓民眾運動，「鄭伯奇、馮乃超」幾位先生被法租界的巡捕逮捕。(頁 338-339)	改為〈學校被封了〉：「社會科學」學科名、「鄭伯奇、馮乃超」先生名都刪除。
一九三〇年	就讀北平女師大	記錄參與北方左聯及鐵大姐等相關活動。	〈南歸〉：刪除參與北方左聯及鐵大姐的相關記錄，並解釋自己因為左聯而上	

			了國民黨政府逮捕黑名單的原因是「為了參加一個文化團體的工作，參加幾次戲劇的公演，為了曾主編過一個婦女月刊」。(頁 378)	
一九三二年	上海一八事變後		〈多難的「三八」〉、〈沒有目的底旅行〉：十九路軍的革命行動受到民眾歡迎。十九路軍退回福建，在閩西建設一個新社會，由蔡廷楷將軍負責。鴻是閩西善後委員會的負責人，邀請謝冰瑩參觀，並給科長職位。 (頁 419-425)	改寫為〈閩西之行〉：刪除十九路軍及閩西特區的相關文字及記錄。
一九三三年	遊歷閩西福建龍岩		〈土皇帝〉：龍岩古田有位農民出身的土皇帝，「他的思想是屬於社會主義	刪除〈土皇帝〉。

		<p>的,可是他並不主張用激烈的手段來槍殺地主,沒收土地,他是主張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社會一切糾紛的」。(頁436)</p>	
		<p>〈民眾大會〉:蔡廷楷將軍由龍岩到古田,發動民眾抗日。赤足戴斗笠的婦女也接受軍事訓練。(頁444)</p>	<p>刪除〈民眾大會〉、〈別矣古田〉等節。</p>
		<p>〈意外之災〉:自白未加入任何黨派,「近二十年來中國變動得最厲害的是政治。黨派一天比一天增加,思想問題愈來愈複雜。但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遊歷完閩西後,謝到廈門中學教書,卻有人</p>	<p>刪除〈意外之災〉。</p>

			<p>造謠，說她是「社會民主黨、人民政府的婦女部長」。受閩變牽累，謝冰瑩離開廈門前往上海。（頁461）</p>	
			<p>〈謠〉：上海申報刊登一批通緝閩變份子的名單，名單裡有謝冰瑩。柳亞子建議謝冰瑩回故鄉長沙休息一個時期。長沙小報也拼命寫攻擊謝冰瑩的文章。（頁469-470）</p>	刪除〈謠〉。
一九三四年	第二次赴日留學		<p>〈公開的秘密〉：謝冰瑩在東京留學，「我除了補習會話和文法外，還在青年會聽陳文瀾的小說課程，記得他那時教的是『我們的成果』是一個左翼作家的</p>	刪除〈公開的秘密〉。

			短篇小說集」。(頁476)	
一九三六年	長沙休養，完成《一個女兵的自傳》		〈歸來〉：鐵大姐出獄。她帶著在獄中出生的莎兒過小販生活，「她的那個曾經做過社會主義小領袖的丈夫再也不唱什麼民主和解放的高調了」。鐵大姐的丈夫遺棄她，再找年輕女人。這個刺激幾乎使鐵大姐不想活。(頁502-503)	刪除〈歸來〉。
一九三七年	籌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上抗日前線		〈出發〉：謝冰瑩領導婦戰團唱革命歌曲，「我們十七個人大聲唱著義勇軍進行曲……一同叫著：『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頁520)	改寫為〈忠孝不能兩全〉：婦戰團改唱「我們十七個人大聲唱著抗戰歌曲……一同叫著：『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頁268)



第五章、結論

本章分為兩部分，先分析謝冰瑩晚年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的作品，接著進行整篇論文的整理分析。

第一節、謝冰瑩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回憶類型作品

謝冰瑩晚年，不論是在性別觀點、改革態度，或是文學觀等方面，皆回首自己的傳統家庭起源，肯定傳統社會的經典價值。

一九七一年，謝冰瑩船行到美國探望女兒途中，摔斷右大腿。嚴重的腿傷，使謝冰瑩在一九七四年自師大退休，和丈夫賈伊箴移居美國舊金山。在美國的謝冰瑩不斷被邀稿，常提筆寫作。除了向台灣讀者介紹美國的風土人情外，謝冰瑩最常寫的是回憶類型散文，回憶自己的父母、成長經歷、五四知識份子友人等。在性別觀點上，謝冰瑩的傳統家庭觀念濃厚，常感念傳統家庭的美好，特別是時常回憶起母親，感念母親的慈愛。在文學觀點上，她推行白話文，也重視文言文。

謝冰瑩的頻頻回首，和她的革命態度有關。謝冰瑩回首的傳統家庭和北伐女兵革命生活，都是她革命出身的起源。從年輕時期公然無畏革命，到晚年正式回望過往歷史，恰如班雅明論述保羅克利新天使面對歷史的姿態。貫穿歷史風暴的

同時，歷史新天使也轉頭望向過往歷史。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的歷史觀所傳達的是，起源即目的。歷史新天使由當下躍入歷史時空中，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是為了尋找歷史救贖的契機。過去以無具體時間的方式呈現，這些無具體時間的呈現無特定歷史意義，是從時代中剝離開來的斷裂。歷史新天使以有如蒙太奇的方式讓內在邏輯進行拼貼辯證，從而捕獲消失的經驗與記憶。歷史新天使由當下在回憶中經驗過去，指導未來，尋求啓蒙。因此，未來時間的分分秒秒都有可能是救世主彌賽亞降臨的時候。³⁰⁷謝冰瑩回望自己的革命起源，北伐生活、傳統父母教養、五四知識份子友人言行等，她企圖從點點滴滴過往歷史的斷簡殘篇中，尋求當下救贖的契機。

一、推崇母性犧牲特質的性別觀點

謝冰瑩除了延續以往五〇年代理性處理婚戀的性別態度外，她更進一步強調工作對女性的重要性，並特別重視母性的犧牲特質。謝冰瑩告訴讀者，女性要理性看待婚戀，甚至為了實現工作理想，專心工作不結婚也是可以的。她表示，愛情對女性而言並不是最重要的，「我不相信一個人的理智，克服不了感情，我不相信愛情能治百病，愛情可以代替一切生活必需品；更不相信愛情能夠起死回生……總之，我不相信愛情萬能。」³⁰⁸。謝冰瑩重視的是女子教育與工作等現實生活層面的女性獨立議題，「你要把感情武裝起來，努力工作，努力讀書、寫作。」³⁰⁹。戀愛與婚姻只是女性成長過程的一部分，「戀愛結婚只是人生的一部

³⁰⁷ 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 249-260。

³⁰⁸ 謝冰瑩，〈怎樣解除愛的煩惱？〉，《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頁 142。

³⁰⁹ 同上註，頁 143。

份，而不是人生的全部」³¹⁰。若有女性不結婚，五〇年代的中年謝冰瑩還會勸她。但是，晚年的謝冰瑩開始覺得婚姻並不是必須的成長階段，「我看過許多不結婚或離婚的女子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她們都把全副精力貢獻在事業、學問、寫作、藝術各方面，並沒有什麼不好」³¹¹。減少花費在婚姻裡的時間精力，女性可以更全力發展自己的事業。

謝冰瑩不重視愛情與婚姻，她推崇的是有犧牲特質的母愛。謝冰瑩為了加強自己的母親特質，特地補強烹飪的家事技能。她表示，自己在中學時代猛讀書，覺得整天在廚房做菜是最沒出息的人。但是結婚以後，老感覺不會做菜，是一件對不起丈夫的事。³¹²於是，她應丈夫要求去學烹飪，報名師大家政系的烹飪班，終於可以在家自己下廚，還曾經宴請三對夫婦在家吃飯，以驗收自己的廚藝。³¹³

謝冰瑩也發表多篇想念母親，想念女兒的書信式散文。在懷念傳統母親的文章中，謝冰瑩將自己和母親連接起來，將過去的成長歷史和現在的教養經驗連接起來，繼承了母親的慈愛形象。這個慈愛母親的形象，一直延伸到寫給女兒的書信文章中。謝冰瑩在母親節想念母親，在懷念母親的過程中，她總向母親懺悔自己小時常忤逆她，祈求母親能赦免自己過去固執、自私、無知的魯莽行為。³¹⁴謝冰瑩接著向母親告解，兒女不了解自己對他們的愛，這件事使自己感到痛苦。無知的兒女正像當年自己和哥哥不了解母親的愛一樣。「我只告訴媽聽，只有媽是過來人，只有媽才了解這是做母親的悲哀，做母親的痛苦；同時也是世間最偉大，

³¹⁰ 謝冰瑩，〈移情別戀〉，《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頁 148。

³¹¹ 同上註，頁 149。

³¹² 謝冰瑩，〈我是家政補習班的老學生〉，《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71），頁 209-212。

³¹³ 謝冰瑩，〈學烹飪記〉，《我的回憶》（台北：三民，1967），頁 170-177。

³¹⁴ 謝冰瑩，〈生命的光輝——母親節，想媽媽〉，《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71），頁 71-73。

絕對不需要任何代價的母愛，至高無上的母愛啊！」³¹⁵。在向傳統母親懺悔的過程中，謝冰瑩與傳統母親和解，並繼承了母親的慈愛精神。

另一方面，謝冰瑩在寫給女兒的公開信散文中化身為慈愛的母親，成為傳統知識來源的中堅支柱。謝冰瑩固定與在美國威斯康辛留學的女兒通信。農曆年到了，女兒來信詢問，哪一天過農曆年？謝冰瑩欣慰女兒沒有忘記這重要的中國節日，要女兒多做幾樣菜，在農曆過年那天請外國媽媽一家吃飯，「告訴她，這是我們中國人五千多年前的年，一直傳到今天，我們沒有忘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我們絕不會數典忘祖！」³¹⁶。謝冰瑩慈愛奉獻的中國母親形象，在寫給女兒的散文中表露無遺。

二、自傳統取經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改革態度

謝冰瑩持續回憶自己過往的成長歷史，從傳統家庭的歷史記憶中提取意義，以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這顯示她已經不採與傳統真鋒對決的改革態度，開始向傳統取經。謝冰瑩的改革態度是，當代社會問題都可以自傳統社會尋求解決方法。從與傳統絕裂轉變為認同傳統的改革態度，可以從謝冰瑩定義自己傳統父母的態度可以得知。晚年的謝冰瑩總感念父母對自己的好。她回憶，進大同女校讀書的第一天，老師要同學寫作文。從沒寫過作文的謝冰瑩，看了題目嚇得發呆。是母親坐在謝冰瑩身邊，仔細教導她寫作文。而教自己識字的是父親，父親還教

³¹⁵ 謝冰瑩，〈遙寄黃泉〉，《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71），頁 76。

³¹⁶ 謝冰瑩，〈爐邊寄語〉，《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頁 63。

導她念古文，是謝冰瑩的啓蒙老師。³¹⁷

謝冰瑩已經不推崇與當代社會對抗的革命方式，一如她在美國遇見嬉皮的解放觀感，「我希望這只是短時的現象，這些可憐的嬉皮，總有一天會迷途知返，大徹大悟的。」³¹⁸。謝冰瑩以傳統家庭的倫理觀，來解決當代社會問題。她表示，能夠做到了解、寬恕、父慈、子孝，就不會有父子、母女之間的隔閡問題。³¹⁹夫妻之間，只要互愛、互助、互諒、互敬，能使家庭充滿和樂氣氛。³²⁰婆媳之間，只要處處想到對方，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上下兩代以愛為出發點，便能一家和樂融融。³²¹謝冰瑩以中國傳統家庭的處世智慧為當代讀者建言。

在回憶五四知識份子散文保留革命本質

謝冰瑩以國民黨政府的官方右翼文藝立場來定義三〇年代革命文學，這個舉動更使得她過往熱衷社會革命的左翼色彩完全消失。謝冰瑩表示，北伐以後，上海文壇分為兩派，一派就是民族主義的文學，一派是左傾路線。「左聯拼命打擊民族主義的作品，他說民族主義是狹義的愛國思想，這種思想，是要不得的；他們主張世界大同，讓無產階級來消滅那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全世界只要一個黨，就是共產黨；一個主義，就是共產主義。」³²²。這種將左傾路線直接與共產黨劃上等號標籤的做法，更是突顯謝冰瑩的改革立場與政府當局文

³¹⁷ 謝冰瑩，〈平凡的半生〉，《我的回憶》（台北：三民，1967），頁 1-13。

³¹⁸ 謝冰瑩，〈舊金山之旅〉，《舊金山的霧》（台北：三民，1982），頁 19。

³¹⁹ 謝冰瑩，〈父子·母女〉，《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頁 223-224。

³²⁰ 謝冰瑩，〈相敬如賓〉，《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頁 247-249。

³²¹ 謝冰瑩，〈婆媳之間〉，《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頁 265-279。

³²² 謝冰瑩，〈三十年代文學對我國的影響〉，《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71），頁 63。

藝政策陣線一致，也完全抹滅自己過往革命傳統封建社會的左翼理念與作風。

但我想，謝冰瑩對於自己完全抹滅五四革命文學這段時期的左翼改革理想，是感到不安的。因為，這不僅是對過往自己的完全否定，也是否定自己追求革命理想的初衷。就像她在一九七一年寫散文回憶三〇年代剛進入上海五四文學圈的自己，七〇年代的謝冰瑩回望三〇年代就讀上海藝大的她，只感到矛盾、苦惱和悲傷。³²³雖然這份左翼革命理想未能從自身經歷得到美好的體現，但謝冰瑩也未完全忘懷左翼革命理想，她的做法是將這份革命理想隱隱投射在五四知識分子友人身上。

謝冰瑩寫下多篇回憶五四知識分子友人的散文，在她筆下，這群五四人常為了堅持新文學的革命理想而在飢餓裡掙扎，甚至是為了捍衛革命理想而犧牲生命。謝冰瑩推崇胡適和朱自清，感念兩位新文學界先驅將生命奉獻給新文學研究。胡適畢生為文化工作努力奮鬥，死在工作崗位上。³²⁴朱自清則是把整個精神寄託在學術研究上，忘了自己的健康。³²⁵五四女作家裡頭，謝冰瑩與白薇、黃廬隱最為契合。謝冰瑩認為白薇的個性非常倔強，「她有反抗的精神，凡事喜歡探求真理」³²⁶。白薇也因為富正義感的倔強精神，使得自己終身被窮困與疾病折磨。廬隱則是為了自由戀愛，不顧封建人士的批評嘲笑，過著精神自由的生活。³²⁷另外，廬冀野、郁達夫、徐志摩則是典型浪漫主義者，以率直的真性情，痛快地過了一生。謝冰瑩在回憶胡適、朱自清、白薇、黃廬隱、廬冀野、郁達夫、

³²³ 謝冰瑩，〈美麗的回憶〉，《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71），頁 13。

³²⁴ 謝冰瑩，〈附錄二：追念適之先生〉，《作家印象記》（台北：三民，1967），頁 75-76。

³²⁵ 謝冰瑩，〈朱自清〉，《作家印象記》（台北：三民，1967），頁 28。

³²⁶ 謝冰瑩，〈黃白薇〉，《作家印象記》（台北：三民，1967），頁 120。

³²⁷ 謝冰瑩，〈黃廬隱〉，《作家印象記》（台北：三民，1967），頁 126。

徐志摩等人的文章中觸及五四的革命訴求，文學革命、社會位階革命、婚姻戀愛革命等，隱微再現五四改革運動的革命堅持與本質。

三、白話文與文言文並重的文學觀

謝冰瑩依然以寫實主義的文學觀，強調寫實文學的實用價值。但考量於不違背國民黨政府當局的文藝政策下，謝冰瑩的寫實文學僅能停留於「我手寫我口」的表面摹寫層次。謝冰瑩這麼定義自己的寫實主義寫作方式：

「文如其人」這句話，我想大概是對的。我為人處世只有三個字：「直」、「真」、「誠」，寫文章也是如此。小說、散文裏面的材料，大多數是在許多典型人物身上找到的真實故事。我寫小說，總是把書中的人物當做自己，往往寫到她不幸的遭遇，眼淚不知不覺地滾下來。這就是作品裏面的真感情，絲毫也假不得。³²⁸

也許是因為過於嚴肅看待寫實文學的真實性，她重視寫實文學能貢獻社會的實用價值。她這麼主張寫實主義文學的現實功能：

文學既然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社會上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美的、醜的、惡的、善的，文學都能真實地把它反映出來，影響人生。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文學的使命，不單在表現人生；主要的是批評人生，指導人

³²⁸ 謝冰瑩，〈平凡的半生〉，《冰瑩憶往》（台北：三民，1991），頁 86。

生，增進人生的快樂幸福，消滅社會的黑暗罪惡。³²⁹

在配合國民黨政府當局的文藝政策下，謝冰瑩再提及五四，便是保守簡略地將五四定位於文學運動，一場舊文學與新文學的文學運動。「『五四』運動，誰也知道是中國一次劃時代的革命運動，青年們的愛國熱情和他們那種推倒腐朽的舊文學，建設白話的新文學主張，無一不使後來的人景仰欽佩。」³³⁰。謝冰瑩雖重視寫實文學的真實性與實用性，卻又在顧忌文藝政策禁忌下，保守地僅將五四寫實文學定位於口語白話文，使得寫實文學僅能停留於描摹事物的表面層次。

另一方面，在教導白話文寫作技巧的同時，謝冰瑩也肯定文言文的必要與重要。「我們重視文言，珍惜文言，因為它是我們祖先留下的遺產，我們要研究它，使它發揚光大。我永遠相信：世界上一切的藝術作品，只有好壞之分，沒有古今之別，我們絕對不願昧著良心說：「古文是落伍的，新文學是進步的！」試問沒有古，那有今？」³³¹。在文學觀點上，謝冰瑩打破歷史直線性的時間觀，如保羅克利的歷史新天使，由當下在回憶中經驗過去，泯除舊文學與新文學的古今之別、優劣之分，而得以尋求能指導未來、適合未來的文學。

晚年的謝冰瑩清楚呈現的文學觀點是，以當代口語白話文作為書寫語言，再以傳統古典文言文作為文學的精神內涵。當下生活與傳統價值得以串聯起來。也因此，晚年的謝冰瑩向讀者們介紹美國的異文化生活時，總是採古典中國精神作為文化批判標準。而不管她如何主觀或客觀分析美國文化的好與壞，謝冰瑩總不

³²⁹ 謝冰瑩，〈文學淺論〉，《給青年朋友的信（下集）》（台北：三民，1981），頁 323。

³³⁰ 謝冰瑩，〈我國初期的白話詩〉，《夢裡的微笑》（台中：光啓，1967），頁 215。

³³¹ 謝冰瑩，〈從「驢鳴狗吠」談起〉，《夢裡的微笑》（台中：光啓，1967），頁 228。

經意地以當下自然流動的歷史作為總結，她告訴讀者在自然流動的歷史裡，能把握的只有當下。這使得謝冰瑩帶有一絲古典中國文人的情懷。就像謝冰瑩面對太平洋觀看舊金山的霧的自然風景描寫，她在散文中最後感悟，美景變幻，自然界的變化是無窮無盡的，可把握的只有當下。

此刻，只有此刻是我們應該緊緊地把握的現實，一分鐘，最好連一秒鐘也好好地珍惜它，不要讓它空空地度過；可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會這樣想呢？他們曾經不知浪費了多少寶貴的光陰，到老來一事無成，只落得「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³³²

小結

晚年的謝冰瑩在性別和文學觀點上，頻頻回首傳統原生家庭，肯定傳統價值的美好。她不再偏重在女性婚戀議題上打轉，而是更強調工作對女性的價值，以及女性的母性特質，如犧牲、慈愛等精神。謝冰瑩不再費心力去質疑男性的權威性，她只琢磨於從屬自己的女性意志，顯示出一種女人大可靠自己的大女人心態。依女性主義性別觀點的發展進程來看，謝冰瑩已經從戰爭時期帶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特質的性別觀點，又回歸到強調理性思維，人盡其才，女性能一肩挑起所有責任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性別觀點。³³³但是，謝冰瑩的性別觀點也不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性別解放之初的激進，尤其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性別解放之初強調個人主義，女性不依附他人而活的獨立觀。謝冰瑩強調女性的母職身分

³³² 謝冰瑩，〈舊金山的霧〉，《舊金山的霧》（臺北：三民，1982），頁 227。

³³³ 林芳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1996），頁 3-8。

雖不是依附父權而活，卻也優先於女性的自我存在的目的，呈現出的是既強悍又顧家的性別觀點。

而在文學觀點上，謝冰瑩很明顯地在配合國民黨政府的文藝政策，完全喪失五四寫實文學的自由批判能力。五四寫實文學的左翼社會改革理想，僅隱約在懷念五四知識分子友人的散文中流露出來。謝冰瑩仍關懷當代社會，尋求傳統中國價值作為精神支援，這使得她的文學有口語白話的新文學外表，古典中國的舊文學精神內涵。



第二節、依性別、革命、文學等面向綜觀謝冰瑩

五四女作家謝冰瑩崛起於北伐革命，走過中日戰爭，戰後定居台灣，不論歷史浪潮如何起伏，她都持續關注女性，持續寫作，永懷改革理想。謝冰瑩一生難離性別、革命、文學這三個面向，持續追尋性別解放的終極理想。本篇論文意圖從謝冰瑩的生命史，拉出一條性別與文學相互交織的脈絡，思考謝冰瑩在不同時期的歷史浪潮，所採取性別解放行動及文學創作之間的相互關係。研究方法從爬梳謝冰瑩實踐的婦女解放行動為觀察起點，論述她的性別主體意識與文學創作間的相互影響，呈現謝冰瑩對婦女解放理想的具體實踐和文學表達。依性別、革命、文學等面向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從傳統女性淬鍊為完美女超人的女性主體

爬梳完謝冰瑩的性別解放歷程，我對於謝冰瑩終身無畏各種性別挑戰感到敬佩。她從未與傳統原生家庭徹底決裂，總以源源不絕的毅力與韌性，反覆出入傳統封建社會，特別能從男性陽剛中心的軍隊文化中，發展出女性的獨特與優勢。另一方面，縱觀謝冰瑩一生，我們開始了解，她面臨的最大敵人並不是國族，而是來自要求女性全能的鞭策。

二〇至四〇年代是社會政治激烈變動的年代，也是謝冰瑩女性主體綻放盛開的年代。革命激進的二〇年代，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於一九二六年正式成立政治科

女子大隊，婦女首次突破女子參與軍事政治活動的限制。順著婦女解放運動走向革命化與政治化的潮流，謝冰瑩報考北伐軍伍，藉由接受軍事教育與軍事工作，從傳統女性瞬間轉型為穿戴時髦五皮戎裝的革命女性。謝冰瑩在北伐軍事行動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突破傳統婦女在男性主流社會裡的侷限，將婦女解放和國族解放同擔肩上，極左傾社會主義革命特質的女性主體開始成長茁壯。三〇年代初期謝冰瑩兩次留學日本皆活躍於中國留學生及日本左翼文人的社會革命集會，一九三一年協助前期左聯東京支盟成立，一九三五年出席竹內好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所舉辦的歡迎會等經歷，都顯示謝冰瑩是極活躍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者。雖然因為日本軍閥殘酷鎮壓日本左翼文化界，謝冰瑩被逮捕入獄，她對於婦女從事革命運動的理念始終沒有動搖。而在日本獄中的經驗，則使謝冰瑩對於革命女性的人身安全有更敏感的戒心，在確保女性安全的前提下，再進行革命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謝冰瑩發揮組織動員的領導能力，火速成立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到戰爭前線服務。在實際戰地工作磨練中，謝冰瑩意識到女性要融入軍隊工作，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與代價。她察覺從事軍事工作的女性，除了受到女性容易感情衝動的性別歧視外，體格與體力上的弱勢也使女性容易生病，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深切了解男女性別差異後，謝冰瑩從中淬鍊出女性特質，從女性特質建立女性優勢。她領導的婦戰團便在醫護、教育宣傳、徵募慰勞品、榮軍服務等方面表現傑出，深獲軍方肯定。

接著，戰爭時期物價通膨的經濟壓力，讓謝冰瑩更注重婦女的經濟議題。為了突破婦女經濟困境，謝冰瑩認為女性有迫切外出工作的現實壓力，另一方面又為了減少家用開銷，職業婦女又不得不減少開銷，儘量自己完成家事。謝冰瑩自

己就是個家庭和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

我們都同意，戰地工作使得謝冰瑩淬鍊成熟，戰爭時期是她的女性主體最為成熟飽滿的階段。

一九四八年，謝冰瑩抵達戰後台灣。她依然秉持著推動性別解放的社會改革熱情，運用戰後台灣蓬勃發展的大眾傳播媒體傳遞婦女解放經驗，使台灣婦女有更多機會快速吸收五四女性性別解放觀點，洗去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的保守婦女教育思想。謝冰瑩在戰後五〇台灣傳遞的五四女性成熟性別解放觀點是，淡定自由戀愛，強調女子教育與女子職業的重要，成熟女性應能獨立自理婚姻。謝冰瑩強調職業婦女能在婚姻裡獨立，同時兼顧家務料理與小孩養育。

這時，我們已經能清楚看出，謝冰瑩從二〇年代強調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經歷中日戰爭的現實生活磨練帶有重視女性經濟現實議題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色彩，並延續到五〇年代初期的戰後台灣。謝冰瑩自傳統封建社會掙脫，爭取女性平等，強調女性和男性一樣，有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原始性別解放色彩。謝冰瑩就像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主張的，強調人不分性別，「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女性亦有理性思辨的能力，男女不平等是社會習俗造成的。因此女性應有充分與平等的機會做選擇，主張女性進入社會公領域。³³⁴

而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謝冰瑩，會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過渡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也是我們可以理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深受社會主義影響，反對

³³⁴ 林芳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1996），頁 3-25。

資本主義，重視女性的社會經濟條件，提供平等的經濟物質基礎。此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中產階級婦女與勞工階級婦女命運與共，主張透過改善社會公有組織，建立公共托兒機構、公共食堂等，解決婦女的經濟問題。³³⁵謝冰瑩在戰爭時期便體認到女性為了持家需要相當的經濟條件與物質基礎。她曾經為了兼顧育兒與工作，嘗試自辦托兒所。一九四九年她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周刊》發表〈職業婦女的苦痛與矛盾〉便明確提出透過社會公有制度改革，由公家設立托兒所、公共宿舍等，來解決職業婦女困境。甚至，為保護生產婦女的經濟收入，產假薪水應照給。由此可見，在參與國民黨政府文藝組織的五〇年代中期之前，謝冰瑩所提出的性別主張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

最終，完美主義的女超人是婦女解放的最大勁敵。謝冰瑩這種要求女性完美的性別解放標準，使女性忽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極限。為了兼顧一切，反而使女性的成長受限，女性最後變得扁平，沒有哪一個性別特質是比較突出的。而最讓女性窒息的更在於，為了顧全文藝組織所帶來的集體利益，必須犧牲個人鮮明的性別特質。這種貼近團體的從眾傾向，使女性的性別表現顯得單調。

晚年旅居美國的謝冰瑩依然延續理性自主的性別觀點，但她進一步強調慈愛犧牲的母性特質。不再強調性別解放與女性社會位階改革的謝冰瑩，不僅褪去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色彩，回到性別解放之初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觀點，更因為她強調的母性特質優先於女性個體主觀感受之前，使得她具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特色的性別觀點喪失個人解放特色，呈現出既強悍又保守的面向。

³³⁵ 黃淑玲，〈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2000），頁 28-80。

二、「無畏前進，肯定傳統」的革命特質

一九二七年北伐成功的經驗，讓謝冰瑩走上革命解放的不歸路。她將革命神聖化，期待革命能摧毀所有陳腐的社會陋習。對於時興的革命與戀愛議題，謝冰瑩就表達出革命者不談戀愛的激進左翼革命態度。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雖然謝冰瑩踏上激進革命解放的不歸路，但她並未完全切斷與傳統社會的連結。謝冰瑩雖勇於突破傳統封建社會制定給女性的桎梏，但她對傳統仍有不捨之情，頻頻回首與傳統封建家庭的連結，時而妥協，時而抗爭，帶有「與現代親近，保有傳統」的改革特質。

這種頻頻回首傳統，最終從傳統提取力量面對歷史毀滅風暴的革命特質，可以從謝冰瑩定位傳統婦女角色的觀點來了解。謝冰瑩不斷反思辯證傳統婦女的能力與現狀，有如班雅明闡述保羅·克利《新天使》的批判史觀。班雅明認為歷史是一連串進程的毀滅風暴。歷史新天使經由死亡，通往救贖之路。歷史新天使無懼迎向歷史毀滅風暴，在歷史廢墟中等待救贖，唯有透過對過去歷史的種種醒悟，才得以促使對未來的覺醒，獲得歷史救贖。³³⁶

在參與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後，謝冰瑩從半裹小腳的傳統婦女搖身一變成為身穿時髦五皮戎裝的革命新女性。這時期的她不斷反抗與忤逆傳統母親，拒絕封建社會為自己設下的傳統婦女既定不平等待遇。實踐左翼革命婦女解放生活，成

³³⁶ 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 253-254。

為當代婦運指標性人物的謝冰瑩，多次表明她對傳統婦女在戰爭社會弱勢處境的擔憂。在肉弱強食的戰爭時期，傳統婦女雖有種種古典美德，卻因為裹足、沒有謀生能力等，連逃難都成問題。傳統婦女位於戰爭社會最底層，是最弱勢的一群。謝冰瑩把握戰爭使社會階層鬆動的契機，改革傳統婦女。她運用善於組織動員的才能，集結婦女力量，擴大婦運改革層面，主張知識婦女階層的婦女運動成果從與中下婦女階層分享，以改善傳統婦女處境。謝冰瑩從強調破壞的激進左翼社會主義者，轉為注重與傳統婦女分享性別解放成果的溫和社會主義者。

一九四八年謝冰瑩抵台後，更為公開正面肯定傳統婦女，提取傳統婦女才能以因應當代社會困境。謝冰瑩誠心表示，傳統婦女和新女性不再各自走在性別解放的道路上，她們是同路人。謝冰瑩的職業婦女觀點鼓勵女性同時兼顧工作與家事料理技能，因此，她向傳統婦女取經，肯定傳統婦女的有效家事料理能力是一項謀生技能。

我們可以見到，謝冰瑩與傳統婦女的互動，從反抗、否定，到同理、同情，再到肯定、相互支持。謝冰瑩在反覆辯證傳統婦女的能力後，從傳統婦女身上提取傳統的經典價值，用以面對現代化進程的挑戰。

最後，謝冰瑩從無懼革命轉為保守妥協的處事態度，主要與戰後台灣的反共文藝政策有關。謝冰瑩有著鮮明的時事敏感度，她意識到戰後台灣已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黨政治戒嚴時期，婦女解放運動和文藝體制的走向已經和五四時期有所不同。在政府管控與支配下，婦女解放運動轉型為婦女工作，左翼革命文學是政府當局禁忌，尊崇傳統道德教化的保守文化是時興主導文化。從謝冰瑩改寫一

九五六年力行版《女兵自傳》，便可具體看出她從前衛改革到保守妥協的改變。一九五六年力行版《女兵自傳》大幅刪改上海晨光版《女兵自傳》的原有記錄，二〇、三〇年代浪漫個人主義作風和左翼社會解放運動，是全數被謝冰瑩刪光了。雖然力行版《女兵自傳》能帶領戰後台灣讀者快速直達當代性別解放的合宜之境，卻也呈現出謝冰瑩的改革態度趨向於保守扁平。

謝冰瑩在一九六三年心鎖論戰的立場，更是明確地讓自己從反動的改革派，成為配合政府反共文藝政策的妥協主義者。謝冰瑩大動作公開批評郭良蕙和其作品誨淫，公眾處決的處罰手法表示謝冰瑩配合文化清潔運動及戰鬥文藝等文藝政策，妥協於文藝組織運作的潛規則。這種重視文藝組織利益的從眾傾向，像是一道枷鎖鎖住謝冰瑩自己，讓自己不得不為官方文藝政策辯護與代言。

雖然妥協於政府當局保守衛道的文藝政策，謝冰瑩仍未忘記自己曾有的改革理想，不斷回望自己的革命起源。一九七一年，謝冰瑩自師大退休，移居美國。在美國的她寫下大量回憶文章，回憶傳統家庭、北伐生活，回溯自己過往參與革命的起源。雖然謝冰瑩順應國民黨政府右派的文藝觀點，否定了三〇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學，僅將五四文學定位於白話文的文學革命。但謝冰瑩仍隱微的在紀念五四知識份子友人的回憶文章中，保留左翼革命理想最初的浪漫與堅持。同時，謝冰瑩頻頻回首傳統，自傳統社會取經，以尋求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方法。她認同傳統，以母親溫情召喚的教導模式替代與社會對決的革命手段。

三、從「文學與社會是一體兩面，到文學與社會脫軌」的寫實主義文學

謝冰瑩將北伐經歷寫成《從軍日記》，具體呼應二〇年代末五四知識份子渴求社會革命勝於文學改革的渴望。林語堂和孫伏園等五四知識份子影響謝冰瑩將文學藝術創作和政治革命行動難分難解。對這時期的謝冰瑩來說，文學創作和革命行動是一體兩面。她言行一致，以口語白話文記錄下性別解放的痕跡，大膽表白性別解放的經濟獨立、婚姻自主、情慾自由等過往言行，紀實出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寫實主義作品。

參與中日戰爭，也改變謝冰瑩以往以口語白話文記實自身言行的寫實主義創作筆法。在積舊衰敗中國與現代先進日本二元對立的戰爭震驚中，謝冰瑩開始以現實主義的觀點，關注寫實主義文學的實用性面向。她開始在原屬紀實報導性質的戰地日記書寫裡，置入大量戰區民眾口耳相傳的故事。這些口傳故事使得謝冰瑩的寫實主義作品鋪陳出無懼迎向歷史毀滅風暴的明亮特質，為戰爭時期讀者帶來期待烏托邦的未來希望。相對的，謝冰瑩在戰地日記置入口傳故事，表現出她企圖說服並教誨讀者的企圖，這使得她的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開始產生質變，重視文學作品教誨讀者的政治性意圖勝於藝術表現。

下戰場後，謝冰瑩將寫實主義小說改造社會的政治意圖，主要著力在解決婦女婚戀問題上。戰爭時期，婚姻關係難以固定，離婚重婚時有所聞。男女公然在報刊上宣布同居，又公開宣布解除同居的啟事屢見不鮮。謝冰瑩透過寫實主義婚戀小說，強調女性要擺脫戰爭離散的宿命觀，更有力主控自己的婚姻。女性要有

經濟獨立的謀生能力，這能使女性不僅婚姻自主，也能在婚姻裡自己作主。

來到五〇年代戰後台灣，謝冰瑩的寫實主義小說明顯與現實社會脫軌。五〇年代中期，謝冰瑩對解決婦女性別議題的強烈使命感，不僅驅使她改寫自己的自傳，她也開始對筆下小說女主角的性格與命運有更強勢的主張。在寫實文學的創作立場上，謝冰瑩延續五四時期寫實文學的社會使命感，堅持文學應能改革社會，應能發現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以全能女性的性別觀點，作為判斷文學價值的標準。這影響謝冰瑩的女性婚戀小說有寫實主義的外表，卻沒有寫實主義的內涵，她的女主角過於純潔完美，反而與寫實主義筆法再現的典型小說世界格格不入。

謝冰瑩重視寫實文學的實用性，卻又在顧忌國民黨政府當局左翼禁忌的文藝政策下，僅將五四寫實文學定位於口語白話文，使得寫實文學僅能停留於描摹事物的表面層次。在推行白話文寫作的同時，六〇年代中期的謝冰瑩開始回頭尋求傳統文學的經典價值，提倡文言文。這使得謝冰瑩的寫實文學有口語白話的新文學寫作技巧，中國古典文學的精神內涵。謝冰瑩將現代當下生活與傳統社會的經典價值連接起來，以古典中國的傳統經典價值作為文化批判標準。

總結

縱觀謝冰瑩精彩奮鬥的一生，毫無疑問的，她的性別成長歷程遠比文學創作表現精彩。她的性別主體從未屈服於現實逆境，特別是在中日抗戰時期的軍隊生

涯，謝冰瑩總能敏銳體察女性所處的性別處境與限制，為女性主體做出最大的應變與發揮。這種五四女性的強悍大女人形象，一直到當代社會仍有強大且令人尊敬的生命力。而謝冰瑩的文學對她來說，也一直是表達性別實踐的工具。也因如此，在五四革命文學時期，謝冰瑩的文學作品有一定的指標與代表性。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她的寫實文學作品和她的性別成長一樣生動精彩。當謝冰瑩開始於五〇年代中期接觸附屬於國民黨政府的相關文藝工作後，她的左翼革命精神開始因為世故而產生質變。而她堅持以完美女性的性別價值作為寫實主義小說的創作標準，則徹底扼殺了自己的寫實主義小說。直到六〇年代中期，謝冰瑩才確實從傳統中國文學提取精神內涵，建立起以口語白話書寫融合古典中國精神的寫實文學風格。



參考書目

一·謝冰瑩作品集

· 散文集、選集

《戰士底手》(重慶：獨立，1939)

《謝冰瑩創作選》少侯編，(上海：仿古書店，1947年9月)

《謝冰瑩佳作選》巴雷選編，(上海：新象，1947年2月再版)

《愛晚亭》(台北：暢流半月刊，1954年4月)

《愛晚亭》(台北：三民，2006)

《冰瑩遊記》(台北：勝利，1954)

《馬來亞遊記》(台北：海潮音月刊社，1961)

《冰瑩遊記》(台北：新陸，1961)

《綠窗寄語》(台北：力行，1955)

《菲島遊記》(台北：力行，1957)

《故鄉》(台北：力行，1958)

《我怎樣寫作》(台北：撰者，1961)

《我的回憶》(台北：三民，1967)

《生命的光輝》(台北：三民，1971)

《舊金山的霧》(台北：三民，1974)

《冰瑩書柬》(台北：力行，1975)

- 《作家印象記》（台北：三民，1978）
- 《謝冰瑩選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8）
- 《給青年朋友的信》（台北：東大，1981）
- 《謝冰瑩散文集》（台北：金文，1982）
- 《謝冰瑩散文集》（香港：山邊社，1983）
- 《謝冰瑩作品選》（長沙：湖南人民，1985）
- 《冰瑩書柬》（台北：東大，1987）
- 《冰瑩遊記》（台北：三民，1991）
- 《冰瑩書信》（台北：三民，1991）
- 《作家與作品》（台北：三民，1991）
- 《冰瑩懷舊》（台北：三民，1991）
- 《冰瑩憶往》（台北：三民，1991）
- 《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1999）
- 《謝冰瑩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2009）

· 日記傳記類

- 《從軍日記》（上海：光明，1932）
- 《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1936）
- 《新從軍日記》（武漢：天馬，1938）
- 《女叛徒》（重慶：求知圖書社，1945）
- 《女叛徒》（上海：國際，〔出版年不詳〕）
- 《女兵十年》（上海：北新，1947年1月）

- 《女兵自傳》（台北：晨光，1948）
- 《女兵自傳》（台北：力行，1956）
- 《女兵自傳》（台北：東大，1980）
- 《在日本獄中》（台北：遠東，1953）
- 《我的少年時代》（台北：正中，1955）
- 《抗戰日記》（台北：東大，1981）
- 《我在日本》（台北：東大，1984）

· 小說集

- 《中學生小說》（上海：中學生，1932）
- 《聖潔的靈魂》（香港：亞洲，1954年2月）
- 《紅豆》（台北：虹橋，1954年4月）
- 《霧》（台南：大方，1955）
- 《碧瑤之戀》（台北：力行，1956）
- 《空谷幽蘭》（台北：廣文，1963）
- 《謝冰瑩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1980）
- 《太子歷險記》（台北：正中，2003）

二· 中文專書

- 王德威，《小說中國》（台北：麥田，1993）
-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2004）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2007）
-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台北：麥田，2009）
- 尹雪曼編，《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1975）
- 天喬、劍波，《新婦女的解放》（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2月）
- 司徒衛，《五十年代文學論評》（台北：成文，1979年）
- 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2007）
-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1996）
- 沈明室，《女性與軍隊》（台北：揚智，2003）
- 洪宜嬪，《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台北：國史館，2010年10月）
- 周慧玲，《表演中國：女明星，表演文化，視覺政治，1910-1945》（台北：麥田，2004）
-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台北：桂冠，1989）
-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台北：長歌，1976）
- 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1995）
-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台北：時報文化，1993）
-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
-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 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商務印書，2006）
-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1984年）
-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1991再版）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37年）

-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
-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當代臺灣小說論》（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 陳敬之，《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台北：成文，1980年）
-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1995）
- 喬以鋼，《低吟高歌－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論》（天津：南開大學，1998）
- 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台北：桂冠，2000）
- 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1933）
-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2000）
-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管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2009）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
- 彭小妍，《超越寫實》（台北：聯經，1993年）
- 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台北：五南，2009）
-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 閻純德，《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研究》（北京市：北京語言文化大學，2000年）
- 閻純德、李瑞騰編，《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2002）
- 閻純德，《作家的足跡續編》（北京：知識，1988）。
-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合肥：黃山書社，2008）
- 劉乃慈，《第二／ 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台北市：台灣學生，2004）
- 劉劍梅，《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8)

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學，2007)

戴錦華，《性別中國》(台北：麥田，2006)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純文學，1983)

三·西文著作

Elisabetta Addis, Valeria E. Russo, Lorenza Sebesta 合編；沈明室譯，《女性軍人的形象與現實》(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98)

艾瑞克·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 1914-1991》(台北：麥田，1996)

海若·亞當斯著，傅士珍譯，《西方文學理論四講》(台北：洪範，2000)

賈克·洪席耶，黃建宏譯，《影像的宿命》(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1)

班雅明，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2002)

四·單篇論文

古原，〈抗戰時期的女青年軍〉，《歷史月刊》(第三十五期)

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白小說〉，《當代》95期(1994年3月)

呂芳上，〈「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1927)〉，《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1期(2006年10月)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第3期（1995年8月）

呂芳上，〈抗戰時期的女權論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期（1994年6月）

呂芳上，〈娜拉出走以後—五四到北伐青年婦女的活動〉，《近代中國》92期（1992年12月）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李又寧，〈傳統對於近代中國婦女的影響〉，《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 第二冊》（台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1），頁258-272。

李夫澤，〈謝冰瑩研究綜述〉，《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05期（2007年）

李夫澤，〈紅花還須綠葉扶—孫伏園、林語堂、柳亞子對謝冰瑩的關愛〉，《新文學史料》04期（2005年）

李夫澤，〈男權意識下的女性追求—謝冰瑩愛情悲劇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0期（2004年）

李夫澤，〈一條扁擔撐一片天—論謝冰瑩的女權思想〉，《湖南社會科學》04期（2004年）

李夫澤，〈謝冰瑩創作啟示錄〉，《臨沂師範學院學報》02期（2003年）

李夫澤，〈論謝冰瑩的《女兵自傳》〉，《湖南社會科學》01期（2003年）

李夫澤，〈一個「女兵」的消沈：謝冰瑩前後期思想變化及其成因〉，《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2期（2003年）

李夫澤，〈從「女人」到「人」的覺醒—論謝冰瑩的女性意識〉，《山東社會科學》05期（2002年）

李夫澤，〈月有陰晴圓缺—謝冰瑩的坎坷愛情〉，《船山學刊》03期（2002年）

李夫澤，〈論謝冰瑩前期散文的特色〉，《中國文化研究》02期（2001年）

- 李夫澤，〈論謝冰瑩的《從軍日記》〉，《理論與創作》02期（2001年）
- 李夫澤，〈魂歸故里－紀念謝冰瑩逝世一週年〉，《婁底師專學報》01期（2001年）
- 李夫澤，〈歷經坎坷路、奮鬥永不息－謝冰瑩生平及創作經歷〉，《婁底師專學報》01期（1999年）
- 李夫澤，〈崇高美的藝術追求－論謝冰瑩的散文創作〉，《求索》06期（1999年）
- 李夫澤，〈謝冰瑩與「左聯」〉，《婁底師專學報》03期（1999年）
- 沈謙，〈戰後臺灣文壇主流之遞嬗〉，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主編，《臺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6），頁17-31
-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99），頁1-30
- 呂美頤、鄭永福，〈近代中國：大變局中的性別關係與婦女〉，《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天津：天津人民，2004年6月）
- 林芳玫，〈政府與婦女團體的關係及其轉變：以台灣為例探討婦女運動與性別主流化〉，《國家與社會》第5期（2008年12月）
- 林秋敏，〈戰後初期台灣的婦女議題－以《台灣婦女》週刊為中心的探討〉，《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年）
- 封德屏，〈遷台初期文學女性的聲音－以武月卿主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為研究場域〉，《永恆的溫柔：琦君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中文系琦君研究中心，2006年）
- 秦嶽，〈女兵迴響曲：作家謝冰瑩訪問記〉，《明道文藝》第34期（1979年1月）
- 陳碧月，〈從謝冰瑩〈離婚〉看婦女解放〉，《小說選讀》（台北：五南，1999），頁107-108
- 許芳庭，〈戰後初期臺灣婦女團體與婦運議題〉，《臺灣史料研究》15期（台北：

- 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6月），頁19-43
- 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年4月）
- 游鑑明，〈交錯在動員與運動間的中國婦運〉，《婦研縱橫》95期（2011年10月）
- 游鑑明，〈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近廿五年來台灣地區的近代中國與台灣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3期（2005年12月），頁91
-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台灣女性：戰後台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
- 游鑑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後的婦女運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1990年6月）
- 喬以綱，〈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觀的初建及其反思－以《浮出歷史地表》和《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2010年），頁174
- 黃麗貞，〈我所親炙的謝冰瑩老師〉，《中國語文》（2006年3月）
- 楊聯芬，〈女性與革命－以1927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政大中文學報》8期（2007年12月），頁123-131
- 應鳳凰，〈「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五〇年代台灣小說〉，《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 劉季倫，〈人生模仿文學：五四時代的人生與文學〉，《文訊》283期（2009年5月）
- 閻純德，〈謝冰瑩及其創作〉，《新文學史料》01期（1982年），同時收於：閻純德，《作家的足跡》（北京：知識，1983）

- 閻純德，〈「女兵」謝冰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03期（1981年）
- 應鳳凰、鄭秀婷，〈戰後台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之6）馳騁沙場與文學創作的不老女兵－謝冰瑩〉，《明道文藝》（2005年5月）
- 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三三二）謝冰瑩〉，《傳記文學》第八十二卷第三期（2003年3月）
- 羅久蓉，〈近代中國女性自傳書寫中的愛情、婚姻與政治〉，《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5期（2007年12月），頁90
- 羅久蓉，〈戰爭與婦女：從李青萍漢奸案看抗戰前後的兩性關係〉，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
- 羅久蓉，〈歷史敘事與文學再現：從一個女間諜之死看近代中國的性別與國族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1期（2003年12月）
- 蘇雪林，〈謝冰瑩與她的「女兵自傳」〉，《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評論卷3》（台北：聯合報社，1981年），頁581
- 嚴農，〈謝冰瑩的三次婚姻〉，《歷史月刊》（2003年12月）

五·學位論文

- 周玉連，《謝冰瑩作品主題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10）
- 白書玦，《謝冰瑩散文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 陳芷菱，《謝冰瑩在臺時期散文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9）

- 蔣永國，《論謝冰瑩前期創作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湘潭大學碩士論文，2008）
- 丁金花，《戰爭體驗與謝冰瑩的戰地小說》（湖南：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徐瓊，《自傳研究：新文學第二個十年》（寧波大學碩士論文，2007）
- 劉明麗，《湖湘文化視閩中的女性意識－論丁玲、白薇、謝冰瑩等湖南現代女作家的創作》（廣西：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 鄧政，《湖湘文化精神孕育的左翼文學話語－湖南左翼作家群論》（浙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 朱旭晨，《秋水斜陽芳菲度－中國現代女作家傳記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
- 張建秒，《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的母愛話語研究》（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 崔家瑜，《謝冰瑩及其作品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5）
-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台北：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4）
- 陳碧月，《五四時期與新時期大陸女性婚戀小說之女性意識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朱嘉雯，《亂離中的追求－五四自由傳統與臺灣女性渡海書寫》（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吳怡萍，《北伐前後婦女解放觀的轉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